藝文洋海

1

1980

走上天都峯 （速寫）

作 風郁

加拿大香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一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題字：劉海粟

論壇・談苑

王昭君與昭君詩 羅忼烈 四
王文興的《家變》及其他 葉如新 二一
蒙德里・烏馬維贊尼談當代泰國文壇 夏 易 一五
關於蘇紅的事 余 時 五四
現代美國偉大小說家納布阿考夫 劉以鬯 三八
美國黑人詩人作家休士 杜 漸 四七
毀滅的預感 石 拾 五八
《三國演義》人物通俗談 阿 德 一三二

詩・散文詩

彩色的詩 艾 青 六二
地球對着火星說 邵燕祥 七八
給榕樹 雁 翼 六九
湛江湖光岩 雷 霆 七七
那一天（外一首） 蔡其矯 七五
陽朔情思 柯 原 七二
樹和飛鳥及其他 秦 松 六四

賭的速寫　原甸　六七
寒夜　洪荒　七〇
海・雪
消息（外一首）　中申　七六
短詩兩首　鄭遠安　七九
我看見　古弦　八〇
闔嶋行（上）　梁楚　七四
遊曉港園（四首）　梁披雲　八二
急景五首　曾敏之　九九
詩二首　李學鑫　六六
早霞短笛　舒汝　八一
柯藍　一〇八

散文・小說

啊！沙漠……　李黎　三〇
元宵（從藝回憶錄・丁聰插畫）　新鳳霞　一一四
桂林山水話　謝雨凝　八四
聖馬可古堡　錢歌川　一一七
觀火記　陳不諱　一二三
成年人的童話　黃東平　一三八
藝人　李輝英　一〇〇
吾老吾幼（上）　金依　九三

譯文

中東的智慧（回教小故事十則）　周兆祥譯　四二
沙第尼亞的小鼓手（意大利）艾特・阿米契斯　戴望舒譯　一二五
謝謝您，大媽！（美）蘭士頓・休士　杜　漸譯　五〇
一位疲倦者的烏托邦（阿根廷）佐治・路易・保治斯　李　昕譯　八七

外國文訊

受重視的《今代英語作家》　米　一　筆　一一三
非法翻印書籍在馬來西亞　童　　曼　一四四
《世界作家，一九七〇——一九七五》　米　一　筆　五三
擅寫心理的蒂斯馬有新作　馬　　利　四九
埃及小說《莎拉》在英受賞識　黃　昏　一一六
喬治巴里特的「論述小說」　明　　華　一一二
新設非洲著作獎　米　一　筆　一一二
立陶宛的兒童故事　馬　　利　一一三
美國小說家法拉爾逝世　米　一　筆　一四
美出版莎翁有關資料輯錄　泰　　毅　九二
馬來西亞現代短篇小說集英譯本出版　童　　曼　五七

畫頁

薔薇花開（攝影）　莫一天　封面
走上天都峯（速寫）　郁　風　封二
黃山一瞥（速寫）　郁　風　封三
虎虎生氣（國畫）　鄭乃珖　封底

文藝書訊　本刊　一三七
編輯人語　本刊　三七

王昭君與昭君詩

羅恆烈

一

作爲古典詩歌題材的歷史人物，最普遍的要算王昭君。《王昭君》、《昭君辭》、《昭君怨》①、《王明君》、《明君辭》、《明妃怨》、《明妃曲》這一類詩題，大量出現於《樂府詩集》和古代的詩、詞、曲中②，固然一望而知；白居易《過昭君村》、蘇軾和蘇轍的《昭君村》、范成大《昭君臺》、胡曾《青塚》、耶律楚材《過青塚》、趙秉文等題

《昭君出塞圖》之類，也是一望而知的。還有許多從題目看不出來，其實也是詠歎昭君的，如杜甫《詠懷古迹五首》（第三首）、許渾《聽琵琶》、楊維楨《琵琶怨》、崔道融《漢宮詞》、周曇《毛延壽》等等。而作品裏有意提到昭君的就更多了，江淹《恨賦》的「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顏之推《觀我生賦》的「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元好問《送李參軍北上》詩的「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去紫臺空珮環」；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的「馬上琵琶關塞黑」；姜夔《疏影》的「昭君不慣胡沙遠」……這一類佳句，多是我們熟識的。元、明、清的古典戲曲，如關漢卿《漢元帝哭昭君》、吳昌齡《夜月走昭君》、張時起《昭君出塞》，雖已失傳，但馬致遠《漢宮秋》、陳與郊《昭君出塞》、薛旦《昭君夢》、尤侗《弔琵琶》仍然流傳，給昭君故事平添了不少姿采，離開歷史事實越來越遠了。

古代婦女以和親著名、使當時所謂異族與漢族和睦相處的，不止昭君一人。先於昭君出塞七十多年，有漢武帝元封時的烏孫公主，後於昭君出塞六百七十幾年，有唐太宗貞觀年代的文成公主，都是我們和今天的兄弟民族所津津樂道的歷史見證。這三人中，文成公主的遭遇很好。唐太宗大敗吐蕃贊普（維吾爾王）棄宗弄讚之後，把宗室女封爲文成宮主下嫁和親，棄宗弄讚「親迎於河源」③，對主婚使者「執子壻之禮甚恭」，婚後愛護備至，特地建築城邑宮室給她居住。文成公主不喜歡他們把面孔塗上赭色，「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弄讚自己也「漸慕華風」，穿着中國絲綢衣服，派遣「酋豪子弟」到長安的國學學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文成公主對文化交流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受到禮遇比昭君强得多。烏孫公主的遭遇同昭君差不多，漢武帝在通西域、破匈奴後，「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④。烏孫公主嫁到烏孫（在新疆烏魯木齊之南）後，不與昆莫同住，只有一年相見幾次。那時候昆莫已經很老，彼此言語不通，生活空虛寂寞是可以想像的。後來老昆莫要她嫁給他的孫兒，她不願意，上書給漢武帝陳情，武帝却令她按照烏孫的風俗，再嫁岑娶。她和昭君都不由自主，被迫再嫁，終身不能重回祖國，老死異域，成爲封建皇朝的犧牲品，後人或是同情她們的不幸，或者借題發揮，寫下大量詩篇。然而普偏的程度，文成公主不及烏孫公主，烏孫公主又遠不及王昭

君。

二

王昭君事迹最先見於班固《漢書》，《匈奴傳》下和《元帝紀》都說到她，只是歷史實錄，沒有動人的故事意味。自從漢武帝建立强大的邊疆國防軍力，粉碎外來侵略，屢次追奔北逐、開疆拓土以後，匈奴連年內亂，早已一蹶不振。到呼韓邪單于時，賴漢皇朝的軍事支援，擊殺對立的郅支單于，阻嚇烏孫的窺伺，局面才穩定下來。因此，呼韓邪十分感激這個靠山，希望能夠和親，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漢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宣帝年號，公元前四九年）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⑤。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民。」（《匈奴傳》下）從此，昭君就遠嫁到今天的內蒙古，做了匈奴王后之一，號稱寧胡閼氏，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伊屠智牙師，爵封右月逐王。昭君嫁後兩年（漢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三一年），呼韓邪老死，大兒子雕陶莫皋繼位，復以昭君爲妻，又生了兩個女兒：長女名云，封爲須卜居次（公主），次女爲當于居次。漢平帝（公元一至五年）時，太皇太后王氏執政，大權落在王莽手裏，這個家伙最瞧不起異族，竟然令單于派遣當于居次入宮奉侍王太后⑥。因昭君之故，當于居次和她的丈夫須卜當都是親中國的，而昭君的姪兒王歙也被封爲和親侯，這是後話。《漢書》提供有關昭君的素材只有這些，對她的籍貫和後來下落如何，並沒有交代。

但是，班固在《匈奴傳》論裏說：「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耗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這六十幾年中匈奴和漢族水乳交融的共榮景象，是多麼的令人懷念。可以說，其中的四十幾年和睦相處，也許是由於昭君和親

的影響。

《後漢書．南匈奴傳》也提到昭君，比較趣味化，還補充了一些《漢書》所沒有的事情：

> 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為單于閼氏焉。

《漢書》說昭君和呼韓邪只生了一個兒子，這裏說「生二子」。班固（公元三二——九二年）是著名史家，比《後漢書》作者范曄（公元三八九——四四五年）早三百多年，同昭君的時代相去不遠，應該更可靠。但《後漢書》寫昭君出塞前的事却比較多，她是湖北秭歸縣人，漢代屬南郡，杜甫有「生長明妃尚有村」的詩句，白居易、蘇軾有《昭君村》詩，詠的是她的出生地。呼韓邪死後，昭君不想再嫁，曾上書求歸，結果不得如願。《漢書》也沒有記載。這裏對昭君容態的生動描寫，以及元帝的懊悔心情，很可能是取材於《西京雜記》一類遺聞佚事的⑦。《雜記》卷二說：

>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多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貴。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與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後漢書》不提畫工這一筆，其他情節大致相同。昭君出塞的開場白，《雜記》和《漢書》說是元帝指派的，《後漢書》說她因為「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未知孰是。無論是被動還是自動，她總是被壓迫、以悲劇形象出現的。由於歷史的局限，生長在二千年前封建社會的昭君，不可能深徹了解出塞和親是國家託付的政治重任，因而毅然請命，嫁後又心甘情願委曲求全，務求完成團結邊疆民族的使命。有些王昭君史劇這樣造型，如果實事求是，是不符合歷史發展條件的。據《雜記》，因昭君事件而被殺的畫師共五人，後世只歸咎毛延壽，焦循頗為不平⑧。然而

這五人中毛延壽最善畫人像，以昭君的不幸歸咎於他，比較合理。

構成昭君故事的主要配搭，毛延壽以外還要一具琵琶，一想到昭君出塞，我們眼前便依稀浮現着「馬上琵琶」的形貌。古樂府《昭君怨》原來是琴曲，不是琵琶曲，把昭君和琵琶拉上關係大概始於石崇（二四九——三〇〇）。他在《王明君辭》序說：

>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

琵琶是胡樂，古代流行於中國和塞外，石崇想其當然也是合理的，然而他不曾肯定昭君自己會彈奏。

從《漢書》到《王明君辭》、《西京雜記》、《後漢書》，昭君故事的輪廓已經鉤勒完成。後來的騷人墨客，運用這些素材，本着時代、社會和生活所賦予他們的感情，寫下許多奇采繽紛的詩歌，一唱三歎，終於蔚成大國了。詩歌寫昭君，一般都比較合於歷史事實，縱然踵事增華，也不外就事論事或想其當然，借題發揮。不像《樂府解題》，說昭君因不肯從「胡禮」再嫁，「乃吞藥而死」；更不會像《漢宮秋》，安排昭君「沉黑江」自殺，根本不曾同單于成親。馬致遠生當蒙元以殘暴高壓統治的朝代，民族矛盾極端尖銳，所以故意改變昭君的歷史結局，表現寧死不屈的民族精神。後來明末清初文學家尤侗（一六一八——一七〇四）作《弔琵琶》，也安排昭君自溺於「番漢交界」的交河，用意與馬致遠相似。雖然馬致遠曾在元朝做過小小官吏，寫過《中呂·粉蝶兒》套曲歌頌朝庭，而尤侗入清後相當得意，到底曾親身經歷外族侵略、國亡家破的慘痛現實，這種民族仇恨，作者還是不能忘懷的。他們的劇作代表了被迫害的廣大羣衆的悲憤心聲，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社會意義的。作者明知漢元帝時中國強大、匈奴衰弱，却把歷史背景顛倒過來，隱喻了宋、明懦弱，不能保其妻孥，蒙元、滿清强横，可以任意掠奪。像《樂府解題》那個結局，不過爲了維護封建禮教所謂「烈女不事二夫」的教條，在今天看來固然無聊，在當時也不見得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古典詩歌絕少觸及一嫁再嫁、生男育女的事，同樣是禮教潛意識的影響，詩人既不願抹撥歷史，給她造貞節牌坊，只好避開不提了。

中國古代出名的美人結局多是悽慘的，像妲己、褒姒、西施、張麗華、楊玉環……，她們被統治者佔有，作爲淫逸享樂的工具，到了禍亂敗亡，却被指責爲「紅顏禍水」，髣髴沒有美人在身邊，那些昏庸荒淫腐敗的皇帝就會勵精圖治

似的，眞是寃哉枉也。雖然她們生在那個時代，一定希望「飛上枝頭作鳳凰」，這是另外一回事了。王昭君可截然不同，她不望眼欲穿地期待做深宮的鳳凰；終其一生，沒有受用過未央宮裏鳳閣龍樓、天家玉食、朝朝瓊樹、夜夜笙歌的靡爛生活；沒有「狐媚偏能惑主」的穢事傳聞；沒有「姊妹弟兄皆列土」的光彩……。她住的是氈幕穹廬，「胡人以鞍馬爲家」，穿的是「錦貂裘生改盡漢宮裝」，吃喝的是腥羶乳酪，聽的是「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生入玉門關」的希望也斷絕了……。然而由於她出塞和親，團結了邊疆民族，四十幾年「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保全了廣大邊疆人民的生命財產。她飽嘗生離死別之苦，却使「良人罷遠征」，解脫了他們生離死別之苦。所以歷代題詠她的詩篇，遠遠超過其他美人或和親的貴族婦女，是有原因的。

三

詠歎昭君的詩篇起初都是琴曲的歌詞。《舊唐書·音樂志二》說：「《明君》，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雖不確言始於西漢還是東漢，這種推測却也近於事實。《樂府詩集》卷二十九《琴曲歌辭》裏的《昭君怨》，是四言詩，舊題王嬙作⑨，當然出於附會，作者也不一定是「憐其遠嫁，爲作此歌」的「漢人」，但詩的文情相當古樸，大概出於民間，不像詩人那麼文采斐然（見下文引錄）。據文獻記載顯示，從魏晋到六朝三百多年中，關於昭君的歌曲很流行。嵇康（二二三——二六二）《琴賦》，說到民間樂府「謠俗」，就舉「《蔡氏五曲》、《王昭》⑩、《楚妃》、《千里別鶴》」爲例，可見詠歎昭君的歌曲，在曹魏以前一直流行了。《樂府詩集》又說：

> 《古今樂錄》曰……晉宋以來，《明君》止以絃隸少許爲上舞而已。梁天監中，斯宣遠爲樂府令，與諸樂工以清商兩相間絃，爲《明君上舞》，傳之至今。王僧虔《技錄》云：《明君》有間絃及契注聲，又有送聲。謝希逸《琴論》曰⑪：《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

凡有七曲。《琴集》曰：《胡笳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閒絃、下閒絃。《明君》三百餘弄，其善者四焉。又《胡笳明君別》五弄：「辭漢」、「跨鞍」、「望鄉」、「奔雲」、「入林」是也。

梁元帝蕭繹《纂要》也有《明君胡笳》的曲名。看了這許多名目，就知道演唱時載歌載舞，具備多種樂曲，洋洋大觀。可惜大量樂曲和歌詞，今天已經無法考究，而六朝詩人鮑照、沈約、蕭綸、何遜……的《王昭君》、《昭君怨》、《明君辭》諸作，多是寥寥短篇，不知道是不是按譜而歌的。唐宋以來，詩歌更發達，用樂府舊題寫昭君的作品更多，或同情她的遭遇而惋惜悲嘆，或因和親之舉而諷刺時事，或因當時的民族矛盾而寄托家國之感，或借昭君深宮寂寞不被皇帝及早發現而自傷懷才不遇，不外通過歷史人物和事件，反映作者的心聲。已經不是入樂的詩篇了。

四

關於昭君的詩篇，大約不出上述四類。最先多出於同情惋嘆，想像她的境遇，替她敘說生離死別之苦。如託名昭君作的《怨詩》（又名《昭君怨》）云：

秋木萋萋，其葉萋黃。有鳥山處，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堂，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鶯，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洸洸。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詩用代言體，燕鳥爲昭君自喻。開頭四句，比方生長於山村；「養育」二句，說長成後容光煥發；「既得」二句，比喻被選入宮；「離宮」六句，暗示好像籠中鳥，雖然有物質享受，心情却抑鬱徬徨。以下喻出塞和親，飛過高山大河，去到遙遠的地方，思念父母，永無見期。全詩籠罩着憂傷絕望的氣氛，是運用浪漫手法的佳作。王季思先生和蕭德明的《從〈昭君怨〉到〈漢宮秋〉》一文⑫，有很好的分析，這裏不必引述。詩中「遠集西羌」，是地理上的錯誤，昭君去的是今天內蒙古呼和浩特，不是西羌所在地的甘肅一帶。據該文解釋：「東漢中葉以後，最大的邊患已不是匈奴而是西

羌。詩中以西羌指代匈奴，說明它可能是東漢後期的作品。」⑬這樣也說得通。然而昭君歌曲盛於魏晋，特別是南北朝，《胡笳明君別》的「奔雲」、「入林」也以幻化爲鳥的姿態出現，和《怨詩》手法相同；而且羌族的後秦，曾建都長安，比東漢時的邊患更甚。由此看來，這詩也可能是南北朝時的作品，以西羌指代匈奴，也許沒有特別的用意，而是出於無心之誤。總之，這是不易解決的問題。

有主名而又最早的是石崇的《王明君辭》並序，序文已見上文引錄，詩云：

>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爲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涙霑朱纓。行行日已遠，乃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並。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詩也是代言體，敘事與《漢書》所載封閼氏、夫死嫁子相同。石崇稍長於《西京雜記》作者葛洪，比《後漢書》作者范曄早百多年，所以二者的傳奇性故事，詩中沒有。只是「緣情以綺靡」，以封建文人的想像來描述昭君的感受。王季思先生和蕭德明的文章，指出作者「美化了漢王室的最高統治者，同時又把出塞後的昭君比作插在牛糞上的一朵鮮花，醜化了少數民族。這些描寫，充分暴露了石崇維護封建統治的貴族立場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觀點」，是有詩爲證的。石崇到底是公元三世紀的詩人，他的觀點在今天看來，自然豈有此理了。

石崇以後，影響所及，以同情、惋惜爲主題的詩歌很多，六朝人如沈約、陳後主、陰鏗、張正見……等，唐人如盧照鄰、宋之問、駱賓王、李白、劉長卿……等一時並作，都沒有什麼新意，甚至大詩人李白的兩首《昭君怨》（或題《王昭君》）也不例外。詩云：

>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
>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好處是音節流暢，辭藻美麗，內容却是空泛的。傳說昭君很自信，不屑賄賂毛延壽，足見品格高尚。太白却以爲「生乏黃金枉圖畫」，彷彿說，不是不想賄賂，只因缺乏黃金罷了，對昭君的品格不免有些歪曲。後一首五言絕句，也充分暴露了太白的「維護封建統治的貴族立場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觀點」。不是嗎？她哭哭啼啼的拂鞍上馬，就因爲作尊貴的「胡地妾」，還不如做個平凡的「漢宮人」。言外之意，與「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沒有多大分別。薛道衡《昭君辭》「何用單于重，詎假關氏名」；宋之問《王昭君》「嫁來胡地日，不並漢宮時」之類，大概也持這種觀點，爲李白的前驅。

像這般替昭君哀怨的作風也擴散到詞曲裏，如宋秦觀的《調笑令》踏轉十首，第一首詠王昭君云：

詩曰：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欽秩登氈車。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徘徊淚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斷征鴻入雲去。獨抱琵琶恨更深，漢宮不見空回顧。

回顧，漢宮路。桿撥檀槽鸞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偷彈玉筋。未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元趙善慶《沉醉東風》題昭君出塞圖云：

氈帳冷柔情搋搋，黑河秋塞草斑斑。丹青誤寫情，環珮難歸漢，抱琵琶怨殺和番！比似丹青舊玉顏，又越添愁眉淚眼。

這種無病呻吟的傳染病，在古代詩歌文學裏十分流行。

然而也有從另一角度來看待昭君的，如唐東方虬《昭君怨》說：

漢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事和親！

雖然不了解邊疆問題不能全靠武力，總算道出了昭君出塞不是因爲力不如人，比宋之問所謂「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高明得多。也有歌頌她爲國效勞、遠勝蛾眉的，如金王元俑《青塚》云：

環珮魂歸青塚月，琵琶聲斷黑山秋。漢家多少西征將，泉下相逢也應羞！

明莫止《昭君曲》云：

但使邊城靜，蛾眉敢愛身！千年青塚在，猶是漢宮春。

都指出昭君和親獲致邊疆民族和平相處的效果。「漢家多少西征將，泉下相逢也應羞」，眞是愧煞鬚眉了！「但使邊城靜，蛾眉敢愛身」，又是何等崇高的愛國形象！她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萬古長存的青塚和漢宮春色，遙相輝映，這是末二句的意思。唐張仲素《王昭君》云：

仙娥今下嫁，騎子自同和。劍戟歸田盡，牛羊繞塞多。

更歌頌了昭君和親的功績，「劍戟歸田盡，牛羊繞塞多」二句，溢洋着一片和平歡樂的氣象，這不正是今天天下一家的寫照嗎？王元傅、莫止、張仲素的詩，雖然不是名作，知道的人不多，却比那些悽悽慘慘哭哭啼啼的名作强得多了。

（上）

附註

①詞調也有此名稱，始見於蘇軾詞，想是從琴曲《昭君怨》而來的。

②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九及卷五十九，收古代（至唐爲止）關於昭君的樂府詩頗多。

③這裏引用的文句，見《舊唐書·吐蕃傳》上。

④《史記·大宛傳》。「翁主」即公主，烏孫公主是江都王劉建的女兒，名細君。岑嫈，一作岑陬。

⑤《元帝紀》亦載此事云：「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案竟寧元年正月，昭君出塞，同年夏五月，漢元帝即便死去。馬致遠《漢宮秋》雜劇說元帝在秋夜思念昭君，時間上是不可能的，雖然戲劇不必斤斤計較。昭君之名，《漢書》一作「嬙」，又作「檣」，因古無「嬙」字。後人改爲「女」旁，通作「王嬙」，與《左傳》「嫱檣」、《莊子》「毛嬙」後世皆改作「嬙」同例。昭君之「昭」，晉代因它觸犯司馬昭的名，改爲「明」。《漢書·地理志》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如淳注：「醫、商賈、百工不得豫也。」據此，漢代所謂「良家子」是小地主、小官僚家庭出身的人；或以爲平民階級，非是。所謂「待詔掖庭」，應劭注：「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⑥這時候，雕陶莫皋已死，由他的弟弟烏珠留單于繼立。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師是呼韓邪第三子，依匈奴傳統將繼烏珠留爲單于。但烏珠留受由兒子承繼，竟把昭君之子殺害。事見《後漢書．南匈奴傳》。

⑦《西京雜記》，舊說爲劉歆撰，經近人（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考證，是葛洪所作。葛洪生於魏嘉平二年（二五〇）左右，卒於東晉咸和五年（三三〇）左右，比范曄早百餘年。

⑧清焦循《劇說》卷五：「王昭君事見《漢書》，《西京雜記》有誅畫工事。……但《西京雜記》謂王嬙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工人不專指毛延壽。所誅畫工，延壽而外，又有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集寬、下杜陽望、樊育，同日棄市。東離則縛答延壽一人。」

⑨他書或稱《怨詩》，或不題作者。

⑩《王昭》即《王昭君》或《王昭君怨》，因行文關係而省字。稽康被害於魏末，不曾入晉，故不避諱，直稱「昭」。

⑪南北朝時人謝莊（四二一——四六六），字希逸，著有《琴論》之說，未見他書提及。

⑫見《社會科學戰線》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⑬見原文附注②。

美國小說家法拉爾逝世

米一葦

美國小說家詹姆斯．法拉爾(James T. Farrell)已於去年八月二十二日淩晨三時十分病逝於他座落在紐約市曼哈頓上東邊區寓所，享年七十五歲。

他一生一共著作四十八本書，其中二十三本是長篇小說，十四個短篇小說集，一本詩集，餘者是論文和雜文。

他於一九〇四年二月廿七日出生於芝加哥市，幼年上天主教教會學校，曾就讀第保大學夜學部，後轉入芝加哥大學，也曾在紐約大學攻讀。

法拉爾說他的創作方法是沿用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傳統。他要以他的小說來反映他所體會和了解的美國社會與生活。第一部長篇小說《洛尼幹三部曲》(Studs Lonigan: a trilogy，一九三五年)受文學評論家評定爲二十世紀現實主義傑作之一。這部作品也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

法拉爾對城市生活的刻劃細緻深入，因他對芝加哥市小市民的生活認識甚深。

去年四月間他獲得愛默生．多勒(Emerson-Thoreau Medol)獎，這獎金在五六年創設，頒給有成就的作家。

外國文訊

蒙德里·烏馬維贊尼談當代泰國文壇

夏易

文質彬彬的蒙德里·烏馬維贊尼（Montri Umavijani），是泰國詩人，說得一口美麗雅致的英語。他還是個翻譯家，又是曼谷的 Thammasat 大學的教授。教授文學。

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內容是談論泰國文學的。

他在愛荷華（一九七八年度）發表的講話，其中有一篇談及泰國當代的文壇，列舉了許多事實，並且講出他自己的觀點。

他認爲，泰國的當代文學，就像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任何成員國一樣，是在一個講究工業進展與物質收穫的世紀中，艱難地掙扎求存。

同時，也像任何時代一樣，作者們感到自己的發展，受阻於種種不同的因素。

首先，一個很普遍的困難就是，大家生活在機器之間；而藝術的目的，却常常是在客觀事物中，建立人的種

種價值。

除此之外，還有種種障礙，來自一個主要起源：出版家與讀者。

這兩個因素，作者們沒法忽視，因爲，它構成了一個作者們無法逃避的環境。

這環境，形成並且塑造了作者的才華。

他又認爲，對當前泰國作者來說，出版家與讀者是二而一，一而二，同一回事。

首先，出版家對大衆的需要很敏感。然後，反過來，出版家的商業目的，又形成了長久不變的大衆趣味。

除非大衆製造出一種强烈的要求，要求一種文學方向的轉變，否則，出版家便會認爲他們已經滿足了讀者的需求。

跟着，烏馬維贊尼具體地講了些商業性的情況，這等情況，在我看來，有些也出現於香港與及其他地方。

烏馬維贊尼也講及泰國特有的情況。

他說，在長久的過去年代，泰國詩人是爲他們自己與及和他們具有同等的貴族身份的人寫詩的。大衆詩人與宮庭詩人之間的區別，這麼一個問題，並不怎麼使他們煩心的。他們可以專注於他們的特有的讀者羣，甚至互相交流他們的藝術。

但是，現代生活，在任何角度裏都一樣，結束了這種社區文化的氣氛。

因此，對這些作者來說，藝術教育，就更爲需要。每個作者，一面要放懷接受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對別的國家的文化成就，——東方與西方文化都一樣——都要敞開胸懷對待。

烏馬維贊尼又認爲，閱讀外國文學作品，與及建立文學批評，兩者都很重要。

他認爲，好的文學批評，使讀者能瞭解與欣賞作者的創作目的，以及作品的內容。但目前，他們的批評，却標誌着濃厚的商業精神與黨派偏見。這種批評只會窒息天才或才能。而相反，眞正的批評，却能使作者們有意識地生產文學作品。如果說當前的泰國文學有點落後於一般水平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把它歸咎於缺乏文學批評。

烏馬維贊尼又談及泰國詩壇與小說界。

他認爲泰國詩壇暫時還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成就。

就詩人對題材的敏感性來說，由於詩人們對自由的熱愛，他們便比小說家來得較爲革命化，或者，最少是較爲激進。這之中，只有極少數的例外。

他認爲，在最近二十年來，詩人們都在抒寫某些希望的曙光。

起初，這些曙光的含義還不十分明確。有些詩人繼續抒寫他們一生都在抒寫的情詩。但有幾個詩人，把這種曙光，表達爲一個新的政治世紀，並且熱情地等待着它的來臨。在這時光中，他們有了分野，劃分出愛情詩人與政治詩人。

他舉了某些作者與他們的作品爲例。

例如，龍珍尼（Ujeni）。他認爲她從愛情詩篇轉到抒寫她在曙光中的想像，是她的寫作生涯中的一個有意義的轉捩點。

天空的早晨，一如今天
比什麼都更使我們欣喜
當那人民行走的路途
鋪蓋着美麗的玫瑰葉

在詩中，玫瑰葉指的是生活與行動。

他又說，捷特爾、布米撒克（Chut Bhúmisak）是最明顯不過的一個政治詩人。他引證了他的詩作兩行：

當天空放晴
人民便會統治這土地

他又說，當不安和不滿繼續增強，昂卡恩、加拉維拿龍斯（Angkarn Kalayanapongse）猛烈地譴責現代的生活與愛情，責罵出賣貞操給美國士兵的婦人。

在一首衝擊性的寓言裏，他講及一個古塔的翻倒。這個在泰國東北部的塔，在詩中的意義，有點像T·S·艾略特的《荒地》中的倫敦橋。這事件在幾年後，果然成爲事實出現。

在另一首諷刺詩中，他假想一個令人不快的握有政治權力的人，講出自己對泰國的想法：

哈，你怎敢批評
我的頭頭？
我的政客
有什麼不對？
那陸軍元帥，
這是個天才，
他眞的是個
神的化身

你是個被馴服的人
却仍然不懂得老虎
你怎敢用你的
凝呆的臉孔
向我挑衅？
小心我正扔出的手榴彈
我要消滅

鎮上所有的你們

烏馬維贊尼認爲這是一種轉彎抹角的，而又非常聰明的對泰國的殘酷政策的諷刺。

他認爲學生的詩歌寫得比較粗糙。但內容有一個總的目標。那目標就是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的學生起義。

這個十月起義，多少可以說是泰國詩人的感受達到了高潮。許多因素積聚發展，到了一個嚴重的關頭。對於那些詩人們來說，這正是個新的時代的來臨，一如法國革命之對華滋華斯一樣。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兩首寫及這事件的好詩。

這之中，最使人憶念的是兩首用傳統的搖籃曲的形式來寫的，作者是塞哲特·汪塞特(Suchit Wongthet)。

還有就是拿奧華律·龐培布爾(Naowarat Pongpaibul)的《從星期天到星期一》，這詩對這場面有生動如畫的描寫：

氣流般的黑煙噴射滾轉
殘忍的匪徒在煙前奔竄
那火燒掉了國家的汚點
這正是火的偉大的用途

然後涼雨從天堂下降
那仁慈的雨洗淨一切
像白衣護士戴紅十字
安慰我們治我們的傷

排射的子彈如雨來自四方
捕捉它們的慈網降自天堂
血跡成塵厚厚地處處飛揚
仁慈的雨把它們洗成潔白

烏馬維贊尼認爲，一剎那間，彷彿曙光已到。但過激與機會主義不久便攀附到這成功上。有幾個詩人摸倣捷特爾·布米撒克的詩作，一如幾個政治的野心家把自由與人民的捐贈混成一體。隨着政治的熱情消褪，詩歌也沉寂下來。

烏馬維贊尼還談到伴隨着這些變遷而產生的泰國現代詩的在格式上的奮鬥。

他又認爲，如果說泰國的詩歌是用希望與理想來養育的話，那麼，比較上，泰國的小說，是扎根在泥土的，注重實際的。

他說及從一九六八年開始頒發的SEATO文學獎，對小說之面向生活，有促進的作用，並且多少改變大家對小說的看法。

他首先舉出有前途的年青作家布頓(Botan)爲例，她以她的《來自泰國的信》，得一九六九年度的SEATO獎，這是一部書信體的小說，對泰國

社會有所諷刺。全書共有一百封信，由一個中國籍的移民寫給她的住居中國的母親，說及她生活上的困難，因爲，她居住在那麼一個國度，這國度的文化與人民，她不能了解。經過一個時間的歷程之後，她明白了，她是誤用中國人的守則生活在泰國。

琪莉絲娜．姬蘇卡辛（Krisna Asokesin）是一九六八年的第一個得獎者——是以她的《人類的船》得獎。到一九七二年，她再度以《日落》得獎。

在《人類的船》中，作者所描繪的男子，主要是以幾種簡單的感情要素作基礎所組成的關係之網。她其它的作品，同你的，也經常暴露被情慾所支配的不正常的愛情事件。

《人類的船》是到目前爲止，作者最好的作品。有如一個不同性質的愛情展覽。

絲法（Si Fah）是一九七〇年的東南亞獎得獎人，得獎的著作是《亞美利加的剩餘》。小說寫及兩個被忽視的兒童，一個是黑種女孩，另一個是白膚的女孩。她們是同母異父所生。書中，那黑種女孩顯然是主角，由於她的痛苦的經歷，她長成爲一個憎恨一切美麗東西的人，特別是她的白皮膚的姐姐。她也恨自己的黑皮膚。她曾經用烈性的清潔劑洗她的皮膚，而另一個却用木炭燒自己。

蘇雲尼．蘇干達是一九七一年的獲獎者。得獎的小說是《他的名字叫卡恩》。

小說中，卡恩是個貧窮的醫生，一個理想主義者，而夏露蒂，是愛出風頭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倆互相並沒有太深的認識，就結了婚。不久之後，卡恩在一個邊遠的省份專心致志於工作，使妻子感到厭煩，使他自己成爲當地許多官員的敵人。他於是讓妻子自己單獨回到曼谷。在那裏，她與她從前的男朋友湯摩恩恢復了關係。在一次車禍中夏露蒂失去了記憶。湯摩恩照顧她，希望她恢復健康，並且叫她只記住他自己。這麼一來，卡恩回來時，便成了夏露蒂心目中的陌生人。但是，到小說的高潮，夏露蒂的媽媽却告訴夏露蒂：「親愛的，他已經和你結婚，他的名字叫作卡恩。」

對以上的小說的寫作手法，烏馬維贊尼都作了批評。

他又認爲，自從一九七二年頒發了最後一個 SEATO 獎之後，泰國當代小說的面目，可以看得出是改變了。幾個得獎者雖然仍然很活躍，但並沒有再產生值得注意的作品。他們都繼續寫他們寫慣了的題材。他認爲，他們在這點上必須重新考慮一下，考慮一下寫作素材與未來寫作方向。

但是，另外有一批新的作者却正開展他們的路，雖然這些路不會長，但大家還沒走到盡頭。

這些作者並不寫長篇巨著，他們經常寫袖珍本的平裝書，售價通常在十與二十銖之間，寫的都是地方性的故事、風俗習慣與及過去了的史實。調子或是幽默，或是懷舊味，或是兩者的混和。有一本週刊叫作《泰國天空》是出版這種作品的主要機構。開始的時候，這雜誌登載的都是些寫作老手的作品，談及他們的時代與經歷。此外，一般人也被鼓勵拿起筆在專欄中寫他們的家鄉。隨後，年輕的作者採取了同樣的態度寫他們這新一代的往事，像湯姆·布朗的《學生時代》之類。要不然，他們就談談他們的出生地，或是他們的職業。他們用的都是第一手資料。這種練習，雖然很有用，但對初學者會有些有害的後果。因爲，這樣做並不能引導他們走向小說創作的坦途。讀者暫時會對人們怎樣生活在灌溉堤壩、廟宇，或是銀行感覺興趣，但這種事物的特殊性不會不斷使他們永感興趣的。

烏馬維贊尼並不滿意泰國文壇的發展。

他認爲，這原因得歸咎於作者們還沒有實得他們的目標的能源，這能源必須包含悠久的傳統，對外國文學的知識，和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相滲透。泰國作者的作品，缺乏一種對生活的遠見，正是這個緣故。但他表示，如果能抱着這概念前進，泰國的文壇還是有希望的。

烏馬維贊尼在「國際寫作計劃」一共發表了兩篇講話，以上選譯了其中一篇的一部份。有好些地方只撮述原文的大意。至於談寫作技巧的部分，這裏就完全略去。

在研討會中，幾乎任何作者的講話都會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論。烏馬維贊尼的講辭也不例外。

我把他的講辭摘譯介紹，覺得他的見解可能也會引起讀者的思考。我們此地的文壇情況，比泰國複雜得多。但其中有些局部的現象，看來也很相近。

王文興的《家變》及其他

葉如新

王文興的長篇小說《家變》（一九七二年）是一篇引起了頗多注意的作品，在台灣文壇上出現過一些議論，其中包括形式方面和內容方面。

《家變》的主人公是大學的歷史系助教范曄。他幼年時很得到父母的愛惜，他對父母也有一般孺子所共有的敬愛之情。到了年紀漸長，他逐步「發現」了父母的許多弱點，許多使他不滿之處。他長成了，是一個要供養家庭的知識分子，而父親又年老失業，於是父母在他心目中全無是處，終日因小故受他責罵，結果老父離家出走，不知所終。

小說從范曄發覺父親離家的時候開始。起初，他不以爲意，可是過了一天、兩天，還沒有踪影，母親的担憂，他自己內心還不能沒有的自咎，迫使他向學校告了假，到處去找尋。在找尋的過程中，他不斷回憶起自童年到現在對父母在感情和印象上的變化，最後還是沒有下落，小說就於此結束。從情節看，是很簡單的。

然而《家變》在手法上可以看到作者有意識地把「現在」和「過去」通過現時的敘述插入過往的回憶而錯綜起來，因而使整篇小說處在時空的強烈跳躍之中，並且取得了不斷出現對照的效果，彷彿解剖一樣，使讀者有層次地看到范曄在思想感情上一步一步的變化。文學作品的倒敘和插敘，不是很新的手法，只是像王文興這樣刻意地自始至終錯綜運用着的，便比較少見。不但如此，王文興在《家變》中又喜歡把一個個單獨、孤立的現象各成段落地排列，表面並無有形的關係，於是讀者必須自己去組合、演繹，方能有貫連起來的印象，這明顯地受到電影蒙太奇的組織方法所影響，因而讀起來有分鏡頭電影脚本的感覺。

在語言方面，作者也看得出在作一種新的嘗試。

《家變》的文字，不是一般作者所運用的普通話（我們毫不懷疑作者可以用標準的普通話寫，因爲其他的作品說明了這一點），但也不像有些「鄉土作家」那樣，在文字中混入台灣方言的詞語和句式。似乎是爲了求取一種特殊的效果，作者基本上用普通話，滲以類似文言的詞語，甚至是很不習慣的詞語，其中又彷彿有些台語的腔調。如下面這一段：

颱風雄勁地襲着！在這濃濃黑夜之內聽到舍外到處推倒拉朽及關門的聲鬧。他聽來甚以爲懼。可能亦許可怖的聲音並不是風的怒嘆而是勁雨的鬧作。不，或則可能不是雨的鬧作而是木葉的喧排。悉是極遠就聽到，像海濤一如，自遠而近，愈近愈兇猙，四圍有許多的大榕樹，亦即是這許木葉翻成的漸漸進襲的怖惶逼迫他於床上一回又一回的怖恐得痛苦反滾。每每一暴大風颱來時就像要把全座木樓全然、附帶連同他，一起捲清。這幢樓房實是太古者了。不知在什麼地角猶聽得屋瓦摔落的聲陣——滴瀝，滴瀝，滴瀝，滴瀝。又一陣極大的巨風進襲上來了。（註一）

無論如何，讀起來是不免覺得有些兒別扭的。如果作者「嘗試」的意圖正在於此，那麼他是達到了目的。至於讀者是否都歡喜這種寫法，也許便見仁見智了。

有一點應當肯定，《家變》不論在素材的組織上還是在人與事的描畫上，都相當細緻，反映了作者觀察和構思的深度，這是一篇作品成功與否的重要條件。但由此想到，如果結構的處理與語言的運用更易於使人接受，作品的表達力和感染力是不是會更好一點？看來還可以有討論的餘地。

不過，台灣的作者們似乎相當欣賞這種要使文藝語言不拘限於常規的努力，他們有不少從這方面加於《家變》的好評，其中有些作者引錄在單行本的前面（全文先在《中外文學》月刊連載）。如顏元叔所說的：「我認爲《家變》在文字之創新，臨即感之強勁，人情刻劃之眞實，細節抉擇之精審，筆觸之細膩含蓄等方面，使它成爲中國近代小說少數的傑作之一。」朱西寧說：「如果說讀《家變》不習慣，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但是，讀者應該試着去習慣王文興，而不應該要求王文興來習慣作者。」羅門說：「採取近乎電影的寫實鏡頭，靈活，精微，而眞摯，有時更美得迷人，且能引起那種潛向內心的感動……結構形態新穎，精巧，優美……《家變》確是一部對現代美學與現代精神有所探討與發現的小說。」張漢良說：「我認爲《家變》最成功的地方便是文字的應用……第一、作者更新了語言，恢復了已死的文字，使它產生新生命，進而充分發揮文字的力量；第二、他把中國象形文字的特性發揚光大；第三、爲了求語言的精確性（主要是聽覺上的），他創造了許多字詞。」在這些說法中，顏元叔說得比較空泛，其他三位則有具體的意見。作爲一個讀者自己的感受，怎麼理解都沒有問題，但如果是作爲評論，那麼我以爲，態度應當多一點愼重。王文興的《家變》有特色，有值得研討之處，可是揄揚過當，對於這位作者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每一位作者都可以而且應該在藝術形式和語言上努力創新，却不等於凡創新一定成功。不過，王文興本人，對這些評論不應該負什麼責任，特別是如果書前的引錄是出版者的處理而不是王文興要這樣做的話。

要說《家變》比較值得重視的，還是它的內容，因爲它揭露了台灣知識分子可能有代表性的一種心態。

我們試讀一下范曄在幾個階段中和父親的關係。

童年時，父親在他心目中是崇敬的、最可親的，親子之愛是十分眞摯的。有一次，父親下班回家遲了——

> 他因之在外頭等住爸爸。他頸項看遠首都抬酸了。等了不知多久，來的人每回都不是父親。天都不覺變黑了，他只得返回屋裏。母親面部似乎亦被重一點，但他心裏却焦急遠過，此刻房裏電燈已經亮起。他走到廚房後向的窗口那兒望窗外的路拐彎處，只是漆黑一片，甚麼也看不清楚。時間過得好像一點一滴遲緩地渡着。末了他聽到門口有人的聲音，並聽出是他的父親發話之聲，多麼溫暖，多覺安全！他立刻奔向門口投入父親的懷裏呼嚷：「爸！爸！」……（註二）

一個還只能夠倚靠父母才能生活的孩子，一個對外界的認識主要是從父母的愛惜引導中才能得到的孩子，一個害怕失去父親或是母親的孩子，一個和父母毫無利害衝突和根本矛盾的孩子，對父母就是如此渴望、依戀，這是必然的、合理的。作者對這一部分寫得很多，很細膩，掌握了相當大量的素材，有相當動人的效果，和後來范曄的變化有明顯的對比。

其後隨着他的長大，家道的中落，貧窮的陰影侵進了他們的生活，他對父母的感覺也不斷發生着變化，包括了父親對他的暴戾和他對父親逐漸萌長着的憎恨，或者說，這個時期是愛恨交雜，而他自己日益對家庭的貧窮感到「可恥」，對別人的富足嚮往。有一次，他父親碰到了一個老朋友，說可以叫父親兼一份差事，於是他比父親更高興。可是拖了很多個月還沒有結果，他比父親更爲着急。但最後這個人因心臟病死了，一切希望全告幻滅，包括他對父親的信任在內——

> 他的父親後數日去參加了他（陳伯啓）的葬禮，並得從他這個月繳完欠貨剩下的五百塊錢月俸中再取出貳佰圓來作爲奠金。他至到喪禮完畢後方纔將這事情的下場告訴給她和他，范曄。他——范曄——聽了——如木像土型，老好久老好久說不出話來，其難過似猶遠超在他父親之上。他的父親潛白着臉言：「他媽的，我平平白白還空貼了兩百塊錢去！」他，范曄，聽了呵呵大笑大哈，他的笑聲又像是得趣，又像是別的甚麼，他的臉色挺屬難看地講：「也算不錯，哈哈，至少我們也算獲到過約十個月的眞正的快樂。」他之笑聲忽然轉爲擂泣聲，他迅即衝進他自己的卧房（也就是他的哥哥的那間）把紙門砰地拉緊。
>
> 自經嚐這一次的波折昇落以後，他就改以另一種的——不是憐憫——而是鄙夷的眼光去看憫他之父親。（註三）

在作者筆下，這時的范曄已經完全爲自己打算，父母的貧窮成爲對他不起的罪惡，父母在他心目中地位越來越卑下，「於這段時間中他更還發現了他的兩個雙親的許許多多的以前過失」，「他爸爸還犯一種也沒法於彼原諒的，他（爸爸）的對他們家的不曾負責行爲，他要負了責的話他們家也就不會窮得這個形勢了」。純粹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佔據了范曄的整個思想，兒時對父母的敬愛和依戀回想起來完全成了諷刺，連外貌、言行、舉止都是醜陋的、可厭的。

到了父親失業，由他這個大學歷史系助教來維持家庭之際，對雙親，尤其是父親，他已經到達無一不憎惡，甚至有意地加以虐待的地步。他連父親的聲音也不願聽到，同在一桌吃飯也無法忍受，只有他們一家人過節或者過生日的時候

才一同吃飯，平日他自己先吃然後讓父母晚一點吃，理由是「配合」他讀書的時間。但是，在他父親六十六歲的生日，當同在一起吃飯時，就發生了這樣的事件——

他的母親她把末終的一道湯也上了進來，然後她自己也頭一度的加入進來和他們一道吃。那一碗最後上來的湯是一碗湯色和風味都十分清洌的好湯，一碗蚌蛤燙的清湯。父親他就問她——母親——索尊一瓶小味精粉瓶子。子是范曄就眼睜睜地，若有所失瞧她大眼瞪住他而看。他父親乃把一瓶子的味精倒了差不多有半瓶到其自己的舀納了湯的小型畔碗子裏頭。范曄拍桌大咒，他說你曉得這是什麼湯你知不知道！這樣子的糟塌天物！他於是就不許他的父親嚐喝他的小碗裏的湯。他的父親乃之不再敢去動捧他的那一小碗蚌蛤湯。過了一會兒，他的父親打算從那一隻大湯碗裏拿一點湯到他此時已經吃空不留一飯的他的飯碗裏。范曄見了立霎馬上呵叱他：「這也不准喝！放下調羹，一湯瓢也不許喝。」他的母親在一旁求情道：「……算了，算了……毛毛（范曄的乳名——引者）——這是他的生日——」「生日又怎樣？生日就可以做土皇帝了則不成？是他自己認為這個湯味滋不仏又好喝的，何必還要喝！——吃飯，大家不要再多嚕囌，照樣吃飯！」（註四）

事情發展到范曄因為父親把菜汁加在自己的飯中而認為他「弄髒」了飯而不讓他吃，從而以後父親經常「受到這樣子的不許吃飯的處分」，有時默許母親拿飯給父親補食，有時連這也不允許。父親病了，得到的是「狂暴如雷地轟聲大罵」。於是，病愈後恢復到可以自由走動時，父親出走了。

范曄的感情與行為是完全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相違背的。縱使過去的家庭倫理關係有非常濃厚的封建色彩，其中又有些可能很虛偽，但做到范曄這樣「絕情」的，即使不能說沒有，也極為罕見。一種情況是，在范曄所處的那個社會之中，人與人的關係確實到了除利害之外一切都不存在了的地步；另一個可能是，雖然有這樣的情況，但在王文興筆下，作為典型的人物，是過份誇大了。如果是諷刺文學，更誇張一點也無妨，但作者的手法是寫實的，那麼其分寸如何掌握，便值得考慮。

王拓對《家變》有一個分析。在主題思想上他認為：

商業社會在意識形態上另一個明顯的特徵是商品崇拜、物質崇拜，在商品社會中，一切人的關係都藏在物品的關係背後，人們看到

> 商品的威力，可以取得大量財富，於是便產生商品崇拜的意識。從此，又滋生出拜金的思想，萬事以金錢爲第一，於是人與人的關係被商品物質與金錢所取代，不僅物的價值取決於它的售價，人的價值與社會地位也取決他所擁有的金錢，金錢變成衡量一切價值與人唯一至高無上的標準。王文興所寫的小說《家變》在這方面有很好的反映，——雖然在這方面他似乎把問題過份誇張了、澈底化、單面化了，但是那些商業社會的精神與思想特徵却很清楚地在他的小說中反映了出來。（註五）

張系國也說過「這一部小說在我自己感覺中有其象徵的價值，寫出年青一代對老一輩的心理變化，較同類型的小說來深刻得多」的話。王拓和張系國都可以說是抓到了王文興這篇小說的主要社會意義，但王拓所指出的過份誇張與澈底化、單面化，却是對作品本身所能發揮的作用反而削弱了的，因此我們有期待於作者在更恰當地運用藝術手法以表現主題時的更臻於成熟，這也是不應當苟同於無原則地吹捧的原因。王拓這一段話值得參考：「小說中的范曄似乎是很單面性的人物，他除了現代商業社會中極端個人的、金錢第一的思想以外，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傳統文化的影響，這種情形在台灣的社會裏是很不可思議的、不可相信的事情。」或者說，在所有中國人的社會裏，包括大陸與海外，除了極特殊的例子，這樣的情況都是不可思議的。

《家變》是王文興第一部長篇小說。在此之前，他還寫過一些短篇，輯入《十五篇小說》集中。

王文興，福建人，一九三九年出生，在台灣長大，台大外文系畢業，曾參與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其後去美國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獲藝術碩士學位。這十五篇小說，始於大學時期，而至在愛荷華留學時期。

這些短篇，從題材上說，都有很明顯的傾向，刻劃人性中的弱點，生活中的不幸。從手法上說，有各種形式的嘗試。因此，《家變》是和這些作品一脈相承的。

《玩具手槍》的主人公胡昭生，是一個埋頭用功的文學院學生，他應邀參加中學時的同學馬如霖的生日聚會。他是一個內向、荏弱而極度自尊的人。在馬如霖家，他遇上一批中學時的同學，這批人在他眼中喧鬧、胡混、無聊、淺薄，却偏要拿他開玩笑，要損害他的自尊心，於是他「被迫」起而報復，結果把場面弄得很僵。而事實上，胡昭生活在他「文學的世界」裏，和他這一批中學的同學已經完全互不了解。彷彿讀上大學，愛上文藝，就屬於另一個階層，這種知識分

子的病態，在台灣是不是有代表性呢？

這種病態，王文興寫得很生動。如胡昭生去到馬如霖家，受到同學們的歡迎，而他認爲這些歡迎的行動是對他的侮辱時，作者這樣寫：

> 胡昭生捧在羞憤的沉思裏，眼睛凝視前面，一霎也不霎，有人在他面前來來往往走過，可是他都視而不見。後來他咬着手指甲。十根指頭上的指甲，都早已咬得只剩半片，而他還喀喀喀地咬着指甲根。（註六）

這是很有典型性的描寫。

《最快樂的事》看來是王文興的一種有趣的嘗試。這篇小說極短，全文僅二百多字。內容是一個青年在和女子發生了性行爲後，對於人們認爲這是「最快樂的事」，他却覺得是loathsome and ugly（可厭與醜惡）。他問：「假如，確實如他們所說，這已經是最快樂的事，再沒有其他快樂的事嗎？」於是，他自殺了。

也許很難說眞正會有這樣的事發生過，但却顯示了那種對人生所感覺到的空虛、無聊、懷疑和幻滅。誇張是有的，類似的精神狀態看來却不是臆造的。而這樣以非常簡單的敘述去表現一個其實相當嚴重的主題，是很大胆的試探，很有意思的摸索。作爲一種類型，看來是可以的；但也就只有這一篇，可見不能說是有充分表現力的形式。

《母親》是另一種試探。用散文式的短句，每到句號下面還空了一個字位，以突出句子的獨立，而顯示思想的斷續。描寫、敘述、思想活動交雜在一起。情節也很簡單：一個神經質的病了的母親，躺在床上掛念着跑到外面去了的兒子。而這個早熟的還未考初中的兒子，却被新搬來的一位年青寡婦吸引着。

母親、兒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病態」。

王文興對於病態心理是特別注意的，在他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抓着這一類題材。《草原的盛夏》寫國民黨軍隊中，「行爲冷酷」的軍官在訓練兵士的過程中，爲了自己的「驕傲」與「尊嚴」，對兵士的苛求和虐待。《大地之歌》寫一對青年男女在茶室中旁若無人的擁吻、愛撫。《日曆》的主人公是十七歲的男學生，他是「快樂，不知愁」的。但他偶然模仿小日曆，把日子塡下去，一直塡到他七十二歲，一張大白紙塡滿了。「面前的這一張紙，僅僅是一張紙，便裝滿

了他未來的，所有的，所剩的全部生命的日子。」於是，「這個快樂的大孩子，伏到案上，嗚嗚地哭起來了」。

《兩婦人》寫一個洗衣婦，終日勞碌，去養活四個孩子和「懶惰、賦閒，且喜愛吹牛」的丈夫。她丈夫本來有工作，區公所裏的工友。她結婚時不知道他在大陸鄉中原有妻兒，後來發現了，由於對丈夫的不坦率而不信任，不放他再到外面做工，於是勸他辭去職位，「讓他全面地接受她底撫養」，而他的懶惰也使他樂於接受，「於是，她遂完完全全地佔有他，再也沒有人能把他奪走」。

《踐約》寫歷史系教授姓林的一家人。老一代生活在過去的時代裏。林教授在他也是讀歷史系的兒子眼中，「如一條牛，盡反芻以前吃過底乾草」；林太太是整天爲丈夫、兒女而操心的主婦。在他們眼中，兒女還是不懂事的孩子。但兒子林邵泉，女兒林洵却用不着他們知道，兒子參加了「失去的一代」的性集會，女兒參加了瘋狂舞會。而林教授夫婦仍然一成不變。「林教授，仍每日繼續撰寫他底論文。林太太，仍然雙足捷快地踏着她底裁縫車。」

又是無法互相理解的兩代。

《海濱聖母節》寫一個在媽祖節慶舞獅頭的「生番仔」薩科洛，因爲在一次颱風吹襲漁船幸得生還中立誓「舞一堂獅子」酬神，而死於力盡引致心臟猝止。

《命運的迹綫》，寫小學生高小明因爲聽了同學說他手掌中的「壽命綫」中斷，祇能活三十歲，於是回家用刀片把這條綫「延長」，而幾乎致命。《寒流》的主人公還是小學生，十三歲不到，却受到一家玻璃店中裸體女人彩色像的引誘，「愛戀」上了「她」，以致神魂顛倒，上課時和回家做功課也畫裸體女人，晚上睡覺也擺脫不了「她」的糾纏。最後以很大的決心在寒夜裸坐不睡，以抗拒「睡眠」和「溫暖」可能帶來的心猿意馬。他冷病了。

……

我們感覺得到，王文興很認眞地企圖探測各類型人物的靈魂深處。他有所發現，而且盡可能用自己認爲最準確的手法去嘗試表現出來。他在《十五篇小說》的序言中，特別提到《黑衣》和《龍天樓》兩篇中個別字眼的修改。前者寫一個小女孩對一個黑衣人的厭惡和抗拒，隱喻純潔的靈魂與「邪惡」的對抗。後者寫一羣從大陸到了台灣的軍官在懷念「英

雄事迹」時與當前的落泊形成强烈對比。且不說在內容取材上的問題，但在意念表達上，作者一兩個字的改動認爲十分重要。他說：「這兩處都是我十多年來一直縈繞於懷，想要把它改過來的。」「一旦修改困擾了我十多年的問題，就像治好了十多年的痼疾一樣，頓然輕鬆許多。」我們理解王文興在他自己生活的體驗中，對人和人性的認識有他的看法，而在藝術手法的探索中又有自己的意圖，而這些不一定是每個讀者都能完全接受。可是這種對待創作的嚴格要求和嚴肅態度，是可取的。繼續下去，如果他在從事外文教學之餘仍然致力創作的話，應當相信他有更好的作品寫出來。

（註一）王文興：《家變》一二九頁。

（註二）同前書五十四頁。

（註三）同前書一五一頁。

（註四）同前書一九七至一九八頁。

（註五）王拓：《街巷鼓聲》中的《連惘與徬徨》，該書第五頁。

（註六）王文興：《小說十五篇》第三頁。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論第三種形象（評論）	佟　遠
只研朱墨作春山（雙魚樓隨筆）	鄭家鎮
邁亞米國際民俗節（海外談瀛）	錢歌川
對，對，對極了（短篇小說）	李輝英
狂　飆（短篇小說）	王乃凡
暴風雨中（短篇小說）	連　雲
二三〇病室（短篇小說）	東　瑞
幸福的珍惜（短篇小說）	君　誼
抉擇（短篇小說）	寒　凝
很不風景的人（散文）	秦　松
《三國演義》與《水滸》（文學講座）	思　嚴
聽　琴（詩）	楊光治
寫在南方（詩）	周良沛
江南春（詩）	劉　素
近作五題（詩）	歐外鷗
歡樂歌的前奏（詩）	雷　霆
茶餘談助（雜記）	味　橄

啊！沙漠……

李黎

⓪ 序

「新疆，去不去？」

L在廣州下了火車，接她的人在寒暄之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

新疆？……馬上有一百個意象湧上來——書本裏的故事、歷史、傳說、圖片、想像，唐詩裏那些邊塞大漠的句子……。太遙遠了。正因爲遙遠，魅力才那麼大，像一個斷斷續續的時空之外的遠方的召喚。當然去，要親眼看到才算。

「當然去！」L說。習慣性地掂掂她肩上背包的帶子。

沒有團，沒有隊。她單槍匹馬旅行慣了。單騎走天涯，從東方走到西方，從南方走到北方，橫跨新大陸、舊大陸、新大陸、浩浩的大海大洋……而今是大漠。天山，絲綢之路，火州，西域，塔里木，維吾爾，哈薩克……這些名詞飛快地在她腦中掠過去，像一隻隻美麗的鴿子掠過蔚藍的晴天。

她想到自己曾經到過的沙漠：美洲西部荒磔的沙漠，春天來時，就鋪上一片無際的仙人掌花。就只有短短的幾天，像一個綠洲的夢。往北一些，是細膩的、有一聳一聳沙丘起伏的沙漠，可以踩一串無盡的、長長的脚印。往東一些，仙人掌們長高了、長大了，矗立的手臂囂張地指向天空，墨綠而多刺，一尊尊凜然青蒼的軀幹。再往東，煌煌的烈日下，幾艘巨船般的平頂山靜靜地泊地一片獅黃色的浩瀚的沙海中。自遠古到如今，船沒有動過，海也沒有流過；沙漠總是給人永恆的感覺。這是印地安人的聚落，平頂山是他們的聖山。蒼鷹在巨巖上盤旋，襯着碧藍的天——藍了千百年了，印地安人被圈在他們沙漠中的「保留區」裏。注視着他們的是冷冷的蒼鷹，以牠們銳利的鷹眼……

但是，中國的沙漠呢？L常想。

有那樣一種地方，你可以從來沒有去過，沒有聽過直接的傳聞，沒有看過清晰的圖片，沒有見過來自那裏的任何人任何東西，甚至沒有夢見過，因爲渺遠得無從夢起……。但你知道有一天你終必會去，因爲它對你的召喚是那樣熟悉那樣强烈。假如有輪迴這回事的話，那簡直像是前世的鄉愁的召喚，你知道今生必得去走一遭。L的心裏，就有幾處這樣的地方。

L是伴着今年最後一個颱風入境的。在南國的蕉風椰雨中（多熟悉的風雨啊），她試着揣摹大漠的景色，但却似捕月影般的枉然。好在就要去了，她想。在珠江之濱的細雨中，她默默想着——

啊！沙漠……

1 北京——烏魯木齊

沒有幾朵雲。波音七〇七爽脆地穿過很乾淨的藍天。在窗外，在眼底，北京的郊外鋪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綠，間或是一大塊一大塊收割後的黃，然後是一面極大的碧藍的鏡子——是密雲水庫嗎？還是官廳水庫？L還沒來得及找人問，眼底已是山巒起伏了。一條灰白色的細綫曲曲折折

的蜿蜒在山脊上，「長城！」她在心裏低呼。兩年前她爬上去過，也是這個時候，初秋。

那條灰白色的長綫固執地始終不斷，不管怎麼曲折起伏，翻山越嶺。兩年前是平視、仰望，現在是俯視、鳥瞰。不管怎麼看，長城是千古一條炎黃華夏的巨龍。長城從東海築到西北的沙漠，從兩千多年前築到五百年前；但是最超越時空的，長城築進每個中國人心裏。

「我的長城——」L溫柔地想着。「我們的長城……。只要是中國人，都會這麼稱它吧。」

人間的巨龍遠去之後，地面的景觀也全變了。一望無際的荒灘，間或有淺紅棕色的鹽鹼地、蜿蜒的河流、無水而有流沙般的冲積扇……。荒灘過去還是荒灘，人呢？那些城市大街上摩肩接踵的洶湧的人潮呢？

偶爾也有幾處看起來是有人煙的聚落。有人則有煙，在荒灘上，大漠上，一條孤煙——並不是直的，有一點斜。

身旁坐的是個四十來歲的人，穿着國內一般人的裝束，拿着地圖，不時計算着時間、參照地圖、估量着距離，過一會便向他坐後排的同伴說：「現在在內蒙……是戈壁灘了……這兒是河套一帶吧……現在在民勤上空……要到河西走廊了……」還不時夾帶着些地質學上的名詞。

L好奇地問他：「你是研究什麼的？地質嗎？」

「不是，不過有點相近，」那人笑道：「我是研究遙感的。唉，眞可惜，早曉得今天這麼晴朗，看得這麼清楚，我該把人造衞星攝得的圖片帶來對照着看的。」

L想到她收集的兩套美國人造衞星拍攝的地球的幻燈片，在一所科學博物館的紀念品部買的。其中有兩張是中國的山川地形：一張是岷江和大渡河交會在四川的山脈之間；一張是長江啣着洞庭湖。她喜愛那些照片神奇的美麗。沒有能用太空攝影來對比眼前的景物，她也與身邊那位科學家一樣感到可惜。

「祁連山！」鄰座的科學家指點給她看。

她把額頭貼在冰涼的窗玻璃上，看着地平綫上那一條白皚皚的山脊。白色的下面是固執的青蒼，若隱若現在淡漠得說不出顏色來的荒原上。

「祁連山下好牧場——」很久以前會唱的一首歌。開頭好像是「青海青，黃河黃……」那時一開口，歌詞便把他們帶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他們——一羣從來沒有見過雪、及見過比三萬六千平方公里更廣闊的地方的孩子們。祁連山。額頭還是冰涼的，她想像自己枕在遠處那白皚皚的山脊上。

L開始興致高昂地在機艙前後走來走去，尋找角度最好的窗口攝影，機艙沒有坐滿，這天從首都直飛烏魯木齊的航線上，大都是像她鄰座的科學家那樣出差的人們。有一個人數不多的日本團體，其中有位女畫家，專心地對着窗外的景色作速寫，身旁圍觀着幾個好奇的乘客。L沒有帶她的速寫簿。她決定這次只用這架攝影機和自己的一雙眼睛來速寫。她上機後才得知可以從空中攝影。去年她回國時，還不可以的。那時她就想把那兩套衛星照片送給這些人看看。不了解二十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科技成就所能做得到的事，就會仍然沿用幾十年前的科學常識去定義「機密」。

預計是三小時零四十分鐘的航程——全國目前最長的航程。L看看錶，該快到了。底下有一條筆直的黑綫，在單調的沙漠裏，却並不顯得清晰，但是那種直——

「鐵路！」L驀然想到。地圖上代表鐵路的黑綫，畫得好像理所當然似的；但是俯瞰着下面那片無垠的大漠；多少人，多少天，在那樣的地方，修起那樣一條筆直筆直的鐵路，往西北，一直往西北去……

隔着天空和地面的距離，隔着多少年的歲月，L看不見築鐵路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汗珠，他們手中的鐵槌與鐵軌撞擊時迸濺的火花。但L覺得似乎看得見他們，隔着浩渺的時空；正如她駕車在北美洲西部的沙漠中，看遠處的聖塔菲火車綫路時，就覺得髣髴看見一百多年前築路的華工一樣。那些沒有超人的體格、却具有超人的毅力與耐力的華工，拖着辮子、戴着苦力的笠帽，在山崖和沙漠中建築了一段又一段橫貫美利堅的鐵路，從西部到中部，會合了來自東海岸的鐵路雄師，然後北上加拿大，修築加拿大東西橫貫鐵路——如果他們還沒有棄屍荒漠、加入無數海外孤魂行列的話。

荒漠上的鐵路。人的意志和力量。鐵與血，不正是孳生的兄弟麼？甚且可以說：血中本是有鐵的，而鐵中又何嘗沒有血？

「隴海鐵路起點是江蘇省連雲港，終點是甘肅省天水縣。將來計劃要修建到蘭州市。」這是L十幾年前在台灣的中學教科書上讀得爛熟的一段話。後來她才得知這段鐵路不但早已修到了蘭州，還修到了迪化——不，烏魯木齊……。當然，後來她還知道了更多其他的事情。像許許多多中國這一代的青年一樣，她也在許許多多的謊言和欺罔中成長，尋找眞象，尋求眞理。謊言並不一定使他們變成愚昧無知，反而往往使得他們更懂得熱愛眞理。

「那是天山。」熱心的科學家的聲音喚醒了沉思中的L。她急忙看出去。遙遠的冰瑩的藍和白，一脈偉壯的雄渾，一脈山。「天山。天山。」她喃喃地跟着說。這樣的名字是有魔術性的。當時爲這座山取名天山的人們，以爲這樣的山頂該是天上了，是神仙住的地方了；所以有天池，有瑤台、西王母娘娘的神話。就像希臘的奧林匹克山上是諸神的居所一樣。L微笑了，她喜愛先民這種浪漫情趣多過宗教情緒的表現。

「哈密過去了。快到了。」科學家說：「我去烏魯木齊取個資料，今天下午就回北京。」

在這位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的眼裏，L是什麼樣的人呢？她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

飛機在下降了。L繫上座椅安全帶，期待着又一個「快樂的着陸」——送行人的賀語。每個着陸都是一種盼望、一種興奮，常常是一種快樂。在陸地上有自己想見的人、想到的地方、想看的事物。快了，快了，就是這一天，在幾分鐘內，她的雙脚就會踏在那片以亙古的呼聲召喚她的大漠上——

這個日子，她再也不會忘記。那正是祖國三十歲生日的那一天。

2 大漠書柬

A：

我在沙漠裏。

早上八點鐘從北京起飛，將近中午時到達烏魯木齊。今年十一沒有什麼大型慶祝活動，（好作風！）我就趕來新疆「慶祝」了。今早北京有些細雨，烏魯木齊的陽光却很好。

街道上政治性的大標語牌很多，且大多是關於「反修防修」的。不像廣州市那樣百分之九十五都換成了商業廣告；也不像上海和北京，交通要衝上是巨幅的交通安全廣告。這裏到底是邊疆。標語的文字是漢、維並用，我決定弄清楚維文字母的發音法，就可以跟着唸了。拼音文字就有這個好處。

烏魯木齊的人口是漢人和維吾爾人大約各佔一半。除了軍墾新城石河子幾乎全是漢人之外，這裏大概是全新疆漢人比例最高的城了。維族人大多很容易認出來，雖然他們高加索的外型特徵也有程度上的差異。有的非常明顯，就像東歐甚至南歐的人種；有的要細看才看得出，比如今

天來接我的這位維族青年，唯一的「跡象」只是他淡黃褐色的眼珠和高挺的鼻樑。

婦女們頭上多半紮着彩色的頭巾，年輕些的紮花紗巾，年紀大些的披白頭巾。典型的服裝是有着一抹抹彩虹圖樣的花衫連衣裙。腿上和脚上是肉色的厚尼龍襪和皮鞋，也有不少着皮靴的。雖然因爲入秋了，幾乎全罩上了單調的藍色或灰色的外套上衣，但那些亮麗的、彩虹般的色彩仍然掩映在秋陽裏，照亮了我的眼睛。

下午我去逛了烏魯木齊最大的兩家百貨商店。大概因爲是十一的緣故，市區很擁擠。但到底是地廣人稀的新疆，縱然很擠，也不會像這天的上海南京路或北京王府井大街那樣吧。

我乘的那輛「伏爾加」小轎車開進商場前的空地時，一陣騷動，車窗外立即湧現無數的面孔——好奇的、友善的、漠然的、微笑的、嚴肅的……什麼樣的都有。我知道在這裏是免不了被當作「稀有動物」看待的命運，算是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然而我既不走路又不坐大車或小毛驢拉的板車，却坐一輛小車到商場，被當作珍禽異獸展覽也是自作自受。何況我不是像熊貓那樣可愛而又值得觀賞的稀有動物，又不會變什麼把戲以娛觀衆，所以只好很抱歉地一頭鑽進人叢中了事——羣衆往往給人一種保護的安全感；難怪最後大家都穿一個色系的外套，因爲可以在心理上形成一種「保護色」的作用。

在百貨商場裏想買些有民族特色的東西，却都沒買成。買個「冬不拉」吧，我不會彈，帶回美國也找不到人教。買件彩虹色調的民族花衫吧，維族姑娘個子都普遍比我大，沒有尺碼合身的。看她們個個耳朵上都戴有鑲紅寶石的金耳墜，實在漂亮，我却無法戴，因爲我的耳朵沒有穿眼。她們頭上紮的紗巾是上海或福州貨，不是本地貨，我就不想買了。可是空手而回也心有不甘，就想學維族姑娘們把自己的一頭長髮紮起辮子來；於是要買紮辮子的頭繩，也沒有。賣完了。有好心人把我一路指點到一個文具櫃台去，原來是建議我買兩根橡皮圈紮紮算了。我從善如流（而且也不想繼續當稀有動物展覽了），立即花幾分錢買了一大把。起碼從此可以不必在沙漠的熱風裏「首如飛蓬」了吧。

百貨店樓梯的轉角處，坐着一個老乞丐。沒有人搭理他，他也只是默默地看着來往的人，伸出一隻手，手裏握的是一疊過時的、我以前從未見過的一分錢的票子。他的臉丘壑分明，深陷的眼睛像兩潭幽深的水，看不出一漣漪的表情。與其說他像一個乞丐，倒不如說他更像一個被世

界遺忘了的旁觀者。

我住在「崑崙賓館」。看地圖，崑崙山也並不遠。記得我那篇小說《大風吹》的主人翁吧？他的原名就是「崑崙」——他那不忘本的華僑父親爲他取的名字，叫他永遠不可忘記炎黃子孫的來處。「不忘本」的傳統和痴情，在一場反常的悲劇中却成了一個噩夢的開端。他的名字雖然被諷刺性地改了，却還是逃不過一個歷史的悲劇。

室內很冷。這幢高大陰寒的建築，大概又是五十年代蘇聯「專家」的傑作。古老的電梯，按鈕上的文字都是俄文。有個開電梯的維族姑娘十分美麗，捧着一本小說書看，兩根烏油油的粗辮子，耳下一對細緻的金耳墜幌呀幌的，對人嫻雅地抿着唇微笑，兩隻盈盈的大眼睛純眞却又嫵媚。我該帶速寫簿來的。

賓館這幾天大概會熱鬧得很，好像有不少會議在召開。有個自治區的婦女代表大會，各地的婦女代表陸續來到；我在樓下大廳發現有幾位的服裝與維族的又自不同：綴着亮珠片的圓桶扁帽、紗巾罩着帽子兩邊披下來，鮮艷的背心、長裙，裙下是一雙神氣的皮馬靴……我想像着這樣的裝束在大草原上策馬馳騁的情狀。打聽之下，是南疆來的哈薩克族。我在賓館門口「攔截」了一批，替她們照了張像。她們剛從南疆的喀什坐了七天的車來，却沒有什麼倦容，嘰嘰喳喳地說個沒完——雖然我一句也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其中一個用非常生硬的普通話和善地笑着問我：「你是中國人嗎？」我注視着她褐色的大眼睛，也笑着回答：

「是的，我是中國人，跟你一樣。」

黃昏時分聽說今晚賓館附近有個西式的交際舞會。我早就想見識見識國內的「舞會」了，何況在新疆，肯定更是精彩。於是當下便請「陪同同志」讓我去開開眼界。可惜大概又是礙於「內外有別」的哲學吧，不論我怎樣軟硬兼施的要求，他是一味猛打十分堅定的太極拳，不肯答應。鬧到最後我也感到十分無趣，便算了。

這裏與北京若算時差的話，至少差兩個小時以上，可是仍然用北京時間——全國都是一個時區，北京時間。所以這裏的作息表便往後推遲兩小時：午夜上床，八時起床，九時早飯，十時上班，二時午飯……等等。我這個慣於遲眠的人對這個作息時間表倒也歡迎，尤其是午夜之後才休息，毫無問題。只是這個晚上時間頗難排遣。「舞會」的眼界開不成，吃飯時偌大的一個「外賓」餐廳就只剩我一個人在獨自用膳，不免顯得有幾分落寞。好在孤獨對我並不等於寂寞。餐後返室，箱子裏有十幾本隨身帶着的書，

全是我喜愛的作者寫的；書桌上有一盞枱燈一疊信紙，可以照亮我記憶和思維的紀錄。還有一張床，可以給一個旅人在似故鄉又似異鄉的旅途中休憩。

沙漠入夜很冷，這房間裏尤冷。我從北京帶來的感冒好像也隨着箱子的打開一躍而出了。現在鼻子已經完全失去呼吸的功能了。

明天要去吐魯番——遙遠得不能想像的地方吧？月快圓了，再過四天是中秋節。那將會是我這一生在祖國大陸渡過的第二個中秋——第一個是我出生那年。

此時的你該已經起床了，在地球的另一面，迎接一個冉冉昇起的太陽——那是我幾小時前方才送別過的。

L寄自大漠

一九七九·十·一

編輯人語

新的一年。新的一卷。開篇之際，讓我們敬祝我們的作者，我們的讀者，大家百福千祥；人長健，心長歡，作者筆端有豐年，讀者眼裏收成富足！

羅忱烈先生在前幾個月裏，就對我們提過要給《海洋》寫一篇關於王昭君的文章。由於公務倥傯，直到本期才得跟讀友見面。文中談王昭君，也談歷來許多有關王昭君的詩辭。議論有獨到見地，不惟所擁資料賅博而已。

前一年才向內地去來了一趟的李黎女士，今次又懷着別有一番追求新趣的深厚感情，飛去探索和親交邊遠的大漠，然後抱着滿腔繾綣的夢憶越洋歸去。臨歧一晤，答應首先把這些美麗的夢憶寫出來，讓《海洋》照亮照亮一下篇頁。她一諾千金，於是，《柯！大漠……》這一篇佳作就在本期中出現了。

截稿期一近，我們便緊張地盼着《三十年後》的續稿，直到最後一天，稿子沒來，信却來了。作者說："我正在百忙中趕寫續稿，忽然得了感冒。……這一期只好暫停了。"還有《雙魚樓隨筆》等三兩篇，都是在截稿數天後才收到，也迫得要留在下期了。

《蒙德里·烏馬維贊尼談當代泰國文壇》，《王文興的〈家變〉及其他》，《關於蕭紅的事》，《現代美國偉大小說家納布阿考夫》，《美國黑人詩人作家休士》諸作都是近期來的難得佳篇，編者特在此加以鄭重推荐！

納布阿考夫

劉以鬯

維拉第茂·納布阿考夫的《阿達》出版（一九六九年）後，《時代》週刊（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不但刊出專文介紹他的作品；還以他的畫像作封面。封面上的大字標題是：「小說活了」。

《阿達》是一部家族史。與《羅麗泰》一樣，也寫愛情故事。不過，這部小說的表現手法比《羅麗泰》更違反傳統。全書共有五百八十九頁；那個愛情故事實際是在小說快結束的時候開始的：

……就在這時候，客廳裏的電話鈴響了。

事情是這樣的：她從來沒有——至少在成年的生活中從來沒有——與他在電話中講過話……電話中的聲音，使萬恩有了連串的回憶。納布阿考夫知道：要捕捉過去，回憶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常常回憶；而他的自傳也題作《講吧，回憶》。

納布阿考夫小說中的主角，多數像他自己一樣，是過着流亡生活。他的流亡生活開始於一九一九年。當時，他跟隨家人由克里米亞移居倫敦。在倫敦住了幾個月，搬去柏林定居。他在劍橋大學得

到外文系的學位，然後前往柏林。在柏林，結識他的妻子梵拉。一九三七年，爲了逃避納粹，搬去巴黎居住。一九四〇年，納粹佔領法國，他移居美國。在美國住了二十年，曾在康納爾大學教授俄國與歐洲文學。一九六〇年回到歐洲，住在瑞士。他的生活，流動性很大。這種流動性很大的生活，使他喜歡以流動生活作爲小說的題材。

納布阿考夫對小說藝術的貢獻，在同時代的小說家中，應該說是最大的一個。龍飛立先生寫的《作家兼蝴蝶專家納布阿考夫》，第一節的小標題就是《當代最偉大的英文小說家》。（此文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香港《新晚報》。）

納布阿考夫的天資與才能，很少小說家能夠及得上。雖然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已寫成了《瑪麗》、《辯護》、《黑暗中的笑聲》、《失望》等佳作，但是，爲他帶來世界性聲譽的，却是《羅麗泰》。《羅麗泰》於一九五五年由巴黎奧林匹亞書店出版。美國版是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這是納布阿考夫作品中最爲人知的一部，也是中文讀者最熟悉的一部。由於這部小說曾改編成電影的關係，使一般人對納布阿考夫與這部小說都產生了錯誤的印象。這部電影在香港公映時，片名譯作《一樹梨花壓海棠》。有些沒有看過原著的人，就以爲納布阿考夫是位流行小說家了。幾年前，有一位先生在晚報的專欄中提到《羅麗泰》時竟說它是一部流行小說。這種「看法」當然是不對的。《羅麗泰》問世後，佳評如潮，《現代世界文學》譽之爲「一部十分接近偉大的小說」；《老爺》雜誌則肯定地說它是「一本偉大的書」。有人甚至給他更高的評價，說它「足以爲美國文學家創造一個新傳統」。

納布阿考夫的小說，最顯著的特性是：（一）喜歡以流亡生活爲題材；（二）用回憶捕捉過去；（三）人物多數是藝術家；（四）製謎；（五）文字的運用；（六）創新的技巧。

納布阿考夫自己也承認喜歡製謎。至於小說技巧上的詭特，幾乎是魔術家的手法了。納布阿考夫在他的自傳中也透露了這一點，說他小時候喜歡玩簡單的戲法。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納布阿考夫在小說技巧上變的戲法，使愛好小說的人恢復了對小說的信心。在《天資》中，他寫下了許多對文學的意見，與小說的情節掉換位置，使情節成爲「配角」。在《黑暗中的笑聲》裏，他將小說的結尾作爲開頭。在《失望》中，他那猜謎的手法用得更爲顯著，甚至寫下這樣的字句：「這一章我們應該怎樣開始？」

創新的勇氣，使他的小說與一般小說大不相同。他有進步的技巧；也有獨特的風格。當小說藝術似乎已不容易更進一步的時候，他將小說藝術推到另一個高水平。《現代世界文學》說他「操縱筆下人物如操縱木偶」；朱里安·米契爾說「他的語言閃耀如蝶翼上的色彩。」有人說他是「福克納以來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也有人說他是「現代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喬也斯以來最有風格、最具獨創性的作家」。

與喬也斯一樣，納布阿考夫的《羅麗泰》一如《優力栖斯》；也曾招來不少誤解。這種誤解幾乎使一般讀者忽視了小說本身的藝術成就。其實，他的小說每一部都有不同的表現。批評家將《寧》譽爲「幽默的傑作」。約翰·威恩說過這樣的話：「這一年，最使我感到興趣的小說，毫無疑問，是納布阿考夫的《天盜》。」G·格林則將《羅麗泰》選爲一九五六年度最佳小說。《薩巴斯興·那埃脫的眞實生活》在小說技巧上，比其他的作品更精妙。

《薩巴斯興·那埃脫的眞實生活》是納布阿考夫用英文寫的第一部小說。在一九三八年之前，他已用俄文寫了九部小說與九個劇本。他在自傳中說：「在我能夠閱讀俄文之前，我已在學習英文了。」除了用俄文或英文寫作外，他的法文也很好。他用俄文寫的最後一部小說是《天資》。他在這本書（英文本）的《前言》中說：「《天資》（俄文）大部份是在一九三五年——三七年住在柏林時寫的，最後一章則在一九三七年法國南部寫成。」

《天資》與《薩巴斯興·那埃脫的眞實生活》在寫法上都是反傳統的。《天資》寫了許多文學批

評；《薩巴斯興·那埃脫的眞實生活》寫藝術。P·史坦納在《納布阿考夫選集》的《前言》中說：「……我們對那埃脫的文學天才知道得很多；但是，對假面具後邊的面孔竟一無所知。」

在西方，納布阿考夫的重要性早被認知；但在中文世界裏，他那超卓的小說藝術似乎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他的作品，截至目前爲止，譯成中文的，爲數很少。不說別的，單是她的姓氏，就沒有人譯得準確。納布阿考夫本人曾指出：Nabokov 應唸成 Nahboakoff。可是，大家總是根據英文的讀音譯成「納布可夫」或「那布可夫」或「納波科夫」。

除了姓名常被讀錯外，關於他的誕生日期，我也看到過兩種不同的記載：《V·納布阿考夫年譜》中，說他誕生於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時代》週刊則說他誕生於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這兩種記載究竟哪一種準確，很難肯定。照理，年譜是不應該錯的；但是《時代》週刊却說納布阿考夫與莎士比亞同一日出世；而納布阿考夫本人在接受訪問時還加上一句：「還有莎莉譚寶。」

納布阿考夫曾經將普希金與萊蒙托夫的作品譯成英文；也曾經做過研究果戈里的工作。他對同時代小說家的批評相當坦率。在接受瑪莎杜費的訪問時，對阿根廷波海士的作品（有人譯作波豈士）說過這麼幾句：

「起先，梵拉（他的妻子）與我因讀他（指波海士）的作品時而歡喜。他們感到我們在門廊裏；但是，我們發現並無房屋。」

他在一九七七年七月逝世。

他喜歡下棋；也喜歡收集蝴蝶。他的父親愛讀福樓拜的小說，說《波代荔夫人》是「法國文學中無法超越的精品」。其實，V·納布阿考夫的小說也是難於超越的。他的小說爲垂死中的小說藝術生命注入了有效的營養素。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中東的智慧

——回教小故事十則

周兆祥譯

今天我們想起中東，往往只想到石油、經濟、政治。可是這個地區有着很悠久的文化，產生過不少珍貴的藝術作品和哲學思想。

這兒選譯的十則短文，是中世紀時代一個回教的泛神論神秘主義教派Sufism流傳下來的故事、教訓、幽默小品。這派的僧人哲士反對回教的繁文縟節，提倡靜修默思，主張直接認識宇宙眞理，並時常融會基督教和佛教的道理，這些作品短小精悍，含義深遠，富諷喻味，跟耶教聖經的比喻和佛教禪宗的佛偈頗多相似，但又自成一種風格，值得仔細欣賞。

——譯者

瘋子的洞悉力

從前有個瘋子，向來不肯參加公衆聚禱會。有一次星期五，人們終於說服了他去參加。

可是主祭開始了朗誦禱文，瘋子就高聲發出連串牛叫的聲響。

人們以爲他又瘋性大發了，都沒有深責他。但是爲了幫他，便在事後對他說：

「難道你不信眞神的嗎？爲什麼要在大家虔心禱告時扮鬼扮馬搗亂呢？」

「我不過是跟隨着主祭做嘛。他朗誦經文時，正在買牛，所以我便像牛那樣說話。」

人們把這件怪事轉告主祭，他一

聽了，大驚失色，承認說：

「我開口唸『眞神至高至善』時，心中正在惦念着自己的農莊。我唸到『讚頌眞神』時，想到要買一頭牛。那時就好像聽到有牛的叫聲。」

守財奴和死神

有個守財奴畢生勤奮儉樸，積蓄了三十萬塊銀元。

終於有一天，他決定了要享受一年豪華快樂的生活，然後再決定將來下半生怎樣過。

可是就在他開始不去奔波賺錢那一天，死神來到他面前，要取回他的生命。

守財奴運盡了一切唇舌的本領，勸請死神改變主意。最後他說：「多賜給我三天吧，我會給你所有財富的三分一。」

死神無動於衷，繼續動手收回他的生命。他再說：「如果你讓我在這世上多活兩天，我立即給你二十萬塊銀元。」

死神沒有理會，甚至後來他用三十萬銀元交換一天生命，也不成功。

守財奴沒有辦法，只好說：「那麼請你開恩，給我一點點時間，寫下一句話留給後人吧。」

死神這次答允了他的請求。守財奴便用自己的鮮血寫着：

「人啊，記住——你所有的財富買不到一小時的生命。」

責任

有個小偷想爬進一家人住的屋子裏偷東西，不料窗框造得不穩當，跌了下來摔斷了一條腿。

他到法院控告這家人。戶主說：

「這個窗框是鄰街的泥水匠老張安裝的。」

泥水匠老張作證說：「是窗框構造有毛病，這個窗框是鄰街木匠老吳造的。」

法官把木匠老吳找來。他自辯說：「這個窗框造得有點疏忽，是因爲我入棺時，有個女人剛從店外走過。」

法官把那個女人找來。她說：「當時我剛穿上一條新裙子。平日從來沒有人看我一眼，可是那個染布的人把布料染得鮮艷奪目，所以這是他的錯。」

法官再追查這個染布的人。原來布是她丈夫染的，她的丈夫也就是那個跌斷了腿的小偷。

占星的皇帝

有個皇帝精通占星術，料事如神。

有一天他凝神觀星象時，發現自己下一個月運程極劣，將在某日某時罹大難。

大驚失色之餘，他急急忙忙命令臣下替他建造一間密封的石屋，上下四方的外牆都用了三層的巨石砌成。

這樣過了一個月。有一天，他躲在石屋裏時，發現厚石牆竟然仍有空隙，一道陽光透了進來。於是他用泥石塡塞了這個空隙，又把唯一的門重重封好，以免惡運有機會侵進來。

於是他便因此窒息而死了。

復生的麗人

從前有個少女，貌若天仙，心地純良，出身小康之家，備受衆人疼愛。

等到她年華雙十，當地有三位知名的青年一齊拜倒她的裙下，展開熱烈追求。他們三人也都才氣不凡、智勇兼備，又同樣對這位人間仙子一往情深。她的父親感到難於選擇，便宣佈讓女兒自己選夫婿。

不料她忽然患上了重病，不上幾個鐘頭便香銷玉殞。

這三個悲愴欲絕的情郎默默把她埋葬好了。第一位情人在墓旁建了一座茅舍，從此早晚默想禱告，希望有一天能夠明白爲什麼命運這樣殘酷不講理。第二位陪着女孩的父親，和他一起住，盡力安慰他。第三位情人四海飄遊，追尋知識。

那個流浪的青年有一次到了一個地方，聞說當地有位異人，通大能，有大智，便登門求教。

正當這位異人請他吃飯時，孫兒高聲啼哭。他便一把抓起這孩子，摔進火爐裏死了。青年大驚之餘，對主人說：「想不到你竟是這樣殘忍的魔王！」說完大踏步走了出門。

可是主人說：「少見多怪。對無知的人來說，簡單的事也變得可怕。」然後唸了幾句咒語，那個小孩竟然從火裏走出來，絲毫沒有受傷。

青年緊記着咒語，趕回愛人墓前。不上幾分鐘，她便復活了。

她回到父親家裏，三個青年在爭訟不休。

「我早晚留在墓上和她心心相契，保衞着她，免她受到傷害，使她不愁寂寞。」

「我一直住在她家裏，克盡爲夫爲女婿的本份，幫助岳丈料理家事。」

「你們兩個都忘了：是我四方流浪，學到了咒語使她復生的呀！」他們僵持不下，最後同意讓心上人自己決定。她說：「救活我的那位青年眞是個偉大善心的人；照顧家父的那位青年眞是個難得的晚輩；住在墓旁陪我的那位眞是個生死與共的好情人，

我願意嫁給他。

珍珠

一滴雨點掉下雲端，
看見大海立即自覺渺小。
「有了大海，我是什麼？」
它一用謙虛的眼看自己
一顆蚌便合上殼擁抱了它。

植物

有一天，教主的大門口放了一盆花。旁邊貼了一張通告：「嗅嗅這些花，猜猜是什麼植物。」

每個來聽道的人都給遞上書寫工具，並獲告知說：如果他們喜歡，可以寫下謎語的答案。

那天講道完畢，教主派人到門口取那個箱子，裏面載着弟子們的答案，對大家說：「寫了『玫瑰』的人如果喜歡可以留下來跟隨我。寫了別的答案、或者什麼也沒有寫的，以後請不用再來了。」

有人便問他：「一定要用這樣表面的方法來決定收誰做弟子嗎？」

教主回答說：「我早知道了答案，這樣做只是讓大家明白：有諸內則形諸外，從表面可以看到內心。」隨着把一張人名單遞給衆人傳閱，裏面列出了所有寫了『玫瑰』者的名字。直到這時爲止，教主和各人都沒有開過那個箱子。大家拆開箱子的封條，逐一核對，發現一個也沒有錯漏。

這也會消失

有個皇帝統治了一個幅員遼闊、富裕强大的國家，有滿朝飽學的哲士做參謀，享盡了人間的福樂和權勢。可是有一天他忽然心亂如麻，便把所有謀臣召到跟前說：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對人生失去了信心和目標，世上的一切好像混亂無聊。昨晚我夢見了一位仙人，他給了一枚指環，上面刻了一句話。果然我戴上了這枚東西之後，悲哀的時候看看它，便感到快樂，因而有勇氣活下去，在快樂的時候，爲免感受悲哀，因而自制不致過份。各位賢卿這麼飽學又有智慧，我現在命令你們：馬上替我尋回那句話，爲我造這枚指環。」

那些哲人面面相覷，緊張不已。他們三日三夜不眠討論，終於想出那句話。

他們向皇帝呈上指環，上面刻着：

「這也會消失」。

拯救自己

從前有個人養了一些牲口。他聞說山上有個道人通曉飛禽走獸語言，便上山拜師。

學懂了這種奇技，他回到農莊繼續做活。有一天，他偷聽到公雞對狗兒說，老驢子快要死了。他便立即賣了驢子，那頭驢子果然不久便死去，他便免掉了一筆損失。

不久他又聽到公雞對母鵝說：主人的奴隸快要死了。他便立即賣掉那個奴隸，省掉一筆損失。於是他洋洋自得，相信這就是知識的價值，在日常生活中果然大派用場。

可是他又聽到公雞說：主人快要死了。他驚惶得手足無措，終於跑到山上找着道人，請求他指導該怎樣做。道人說：「現在你可以賣掉自己了！」

西瓜殺手

從前有一個人四處流浪，有一天路過有個地方，稱爲蠢人國。

他忽然看到那些國人驚惶失措，紛紛四散奔逃；這些人本來是在田裏忙於收割的。

「田裏有個大魔王。」他們爭相用極度害怕的口吻告知他。

他走過去看，原來是個西瓜。

於是他毛遂自荐，要爲衆人「除害」。他一刀砍下去，把西瓜從莖上割開，並毫不費力地劈成兩半，又切下一塊，坐在田邊大嚼得津津有味。

那些人看見他手刃那個綠魔王，還喝牠鮮紅的血，嚇得魂不附體，紛紛掩目不敢看下去。他們十分害怕這個比綠魔王更恐怖的人，不由分說合力用刀棍劍棒趕他走。「如果不攆走他，他下一步便會殺光我們啦。」

恰巧那時又有另外一個人路過蠢人國。人們又發現了另一個西瓜，全國如臨大敵。這個人沒有提出要去殺魔除害，反而嚇手嚇脚、小心翼翼地遠離那個東西。國人都漸漸信任他。他和這些人相處了好一段時日，慢慢教他們各種知識，後來他們果然不再害怕瓜類，還自己種出來吃呢。

（選譯自I.Shah,"The Way of the Sufi"）

易征

下期預告

別致的星星（散文）

美國黑人詩人作家休士

杜漸

蘭斯頓．休士（Langston James Hughes）是美國著名的黑人詩人作家，他不只寫詩，還寫小說、小品文、戲劇。休士出生於一九零二年二月一日，誕生在密蘇里州的佐普林鎮，他的童年時代是在美國中西部的城鎮度過的。根據他的《自傳》，我們知道他的童年並不幸福，父母因故仳離，由他的祖母撫養他。

少年時代的休士，到墨西哥州去，在他父親的農場幹過活，成了一個農民。不過他不願意呆在死氣沉沉的農村，曾離開家庭過獨立生活，當過海員，還在一間蒙馬特利夜總會當過廚師，後來在一間華盛頓的旅店當旅遊車駕駛員。

他很年輕就喜愛文藝，特別是詩歌，有一次著名的詩人瓦切爾．林賽坐他的車子，發現了休士放在坐位上的一首詩，認爲寫得很好，並在一次朗誦會上，林賽專門朗誦了休士好幾首詩。在林賽的賞識與提携下，休士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了他第一本詩集《憂鬱的布魯士》，開始了他漫長而輝煌的詩人生涯，成爲美國文學界的名人。

休士的詩歌特點是帶有强烈的黑人文學色彩，他的「布魯士」（Blues 一種黑人的歌謠），充份表現出黑人文學的精神，他運用的語言，既平易淺白，又深沉雋永，他往往使用黑人中流行的傳統口頭語，故詩歌有很生動的形象

和強烈的節奏韻律。最著名的詩集還有一九三一年發表的《摯愛的死亡》（Dear Lovely Death）和一九四二年的《莎士比亞在哈林區》（Shakespeare in Harlem）。他所寫的謠曲和抒情詩很多，結集不只七卷。

休士是美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詩人之一，這是已有定論的，他的繼承者從他那兒學到很多優良的東西，造成了美國二十世紀黑人文學復興，美國黑人詩人繼承着他的傳統，表現出黑人的痛苦和活力。

休士不只寫詩，他還從事戲劇和舞台音樂歌曲的寫作，他在一九三六年發表的戲劇《穆拉塔》（Mulatta）是根據他一首詩《十字》（Cross）發展而成的。一九六四年還發表了戲劇《浪子》（The Prodigal Son），他爲舞台音樂寫的抒情歌調很多，歌劇《棕色國王謠曲》（The Ballad of the Brown King），也是極受歡迎的作品。

在小說方面，他曾寫過長篇小說《不乏笑聲》（Not Without Laughter），發表於一九三六年，而一九三四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集《白人的行徑》（The Ways of White Folks），非常猛烈而嚴肅地評擊了種族歧視。《謝謝您，大媽》是他衆多短篇小說中的一篇小小說，僅有兩千多字，却能生動地塑造出一個黑人女工高大的形象，她善良而有正義感，對一個搶她手袋的黑人孩子循循善誘，令人感動。這小說是選自克洛克（Crocker）所編黑人小說集《黑人怎樣在美國長大》中的。

休士駕馭文字的能力很强，他曾爲一份黑人報紙寫了一個名爲《森普談心事》（Simple Speaks His Mind）的專欄，後來結集在一九五零年出版。這是以一個名叫謝西·森普（Jesse B. Simple）的小人物的身份，同讀者談心，這個黑人形象可以說是一個很有風趣的滑稽人物，但他用嘻笑熱諷的方式，對社會問題作出嚴肅的評論，休士專門選出黑人最關心的切身問題，侃侃而談，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後來不只在黑人中擁有大量讀者，在美國白人讀者中也有很高的威望。到了一九六一年，他將這些諷刺小品和雜文，選編了一本《森普精選集》（The Best of Simple），一九六五年又發表了《森普的山姆叔》（Simple's Uncle Sam），森普這個小人物成了當代美國文學中一個很受讀者歡迎的人物，「森普」的字面意思既可作心地單純善良的人解釋，也可當作天眞漢解釋，休士以森普的各種奇遇，揭露出美國的社會問題，正是抓到癢處，故此令讀者歡迎。

休士在一九四零年開始發表其自傳《大海》（The Big

Sea），一九五六年又發表自傳的另一部《我一邊流浪一邊想》（I Wonder as I Wander），後者記述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到訪中國的經過，作爲歷史文獻，頗有參考價值。

休士逝世於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五歲，晚年身體不好，但仍不斷創作，一九六九年曾有遺著《豹子和鞭》（The Panther and the Lash）一書出版。

休士一生的創作，是循着惠特曼、林賽、桑德堡的傳統，加上他自己特有的諷刺和幽默，使他的詩歌別具一格。他的《憂鬱的布魯士》被譜成爵士歌曲並錄成唱片，流傳一時，至今仍是美國黑人歌曲中的名作。

擅寫心理的蒂斯馬有新作

馬利

這是以四個故事組成的短篇小說集，最近在貝爾格萊特出版。作者蒂斯馬（Tisma）以擅寫心理小說見稱。集中句括四個不同主題的故事，但四位主角都有相近的特性，他們全是不幸的人；躊躇不決的，常受婚姻的破裂和戰爭帶來的創傷，與及令人煩惱怨懟的現狀等的痛苦。對他們而言，人的命運只是一個意義而已，是難於明白及不幸的，他們的心理常受着各種壓迫。第一個故事《遺傳》（Inherited），史勒這位主角是一個患憂鬱病的人，他嘗試逃避他那遺傳的頭痛病，要將自己在心理上變成另一個人，變爲寡婦妻子的前夫，他盡力躲避另一個"他"。作者巧妙地在兩個場合上，使史勒的頭痛及癱瘓不藥而癒，借此顯示出他憂鬱病的傾向。

第二個故事作者引出一個職業的拷問者，一個並沒有接受過教育的匈牙利人。他曾將一個半西伯利亞、半匈牙利的青年拷問至死。這青年充沛的精力與拷問者的衰弱及悲劇性的生命造成一鮮明的對照。

在《寓所》（The Apartment）中，描寫另一個失敗者，因妻子趨求一更爲舒適的套間，而違背他自己的原則，向他的一位女恩人取得房間。最後一個故事《長夜難明》（The Worst-Night），我們再次見到一個在自己日常生活裏最無主見的人。他苦惱於下述二者間難於抉擇其一：一是服從一種佔領的威力，另一是帶全家人走向另一個不確知的去處。他最後選擇了前者，因而埋沒了他及全家人的前途。

作者蒂斯馬能引出及令人感覺到故事中平凡的日常生活。通過細緻的觀察，提出一些心理學的形象。他的著作是有說服力而又不陷於重複。有些讀者可能會痛恨或同情作者筆下的軟弱角色，但却沒有人能否認作者那巧妙的筆光。

媽大，您謝謝

（美）蘭斯頓·休士著　杜　漸譯

她是個高大個子的女人，帶着一個大手袋，裏面除了沒裝入鎚和釘外，可什麼都有。它有着一條長長的皮帶，她就將它掛在她的肩膊上。那是夜裏十一點左右，夜色很黑，她一個人單身走着。這時一個小男孩從她背後衝上來，想搶她的手袋。孩子從後邊突然一拉，帶子就斷掉。但孩子的體重和手袋的重量合起來令他失去了平衡，他並不如希望的那樣能拔足狂奔，反而一個倒栽葱兩脚朝天跌倒在路邊。那大個子女人只一轉身，給他那穿着藍色牛仔褲的屁股着着實實踢了一脚。跟着她彎下身來，一把揪住他的襯衫的胸口，提將起來，搖撼得他牙齒格格作響。

緊跟着，那女人說：「孩子，把我的荷包撿起來，交還給我。」

她仍揪得他緊緊的，但他彎下身去，讓孩子能俯下去撿起她的手袋。她接着說：「現在你不覺得害臊嗎？」

那孩子被牢牢揪住襯衫胸口，說了聲：「害臊。」

那女人說：「你這樣幹想要甚麼？」

孩子答道：「我並沒打算怎樣。」

她說：「你撒謊！」

這時有兩三個路人經過，停下脚步，轉過頭來看，有些更站住觀看。

「如果我鬆開你，你會跑嗎？」那女人問。

「會的，」孩子道。

「那麼我就不放開你了，」那女人說，她沒有放掉他。

「太太，我對不起了，」孩子悄悄地說。

「嗯哼！你的臉眞髒，我可要想給你洗一洗臉呢，你家裏沒人叫你去洗臉嗎？」

「沒有，」孩子說。

「那麼今晚就要洗淨它，」那大個子女人說，把身後那嚇壞了的孩子拉着動身往前走。

他看去大約只有十四五歲，瘦弱纖細，穿着網球鞋和藍色牛仔褲。

那女人說，「你該是我兒子才對，我會教你改邪歸正，至少現在我可以洗淨你的髒臉，你餓嗎？」

「不餓，」那被拉着走的孩子說，「我只望你放掉我。」

「難道我拐過街角時惹了你嗎？」那女人問。

「沒有。」

「但你自己却來惹上我的，」那女人說，「如果你以爲碰上我只會一下就了事，那你可想差了，等我炮製完你，先生，你將會記住我劉娜·巴蒂斯·華盛頓·鍾士太太啦。」

汗水從孩子的臉上冒出來，他開始掙扎，鍾士太太停住脚，把他扭到她跟前，鎖住他的脖子，繼續拉着他往前走。等她走到她家，她把孩子拉了進去，經過門廊，走進後屋一間有小廚房的大房間。她把燈擰亮，由得房門打開。孩子可以聽得見在這間大房子裏別的房客的笑聲和談話聲。他們有些房門也打開着，故此他知道他和那女人不是單獨留在這屋裏的。走到房中央，他仍掐着他的後頸。

她問：「你叫甚麼名字？」

「羅渣，」孩子回答。

「那麼，羅渣，你到那洗碗盆去洗淨你的臉吧，」那女人一邊說，一邊總算最後放開了他。羅渣望着門口，

又望望那女人，再望向門口……跟着走向洗碗瓷盆去。

「由得水放出來，一直等到它暖起來，」她說，「這兒是一條乾淨毛巾。」

「你不會送我去坐牢吧？」孩子彎身到盆上問道。

「那副髒臉不洗淨，我不會帶你到任何地方去，」女人說，「我回家來是要煮點東西吃的，可你竟搶我的荷包！這麼晚了，也許你也還沒吃晚餐吧，有吃過嗎？」

「我家沒有人在家呢，」孩子說。

「那麼我們一起吃吧，」女人說，「我相信你準餓了，或者一直在餓肚子，竟想搶我的荷包！」

「我想要一對藍色的軟羔皮鞋，」孩子說。

「嗯，可你不該爲了軟羔皮鞋搶我的荷包，」鍾士太太說，「你可以開聲問我要嘛。」

「大媽？」

水從他的臉滴淌下來，他望着她。沉默了好一陣，一段長時間的無言。等他抹乾了臉，一時不知該幹甚麼好，又再抹乾它。孩子轉過身來，想着下一步該怎樣辦。門還打開着，他可以衝出門，走下門廊，他可以跑，跑，跑，逃走！

那女人坐在長沙發上，過了一會說道：「我也曾經年輕過的，我也曾經想獲得一些我得不到的東西。」

又是一次長久的沉默無言。孩子張大了口，跟着他皺起眉頭，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皺着眉頭呢。

女人說：「嗯嗯！你在想我接着會說『但是』吧，你沒這麼想嗎？你準認爲我要接着說：『但是我沒有搶人的荷包』，好吧，我可並沒有說那話。」停頓。沉默。「我也做過好些事，那些事啊，孩子，我不會講給你聽的，如果上帝還沒有知道的話，我也不會告訴上帝的，每個人都有些事是共通的。等我弄點東西給咱們吃時，你坐下來吧，你得用那梳子把頭髮梳一梳，那麼你會好看些。」

在房間的另一端，一道屏風後邊，有一座煤氣爐和一個冰箱，鍾士太太站起來，走到屏風後邊，現在她不再守着那孩子，看他會不會逃跑，也不在看住她的手袋了，那手袋她就扔在長沙發上。但那孩子小心翼翼地坐到房間的另一邊，遠離手袋，他有意坐到那地方，好讓她要看他時，可以容易看得到他。他不信那女人不會信任他，現在他不希望被人不信任了。

「你需要人幫你到士多店去買東西嗎？」孩子問，「也許要買些牛奶或甚麼吧？」

「我想不必了，」那女人說，「除非你一定要飲鮮奶。

我正在用這兒有的煉奶在弄可可喝呢。」

「那就很好了，」孩子說。

她熱了點藏在冰箱裏的利馬豆子和火腿，弄好了可可，擺好桌子。那女人沒有問及孩子任何有關他住在哪兒或家裏有甚麼人，也沒問任何令他難爲情的問題。相反，當他們吃晚飯的時候，她告訴他說她是在一家旅館的美容院裏工作，往往幹到很晚，這工作是像怎樣的，各種各樣的女人進進出出，有金頭髮的，有紅頭髮的，還有西班牙人。然後她切了半個她的一毛錢一個的糕餅給他吃。

「孩子，再吃多點吧，」她說。

當他們吃完後，她站起來說道：「好了，拿着這十塊錢，去買對藍軟羔皮鞋吧，下次可別再犯打我荷包或任何人荷包的錯誤了，因爲用邪惡方法弄回來的鞋子，穿了會燒你的脚的，我現在可要休息啦，不過從今以後，孩子，我希望你會規規矩矩做人啦。」

她帶他經過走廊到前門，把門打開，說道：「晚安，孩子，要規矩啦！」一邊望着他走下石級。

孩子想對鍾士太太說聲「謝謝您，太媽，」不過他的嘴唇雖然動了，可一直走下石級回過身來，仍說不出話來。他抬頭望着站在門口那高大的女人。跟着她把門關上了。

外國文訊

《世界作家，一九七〇——一九七五》

米一筆

紐約市威爾遜出版公司在一九七四年印行了《世界作家，1950～1970》，獲得評論界的佳評。該書已成爲圖書館的必備參考工具書。去年該出版公司又印行了續集《世界作家，1970～1975》（World Authors，1970～1975）。

一九七九年續集收錄了三百四十八名世界各國著作家。其中包括詩人，小說家，戲劇家，評論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傳記作家，科學家和新聞記者。但着重於文藝作家。也偏重歐美作家。

上一集一共收了九百五十九名。

文章包括作家生平和評述其作品，文末並附錄一則簡要的書目。書目包括作家的著作和評論其作品的文字。文章一般佔一頁半的篇幅並插有作家小照。作家生平的資料多數是由作家本人提供的。

《世界作家》是威爾遜作家叢書之一。它可以說是該出版公司於一九四二年印行的《二十世紀作家》，（續集一九五五年）的姐妹篇。

《二十世紀作家》收錄了一千八百名作家。一九五五年續集增錄了七百名。

該叢書外，六七年又分出了一種《歐洲作家，一〇〇〇～一九〇〇》。

關於蕭紅的事

——兼寄聶華苓

余時

從遙遠的愛荷華，聶華苓女士寄來了Howard Goldblatt的《蕭紅評傳》。這對喜歡蕭紅作品的人來說當然是最好的禮物了。對於研究蕭紅的人無疑地也是一個促進，什麼時候我們自己也寫出一本蕭紅的傳記呢？

值得高興的是近一年來不斷從呼蘭河邊傳來讓人興奮的消息，蕭紅家鄉的人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女兒，或者說最近在那裏正形成了「蕭紅熱」。這股「蕭紅熱」大概是從今年春天在黑龍江省文學研究所成立大會上開始的。參加那次會議的人都同意要研究蕭紅，除了在哈爾濱的文藝界和各院校的代表之外，呼蘭縣的文教界人士亦參加了大會。

在那次會上有很多動議，例如搜集蕭紅作品、回憶、評論蕭紅的資料；徵集蕭紅的遺物，撰寫蕭紅年譜、著作繫年目錄，傳記和評傳，出版蕭紅的全集。呼蘭縣還提出爲了了却蕭紅生前欲回故鄉的遺願，希望把蕭紅的墓遷葬到誕生她的呼蘭縣的土地上，而且還選定葬在呼蘭縣的公園裏。那是一個佔地廣闊的公園，並在那裏設立一個小型的紀念館。

蕭紅家鄉的人們眞有一種爽快勁兒，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們已經見到了他們努力的成果。現在由省文學研究所影印的蕭紅第一本著作《跋涉》已經出版了。這本書保持了一九三三年版本的原貌，毛邊未切的裝幀，版權頁和廣告照舊，連封面用紙的顏色都是一樣的。這本書當年只印了一千本，很快便被日僞沒收了，因此是很珍貴的。黑龍江大學的學報和省文藝刊物《北方文學》，以及正在試版的省文研所的理論刊物《文藝百家》，包括呼蘭師範學校辦的《語文雙月刊》等都經常發表研究蕭紅的文章。有的刊物已經開始連載本省研究者寫的《蕭紅評傳》了，而且聽說不止是一種版本。有一位掌握了張氏族譜的研究者，對蕭紅的家世和童年生活非常了解，也開始發表他的新作。至於蕭紅著作繫年目錄的初稿亦由蕭軍的一個女兒和上海的一位姑娘合作寫成了，洋洋大觀，搜集了蕭紅的不少散佚之作。前者還發表了一篇《夢祭紅姨》，後者寫了一篇《生死場》版本攷。她們都還年輕，願爲研究蕭紅繼續貢獻力量。老一代的作家蕭軍、黃源等人今年都到了哈爾濱，蕭軍還去了呼蘭縣，看了蕭紅的故居。駱賓基發表了《呼蘭河傳後記》，這個單行本將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八〇年出版。出版社還有一個大計劃，要出版有關蕭紅的三種書：一是蕭紅文集，包括她全部作品，可能要分三册印；二是回憶蕭紅的文字，已搜集到魯迅、茅盾、許廣平、柳亞子、丁玲、聶紺弩、綠川英子、羅烽、靳以等人的文章，還將請舒羣、田間、高蘭諸人撰寫回憶文章；第三是蕭紅評論集，包括海外研究蕭紅的文字都將收入書內。文集第一本，年底可發稿；回憶蕭紅一書明年初亦將發稿，兩年之內全部出齊。此外，還搜集到一些照片資料，但是因爲時代久遠，有些困難了。

寂寞逝去的蕭紅，終於在祖國文苑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下得到了重視。人們的思想解放了，蕭紅再也不是寂寞的了。我們永遠尊重那些爲中華民族文化增添光采和財富的文學藝術家。這些來自蕭紅故鄉的消息，大概可以使海外關心蕭紅的朋友們感到欣慰吧。

附記

蕭軍在《北方文學》一九七九年十月號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書簡注釋及其他》，其中談到他與蕭紅接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魯迅先生的第一封復信後，他們馬上寄去了《生死場》抄稿和一本《跋涉》，還有一張合影。蕭軍說：「這照片是一九三四年春季間我們準備離開哈爾濱以前照下的：我穿了一件俄國『高加索』式綉花的亞麻布襯衫，腰間束了一條暗綠色帶有穗頭的帶子，這是當時哈爾濱青年們流行的裝束；蕭紅穿了一件半截袖子、藍白色斜條紋絨布的短旗袍，梳了兩條短辮子，扎了兩朵淡紫色的蝴蝶結，這也是哈爾濱青年婦女一般的裝束……。這張值得紀念的照片，我已經沒有了。記得，我們到上海以後，一位朋友從哈爾濱特意寄來了一份名爲《風風》的十六開本的文學雜誌，原來這份雜誌竟把這照片做了它的封面，我們竟像當時的電影明星似地出了一次風頭。」這裏發表的這張照片，可能就是兩蕭送給魯迅先生的那一張。也就是說，魯迅先生在未見其人之前是先從這張照片上看到兩蕭的。

馬來西亞現代化短篇小說集英譯本出版

童曼

馬來西亞語言圖書出版局最近出版了一本《馬來西亞現代短篇小說集》(Modern Malaysian Stories)，爲英譯本，由巴克利·M·紐博士(Dr. Barelay M. Newman)譯出。這本小集子收集的短篇小說不多。全書只一百五十二頁。

不過，收入集子裏的一些短篇小說却眞實地刻劃了馬來西亞現實社會的陰暗的角落。反映居民生活的窮困是這些短篇的主題思想。它描寫了這些不幸者們的困苦、希望和他們對生活的態度。

其中包括有拉希德·卡赫(Rashid Ngah)字的《油燈》(The Lamp)和安瓦爾·里德萬(Anwar Ridhwan)寫的《占普——蘇凱之子》(Jambu, Son of Sungai)以及奧斯曼·格蘭丹(S. Othman Kelantan)的《鬥牛冠軍》(The Champion of Bullfighter)，克利斯·馬斯(Keris Mas)的《來自古瓦拉·斯曼丹的未來領袖》(A Would-Be Leader from Kuala Semantan)等等。

外國文訊

·讀書隨筆·

毀滅的預感

——葉賽寧與鄧肯之戀

石拾

我偶然見到一張美國舞蹈家鄧肯女士與蘇聯詩人葉賽寧的合影，便想到這眞是一段荒唐的、不幸的結合，同時也想到了他們的慘死。

葉賽寧是一九二五年自殺的，他是懷着幻滅的感情，很清醒地毀滅了自己的生命。他自殺的時候，先用繩圈套着脖子，再把繩子繫在暖氣管上，然後拉緊了繩子把自己勒死了。鄧肯呢？也是勒死的。她在法國同一位年輕的飛機架駛員騎着摩托車去兜風，脖子上圍着一條長紗巾纏到了後輪上，一代「舞后」竟被自己的紗巾勒死了。這意外的車禍發生在一九二七年，即葉賽寧死後的兩年。

鄧肯是一九二一年去蘇聯的。在這以前，她在事業上和愛情生活中正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她曾經消極地回顧

鄧肯與葉賽寧（一九二二年）

過這一段生活，以爲這世界對她說來已然死了，愛情也死了。恰好在這年的春天，莫斯科發給她一個電報，像是絕處逢生，電報中說：「只有蘇俄政府能了解你。到我們這裏來吧，我們替你建設學校。」（見《鄧肯自傳》）臨出發以前，鄧肯還到倫敦街頭去算命，星相家告訴她：她將在那個遙遠的地方得到許多奇怪的經驗，碰到許多困難，也會結婚……她就抱着在走投無路中不妨一試的心情奔向革命勝利後不久的蘇聯。果然，莫斯科給她創造了施展其藝術天才的良好條件，讓她負責培養一批新的舞蹈演員。同時，她又碰上了來自農村的詩人葉賽寧，很快地就生活在一起了。表面看來，她在事業和愛情兩方面都豐收了。這張合影攝於一九二二年，正是舞蹈家和詩人生活在一起的時候。然而，這種結合是很不幸的，他們不顧一切地相愛着，特別是葉賽寧，實際上已經預感到自己的毀滅，在一種十分空虛和不嚴肅的情況下互相麻醉而已。那時葉賽寧只有二十幾歲，他是一八九五年出生的，而鄧肯呢？她是一八七六年出生，當時已經快到五十歲了。

葉賽寧寫情詩獻給鄧肯，但在詩中他明明知道這種結合不會給自己帶來幸福，他絕望地唱道：

我本想在這個女人身上尋求幸福，

卻意料不到地找到了毀滅。

我不知道，愛情原來是傳染病，
我不知道，愛情原來是黑死症。
她瞇着一隻眼睛，走近我的身邊，
使我這個無賴終於神魂顛倒。

葉賽寧把自己比作無賴倒也合適。高爾基以爲，這首《啊，鄧肯》是葉賽寧用悲慘、又是十分猥褻的口吻來描繪鄧肯的。高爾基說，剛從農村來的葉賽寧還是樸實可愛的，而城市却毀了他：

「這是一個熱愛田野和森林、熱愛自己鄉村的天空、熱愛動物和花朵的農村青年、浪漫主義者、抒情詩人的悲劇。他出現在城市中，爲的是講述自己對原始生活的强烈的愛，講述這種生活的樸素的美。我是在葉賽寧剛開始認識城市的時候看到他的：不大的個子，優美的身材，淺色的鬈髮……天藍色的眼睛和整潔的衣飾……城市十分歡喜地接待了他，就像貪食者在正月接待草莓一樣。人們開始過分地和虛假地讚美他的詩句，就像爲君子和婊妒者所善於讚美的那樣。當時他不過十八歲，而在二十歲的時候，他已經在自己的鬈髮上戴着時髦的小禮帽，活像一個點心舖的掌柜了。朋友們灌他酒，女人們喝他的血。他是很早就感覺到，城市一定會毀滅他，而且以優美的詩句來描寫這一點。」

高爾基的這一段話，寫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是他回答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的詢問。高爾基大概認爲在喝葉賽寧血的女人中就有鄧肯：「他（指葉賽寧）雖然始終是一個獨創的抒情詩人，但同時又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無賴，——我覺得他要無賴，是由於絕望，由於對毀滅的預感，也由於對城市的報復心。我以爲，他同阿賽朵拉·鄧肯老太婆搞戀愛，對於他是致命的。」高爾基認爲葉賽寧的悲劇是極有代表性的。葉賽寧無法戰勝他的絕望，他在臨死以前，用血寫了八行詩，其中兩行便這樣說：

在我們的生活中死並不算新鮮，
可是活着當然也不算新鮮。

葉賽寧的死不是偶然的。十月革命前，他參加過俄國資產階級意象派的文學團體，有不滿現實的要求。十月革命時，他嚮往新的暴風雨，但並不理解革命，盡管他也熱情地寫了長詩《蘇維埃俄羅斯》。葉賽寧的死當然不僅因爲鄧肯，所以魯迅先生說：「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爲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子是詩人葉遂寧的自殺……」又說：「聽

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賽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自殺的原因之一。」魯迅先生對葉賽寧之死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自殺的悲劇正說明他從一開始就不是一位眞正的革命詩人。浪漫和狂熱，不僅不能使他擺脫絕望，反而加速了他的毀滅，這是詩人無可挽回的一個悲劇。

鄧肯是怎樣看待葉賽寧的死呢？我們在她寫的《鄧肯自傳》裏是找不到的。因爲她的這部自傳是在她去莫斯科以前，也就是她生活最潦倒的時候寫的，書的最後一頁恰恰結束到她準備到莫斯科去尋求新的生活。原來鄧肯女士還要寫一本書《旅俄兩年》，當然會寫到同那個活像「黠心舖的掌柜」的人結合，而且一定會寫得淋漓盡致，因爲在《鄧肯自傳》裏寫到她個人的感情生活時，她一向是毫不隱諱，可以說是忠實和大胆的，然而她的這個願望終於未能實現。聽說，後來鄧肯的知己曾經寫了一本《外人不知道的故事》，也許會談到她在莫斯科的一些往事吧。

《海洋文藝叢書》十三種

湖光山色之間	黃蒙田著	港幣三元五角
現代中國作家選論	余惠著	港幣五元五角
塔爾卡的良宵	杜漸譯	港幣五元五角
黑姑娘	李昕譯	港幣五元五角
逆弟	金依著	港幣五元五角
茶座文談	章玉著	港幣五元二角
花葉絮語	葉著	港幣六元二角
西瓜成熟的時候	海嘯著	港幣五元四角
都市人	劉於斯著	港幣五元五角
國際作家風貌	何達著	港幣五元
愛情的俯衝	阮朗著	港幣六元
名流	李輝英著	港幣六元五角
新貴	李汝琳著	港幣六元五角

《海洋詩叢》一種

唱一支共同的歌　秦松著　港幣四元

香港海洋文藝社出版

彩色的詩

——讀「林風眠畫集」

艾青

畫家和詩人
有共同的眼睛
通過靈魂的窗戶
向世界尋求意境

色彩寫的詩
光和色的交錯——
他的每一幅畫
給我們以誘人的歡欣

他所傾心的
是日常所見的風景
水草叢生的潮濕地帶
明淨的倒影，濃重的雲層

大自然的歌手
籬笆圍住的農舍
有一片藍色的幽靜
遠處是遠山的灰青

山麓的溪澗和亂石
暮色蒼茫中的松林
既粗獷而又蒼勁
使畫面濃郁而深沉

也有堤柳的嫩綠
也有秋日的橙紅
也有荒涼的野渡
也有拉網的漁人

對蘆葦有難解的感情
從鷺鷥和蘆葦求得和諧
迎風疾飛的秋鶩
從低壓的雲加强悲鬱的氣氛

具有慧眼的貓頭鷹
抖動翅膀的魚鷹

從公鷄找到民間剪紙的單純
從喧鬧的小鳥找到兒童畫的天眞

新的花，新的鳥
新的構思，新的造型
大理花的艷紅，向日葵的粉黃
潔白的荷花，綉球花的素淨

檸檬嫩黃，蘋果靑靑
櫻花林中，小鳥啼鳴
線條中有節奏
色彩中有音韻

凌亂中求統一
參錯中求平衡
玻璃的杯子，玻璃的缸
細頸的古瓶，古裝的美人

泥色皮膚的少女
在彈奏古箏

如紗的衣裙
柔如夢，輕如雲

深刻地觀察對象
具備激越的感情
更有裝飾畫的趣味
力求樸素而又鮮明

堅持自己的風格
最痛恨守舊因循
在技法上不斷探索
破除對傳統的迷信

從石濤到白石老人
從塞尙到戈庚
不斷地擴大視野
具有大無畏的精神

他所給予我們的
是他所最喜愛的

他以忠誠的心
唱出最美的歌聲

但是在十年的災難歲月
他受到四年的監禁
渡過的是寂寞和痛苦
冷酷的迫害和無情的否定

如今已近八十的高齡
終於得到了平反改正
即使在遙遠的異邦
對祖國的懷念更深沉

繪畫領域中的抒情詩人
抱着最堅定的信心
離開了自由創作
談不上藝術生命

一九七九年冬北京

樹和飛鳥及其他

秦松

七隻飛鳥

每個人都有七隻飛鳥
飛旋成一週 一年 一生
然而我已有四隻出租給別人
她們筋疲力竭
再無飛翔的能力
只有三隻是健康的
可以自由的飛翔在
我思想的領空
（雖然全速飛行
僅能飛成一個半圓）

歌唱在你的門窗外
爲失去自由的四隻傷殘的鳥
爲七隻飛鳥全失的更多的人們
也常飛行在人行道上
讓你即使在我的半徑
也能親近她

一九七九，六，一，在紐約。

咖啡與糖

一

給遠在東海邊的友人
如喝一杯不加糖的
不加糖的濃咖啡
沒有回聲
只有不停的思潮滾浪
等天明
把我昨夜燈下的懷思
連同早晨的曙色
一起投進郵箱
寄向未知的遠方

二

天色微亮

灰藍的天幕上
流雲的行踪
仍然是如此的飄忽
工作整夜的燈
合上她的眼睛
要去休息了
太陽還未起身
有比太陽更早起的
工作的人羣
去繼續燈的未完工作

三

錯把白糖撒進我的烟灰缸
烟灰凝結成肥沃的泥土
棕色的烟頭都開放出
一朵朵白色的小花
烟灰缸就成了
我美麗的盆栽了
盆栽的旁邊
一杯黑色的咖啡
習慣的在等着
等着忘了放進的白糖
在未飲她之前
已聽到她向我抗議的潮聲

一九七九，六，三，在紐約。

燃燒的草

一遍燃燒的草上
躺着一具飛行的殘骸
醒着飛行的意志　和
飛行的渴望　在爭吵
擁抱一根點燃的火柴
如擁抱一次飛行的夢
身體在燃燒的草上睡着了
故事繼續在夢裏進行
醒來有紅艷艷的櫻花開了
開着海島上海鳥的嚮往
如那些未成年的醺酒的少年
飲夏日的驟雨　嘔沙的寂寞

一九七九，六，十，在紐約。

海之黃昏

枯守海邊的岩石
如一個風霜的老人
獨飲夕陽的紅酒
默然聽黃昏色之海叫
海叫如伊遙落的夢
如一個棄婦之飄泊
灰白的散髮　飄成
青烟　飄成　一陣風

一九七九，初夏，戲筆在紐約。

樹和飛鳥

我是植根北國雪地上的
一株燃燒的樹
你如一隻歌唱的飛鳥
驀然掠過我的枝梢
飛起一遍遼遠的青空
遼遠的青空的遼遠
遼遠而又親近的
如東半球上永恆的中國
我聽到你的呼吸
你的歌聲　一如我
我聽到你　一如
聽到北中國的松花江流
永遠的長白山色
載負過一個老故事
又唱起一支新歌　一如你
你　雪地上的春天
雪亮在你雪白的羽翼上
在你飛行的航綫上
雪亮在我燃燒的體內
在我火焰的枝葉上
當我從我燃燒中老去
當你也沉寂了你的歌聲
埋在地下的我的根鬚
仍然聽到沉寂的你
一如歌唱的你

一九七九，十一，十四，在紐約。

急景五首

李學鑫

急景傳長漏，重衾冷五更。枝高枯葉墜；雪積曉窗明。淳樸回天地，繁華不世情。閒居幽興極，凌旦繞階行。

晨興親鼎灶，細沏雨前茶。五好人能說；三餘學尚賒。絲蘭全葉吐，地栢偃枝斜。不缺油糧票？鄰翁問我家。

陽生冰凍解，吾屋暖如春。閉戶無來客，開函見可人。鷄豚村社足，超趕市朝新。昔說侏儒飽，今知孟不貧！（貧孟忽不貧。孟東野句。）

里巷歌聲繞，紅旗屋頂飄。園林含晚雪，風物勝前朝。聞道河魚賤，方知粳稻饒。養生愧諸老，曳杖出茶寮。

耽讀逢今聖，養魚汲活泉。一山皆瑪瑙（室供兩花台石。兩花台俗稱瑪瑙山。），多士盡珉瑤。醉月寒暉裏，迎春瑞雪邊。暮年懷壯志，高揖謝羣賢。

賭的速寫

原甸

一

賭在我們的社會上
是最有共鳴的語言……
它統一了　一切富者與貧者
它統一了　一切年齡的距離——

不管你是白髮蒼蒼的老者
或者是弱冠的少年
賭又是最有黏性的土敏土
頃刻間它能封平了
人與人　心與心　的空間——
你坐在茶室裏
面對着任何陌生的茶客
只要你打開賭的話閘子
陌生者與陌生者之間
頃刻間便有滔滔不絕的
共同的語言……

二

不懂賭的人
在我們的社會上
遲早將寂寞至死……

在熱鬧的場合
你將是孤獨的聾子和孤獨的啞子
興奮或沮喪搖撼衆人的時刻
你這聾子和啞子又木然如傻子
你縱有寫學術論文的文才
但在報上大版大版的賭訊之前
你又是識字的文盲　開眼的瞎子

三

不懂賭的人
在我們的社會上
終將——
不死便癲……

從小學時代開始被教導的觀念
如今在生活中天天受着嚴峻的考驗
事實不斷在撾打着
義正詞嚴的辭典
一個「貝」從一個「者」的字呵
你說它是「褒」義？
或者　或者該「貶」？

老師　請放下您的教鞭
請聽我說——
它是戴着顯赫的皇冠
它是出入於高貴華麗的殿堂
它是至高無上的「娛樂」
又從事着菩薩似的「福利」、「慈善」……

四

賭在我們的社會上
是最有共鳴的語言……

不懂賭的人
在我們的社會上
遲早將寂寞至死
或者——
或者不死便顛……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給榕樹

雁翼

贊美你榕樹，贊美你一片濃蔭，
忍烈日曝晒，却把清凉給予旅人。
養育你的並不是肥沃的泥土呵，
而是路旁岩石，堅硬而且瘠貧。
是誰把你帶到這裏，難道是風，
無意的給你安排了這不幸的命運？
但你並沒有抱怨，也沒有呻吟，
默默的在不能生存的地方生存。
是柔韌的根支持着美麗的夢——
在烈日如火的南國造一片綠色的雲。
於是，當岩石吝嗇的不能給你什麼，
你就伸出氣根，在空氣裏吸取養分。
因爲你知道，再難再苦也不能死，
你死了就會痛碎千萬顆旅人的心

一九七九年九月於廣州

寒夜

洪荒

夜的交易

再亮再繽紛的霓虹燈
也推不開夜幕沉沉
暗影溶化了羞恥
銅綠蛀蝕着靈魂
多少詭異的交易
以魔術師的手指
把寸寸光陰都點作黃金
除了汚染的空氣
一切都變成商品
畫師出賣色彩
歌者出賣聲音
明星出賣青春
燈影下沽量廉價的肉體
密室裏零售有限的良心
在那些人眼中　錢啊
是孫悟空的金箍棒
哪吒的風火輪
可以橫行無阻
隨意駕霧騰雲
但金山也擋不住
死亡的陰影降臨
黑夜裏燒幾柱香
虔誠禱告錢能通神
爲了訂購來生的幸福
預先賄賂天上的仙人

女侍應

飄飄的裙子
嫵媚的笑臉

襯着碧綠的地毯
嬌艷如一朵紅蓮

必須用脂粉
遮蓋悲哀的容顏
任賓客喧嘩調笑
默默俯首無言

纖纖的素手
擺開千百桌盛宴
在桌椅的迷陣中旋轉
旋走了春天
轉過了秋天

晃動的燈光
晃動的酒杯
晃動暈眩的雙眼
驀然驚醒
一晃過去多少年

夜深人散後
剩下杯盤狼籍的桌面
颯颯秋風裏
淒淒冷冷
一隻失羣的孤雁

露宿者

折斷了骨頭的雨傘
塞進垃圾桶
倒光了啤酒的空瓶
扔在馬路中

鋼筋水泥的天橋下
不見流泉淙淙
只有車聲隆隆
萬千車輪馳過頭頂
輾過每一根神經

露宿者閉目不動
似入定的老僧
背靠橋墩
面迎萬里風聲

蕭蕭的白髮
掃不開烟塵迷濛
襤褸的襟袖
攬不住消逝的春風
頹然倒臥鬧市
在永不停息的車聲中
蜷縮成蟲

街對面燈影朦朧
銀行光亮的牆壁上
映照着燦爛的霓虹
縱有艷麗的色彩
開不出忘憂之花
幻不成溫暖的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陽朔情思（四首）

柯原

陽朔小咏

羣峯是碧綠的花瓣，
輕輕捧起秀麗的山城，
從天外遙遙飛來，
一羣羣金色的蜜蜂。
走在朝陽的街道上，
就像飛過顫動的花心，
那怕短短的逗留，
也沾得濃香一身。

來吧，蜜般的畫意，
釀吧，蜜般的詩情，
陽朔是不凋的花，
四時花蜜採不盡。

請辛勤的蜜蜂，
帶着花粉飛行，
織起萬里友誼橋，
天涯今日咫尺親。

陽朔畫窗樓

登上陽朔畫窗樓，
一扇窗呵畫一方。

陽朔風光千幅畫，
問你樓有幾扇窗。

走陽朔呵觀山水，
恍如置身在畫廊，
推開座座樓台千扇窗，
窗窗皆有畫一方。

望不盡呵千窗畫，
千扇窗又在畫中藏，
何處能裝下如許畫，
只有那心靈扇扇窗。

一雙雙游人的眼睛，
五洲飛來的扇扇窗，
裝下這碧蓮千朵，
裝下這水色山光。

連同那玲瓏的畫窗樓，
連同那游人影雙雙，
都一起收進這畫窗，
又在心中連成長長的畫廊。

碧蓮峯

遙望似一輪明鏡，
映出了微波漣漪；
迴首似春花含苞，
煥發出蓬勃生機；
側看却又是一朵碧蓮，
灕江邊亭亭玉立。

呵，妳是一朵變幻的雲彩，
還是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
清風來時百媚生，
舞裙曳處千姿起。
晨昏觀山景不同，
陰晴烟雨態多異。
日日觀山總不厭，
遠近高低皆奇趣。
呵，我問碧蓮峯，
妳怎有這百態千姿？
碧蓮峯答我，
去問那石壁上千百詩詞。

人人觀景景不同，
首首題詩詩各異，
大自然給我千件霓裳羽衣，
引出了百代詩情畫意；
千百詩詞如繽紛花雨，
把我打扮得更秀美清麗。

東郎山與西郎山

漓水榮迴傳佳話，
都道東郎與西郎，
青山四座如人立，
情歌一曲飛八方。

我看見

（加拿大）梁楚

我看見
一個老農夫
赤着銅褐的膊
俯首及胸，雙手彎後
拖着一車紅磚
一步
一步
征服
長路

我又看見
一個老農婦
扯着腰
推着一車石子
草帽的黑圈布
一蕩
一蕩
隨着老農夫的腳步

啊，老農夫，老農婦
我原是你們中間的一個
我怎忍坐着外賓車
揚塵而過
讓我下來呀
讓我下來
替你們推一把
那怕，細小無力的我
給不了你們多大的幫助

東郎西郎親兄弟，
愛上了小姑玉姑姊妹倆，
對歌對到星星出，
姊妹相攜回村莊。

東郎西郎隨後追，
歌聲笑語洒路旁，
倏地山洪洶湧來，
濁浪阻住兄弟倆。

有情何懼風波險，
西郎飛步涉急浪，
拱手拜姑姑迴眸，
青山成對影成雙。

東郎猶豫遲一步，
山洪洶湧成大江，
情人隔江化成山，
朝朝暮暮空相望。

呵，敢闖愛河風與浪，
才有小姑伴西郎，
莫學東郎舉步遲，
佇立千年永惆悵……

（註）東郎山，西郎山，小姑山，玉姑山，均在陽朔。西郎山對小姑山，作拱手求愛狀。東郎山與玉姑山，隔漓江相望。

那一天

（外一首）

蔡其矯

那一天

那一天，春桃盛開
在郊外傍着紅磚屋，
向晴空和暖日
照耀如淡紅的霧，
有明眸燦笑
你手扶桃樹。

那一天，石頭的廊下
再無荒涼與寂寞，
響着急促的音調
你將過去訴說。

那一天，半山的岩上
斜陽映照你的輪廓，
多麼俏麗那暗影，
多麼光輝那遠處。

無題

你相信嗎
我從你閃亮的髮際
看見紅花遍地
金星滿天
有如遠古狂歡的仲夏夜？

你相信嗎
我從你瞬間的眼色
聽見浪濤湧昇
風帆飛馳
預告明天不尋常的行程？

你相信嗎
歷史的規律永遠是
新生的必成花地
老朽的只有廢墟？

海・雪

中申

海

我從南方回到北國，心裏想着大海，
我的心呀還留在海邊沒有回來；
耳邊還有大海的濤聲轟然鳴响，
眼前還看得見波浪翻滾，洶湧澎湃。

世人有誰能比得上大海的襟懷？
人是渺小的，請看海的那副氣概；
誰能說出它多深、多廣，有多少蘊藏？
正因如此我才對它有着最大的崇拜。

雪

寶石在黑夜裏也會發出璀璨的光彩，
它能夠經得住泥土長時間的掩埋；
用什麼贊美海？語言顯得乏力而蒼白，
海不需要贊美，本身就是偉大的存在！

我在炎熱的南方，思念着北方的白雪，
小小的六邊形，多麼勻稱的排列；
輕盈、文靜，降落在人間世界，
沒有影子，每一顆都那麼皎潔。

來時平平常常，去時也不轟轟烈烈，
溶化在泥土裏，一點也不自命卓絕；
化做一滴水珠，滋潤着種子，
等待着春暖花開，萬物萌動的季節。

我從未想過做出人頭地的豪傑，
沒有豐功偉業，死後也不需要碑碣；
只願把自己當做一片平凡的雪花，
讓人想起來，同時想到的就是純潔。

湛江湖光岩

雷霆

環形的山，松林颯颯作响，
鏡似的湖，水面閃閃發光。
山路上裝點幾處古廟，
湖岸上飄來陣陣花香。
我愛這寧靜之鄉，
我願這寧靜地久天長。

誰會想到這曾是一座爆發的火山，
噴射出毀滅一切的岩漿？
誰又能預料那難以忍受的壓力，
有一天再迫使火山冲騰奔放？
即使如此，我也不會悲觀，
千萬年後又是一片山色湖光。

一九七九年三月廣州沙面

說星火着對球地

邵燕祥

在滿天的繁星中間，我尋找着你，
我凝視着你，你知道嗎？
誰說你遠在天邊，
你是這樣地熱烈而分明。

在一長串的日子以前，
我們曾經這樣相近，
「假如能長久地互相照耀……」
那時我輕聲呼喚，沒有應聲。

……閃笑的睫毛，握手的餘溫，
交臂錯過的一瞬，永遠難了的衷情……
在太陽系裏，我愉快而矜持地運行，
但是誰懂得這種難言的隱痛！

許多的歲月飛逝了，
我們都經歷了許多的里程；
在這銀河當空的八月的夜晚，
我們又一次這樣相近。

你看我什麼變了、什麼沒有變？
你可望見我望你的眼睛？
說是近，却還是這樣遙遠，
未來的歲月又是這樣無窮。

今夜，天地間這樣安靜，
只有一顆星在說話，對着另一顆星。
是不是所有的星，全都夜夜闔不上眼？
是不是所有的星，全都燃燒着渴望的心？

消息

（外一首）

（印度尼西亞）鄭遠安

激盪可喜的消息
它解凍了冰河
像巨雷震醒塵寰
雲飄動　鳥飛鳴
人們喜氣歡騰
春風錠放大家的笑臉
都奔走相告啊
熱情的友誼溫暖人間

激盪可喜的消息
掃盡疑雲暗霧
以彼此的坦誠
砸碎虛僞的圍牆
水漫流　鷗翔舞
讓我們歡呼　讓我們喝采
像溪流途中的砂礫愈多
我們吟唱的歌聲也愈响亮

海員的情書

妳被强拉走的那事
當我擁抱海洋
便須接受風浪的冲擊
如我擁抱妳
也得受生活的冲擊
這時我想告訴妳的　啊太多了

風暴剛被擊退
在折桅和裂帆下
我以汗臭和疲倦
寫這信給你

我僅能寫到這裏
因風暴又再來臨
如這封信有寫錯
是那惡浪又開始向我衝來了

我把愛意向海洋傳達
雖則惡浪要我觸礁
就像我愛妳那樣

短詩兩首

（雪梨）古　弦

未題

垂死的人要求尚活着的同伴
食他們的肉
有什麼比這要求更悲慘嗎？
糧盡　食水也乾枯了
而船仍然在海上漂浮　支援的手呢？
岸仍在遙遠
將屍體割成一塊塊吧
沉痛的嚼着，在極度的飢餓中
爲着保存一線生機
我們已比禽獸更禽獸

這是一場噩夢
永遠在心靈裏擴張直到走入墳墓
這是自由兩個字的代價

一九七九、四月澳洲雪梨

憶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一日

父親皺着滿臉的紋
站在岸上
怔怔的望着
即將遠去的船

迷濛的雨迷濛着整個船塢
沒有一聲再見

一九七九、八月雪梨

妻兒在卅多公里外
一個不被透露的地點
等待夜

母親在送弟弟下船後
便匆匆的離去

詩二首

汶舒（澳門）

寄

將思想的結晶　淨化
讓感情的逸靈　昇華
囑托清麗的白信封
緊緊地擁着
祈求傳情絢美的印花
沿途照管着
直到——
它在我愛人的手中
瀑瀉出我千般的愛
　萬頃的情
　以及千萬個郵吻

電　話

用注滿激情的指尖
輕觸妳穆靜之湖心
撥弄靈犀的隱碼
叩開詩心的神秘

且憑藉
迢遙縮結的一綫
心靈間淬語
暢然互通
兩道奔流的河
於是滙成蒼海

閩嶠行（上）

梁披雲

明發羅湖

老少同車閩嶠行，要從刦後覘新生。武夷山下千林曙，佇聽春風第一聲。

夜宿白雲賓館

賓館樓高夜語清，白雲小住記初程。明朝五嶺三山去，萬壑千岩總有情！

粵贛車中與任公聯句二首

霜晨烟景勝陽春，坐起凭聰縱目頻。紅樹青山白雲裏，揭來我亦畫中人。

岡巒起伏路橫斜，村舍星羅千百家。畫手何愁無粉本，漫山怒放白茶花。

過分水嶺

飛車直上白雲端，路轉峯回分水關。自是近鄉情更切，松杉深處一盤桓。

抵崇安

閩贛車馳幾百盤，仙霞淨處是崇安。溪雲也與迎歸客，一片氤氳湧翠巒。

游武夷十一首

重晤莫非隔世逢，寒暄訝對武夷峯。幔亭誰與談瀛海？翹首天都問采虹。

雄峯卅六九溪迂，猛憶詩人郁達夫。省識武夷奇絕處，獨留秀句小西湖。

怪石巉巖插碧天，鷺飛虵走欲齊肩。孫曾歷歷紛回首，澗語溪吟太古年。

日出雲開過曲潭，平林渡口漾晴嵐。詩聲畫色紛如許，溪轉峰環筆意酣。

風鬟霧鬢望依稀，玉女雲端正展眉。多事兜鍪長鵠立，鏡台終古屬瑤池。

溪雲起處幾桴橫，滿耳灘聲綠更清。畫手琴工應點首，元來造化是先生。

山水共誇天下奇，風姿如畫更如詩。浮嵐積翠何從寫？最是乍晴乍雨時。

摩霄拔地畫圖開，翠障珠簾打疊來。萬幅烟雲迷去住，人間是處少氛埃！

仙鄉風物信清嘉，草木靈奇亦足誇。一樹相思紅豆子，千莖瓦舍馬鈴花。

雲崖霧谷百花開，笑迓珊珊結伴回。移得幽蘭安海去，教它歲歲報春來。

碧水丹山氣勢雄，雲封烟鎖九霄中。幾時洞府開新徑？四海來瞻造化工！

入建甌

雷殷磨旋東復西，嶺頭過處與天齊。松杉高下翻林海，卓午雲開路不迷。

出古田

飛輪曉向福州奔，路出古田近夕曛。險阻崎嶇都已慣，期程正要夜行軍。

訪福州三首

閩江滾滾日朝東，虎踞龍蟠氣更雄。試上羅星塔頂望，萬山騰躍水雲中。

越郡潮州亦已語，湖名西子此其三。十年重攬溪山勝，噩夢初回笑語酣。

掃鴞驅鷹擧世驚，赴湯蹈火起民兵。則徐勛業終難誣，廟兒重新壯治城。

過南平

絕岸連山認劍津，斗牛光射想精神。能源潛發宏圖在，伏虎降龍看八閩！

桂林山水話

謝雨凝

灕江

畫展看得多了，可曾在水中觀看一幅又一幅的山水畫？這畫家是天空，無人比它更偉大，它的筆無處不在，它的畫紙無水不鋪。而且，世上又有哪個畫家用色會比它更能體現自然？

你有沒有跳進山水畫中去游泳的衝動呢？我有。——當你和我一樣坐在這船頭，裸着一雙赤足浸在冰涼的江水中，這時你是不會否定誰都有這一衝動的。

船在山峯頂上遊！——這是哪一個朝代的詩人的絕句？——當我坐在小船的甲板上，把一隻手伸入灘江，這一幅天然的水彩畫就給我的手搞碎，然後，我們的船又駛入另一個峯頂，……我想，我不是詩人，但當此情景，也會有作詩的衝動。

白雲，在碧綠的江水中爲什麼還會那麼白？這水是綠的。只有偉大的畫家才能把那顏色運用得如此神奇絕頂。

自從學懂了「目不暇給」這個形容詞，有哪幾次曾獲得這樣的感受呢？或許是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容易忘記，我好像只有這次在灘江上才有此體會：什麼卓筆山、竹筍山、蘋果山、九馬畫山……一個個地過，如走馬燈似地，這邊望望，那邊瞧瞧，瞻前顧後的，可眞的是難爲了眼睛，於是，我才體會到，這就是「目不暇給」了。

象形山

爲什麼叫疊綵？據說這山不但蒼翠，而且有一層一層的摺紋，就如一疋碧綠色的綢緞，從織機上徐徐而出，又一幅一幅地摺疊起來似的。

這名字不但美，而且富有生命。

所題「疊綵」二字，是蒼勁有力的，導遊姑娘說是一個雙目失明的八十四歲老人用口啣着筆「寫」成。這樣的提點，人人都不覺要停下步來仔細地看了。——我們都不是書法家，看什麼呢？原來是要看透一個殘缺老人對這座山的全部感情！

這隻駱駝的坐姿很美。在小孩眼中，駱駝的雙峯也是雄偉的，難道是你我都回復了童心！

多願爬上駱駝的雙峯間去坐一坐，請別說我童心未泯。然而，我想像得到，當我一旦坐上峯頂，駱駝已不成駱駝；儘管它不會跑，這又何必？所以，我還是省回氣力，用孩子似的眼光來瞻望那巍然矗立的雙峯。

是誰把牠的鼻子悄悄伸入江中？看，那水快被汲乾，而那象身上的翠綠，在陽光下那麼碧澄。莫不是這灕江水使牠脫掉褐色衣裳，換上碧綠的新裝！

這天地是如此恬靜。象也無言。要是象能申訴，一定說：灕江水決不會被汲乾的，不信，看明年春後，或許是你秋天來更好。

其實象的胸懷堪比灕江之水，誰到牠身邊來又不曾偷偷地跟牠拍過一張合照？

有沒有聽人說過「一枝獨秀」這個形容詞呢？

當我走到獨秀峯前，很自然想到「一枝獨秀」。

獨秀峯像什麼？什麼也不像，平平常常的，從地面一拔而起，身披疏落有致的小樹。據說，獨秀勝在勻稱自然、在平凡中顯出她的秀氣。

於是，我明白，「一枝獨秀」是什麼意思了。一切突出的東西，都是從平凡中才顯出顏色來。朋友，我有沒有猜錯了？

（一九七七年秋後遊桂林寫）

一位疲倦者的烏托邦

（阿根廷）佐治・路易・保治斯
李昕譯

烏托邦是希臘語，意思是並沒有這樣的地方。

——昆末多（Quevedo）（西班牙詩人）

佐治・路易・保治斯（Jorge Luis Borges）於一八九九年生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歐洲受教育。他是當代拉丁美洲主要作家之一，發表過不少詩歌、論文和短篇小說。一九六一年，他與森姆爾・畢奇特共獲國際出版家獎。一九六六年莫格拉姆・梅里特基金會爲了「他對文學的傑出貢獻」而頒予他「文學年獎」。一九七〇年，哥倫比亞大學及牛津大學分別授予他文學博士學銜；第二年，他又獲得兩年一度的第五屆耶路撒冷獎；一九七三年又獲得阿方蘇・雷斯獎。從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三年，他當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國家圖書館館長。

——譯者

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山，但地球上到處的平原却是一個樣。我正在這樣的平原上走着，心裏想不管這裏是得克薩斯也好，是俄克拉何馬也好，還是阿根廷的，被人稱之爲南美大草原的平原也好，其實都沒有什麼關係。我朝左看，朝右看，都看不到有柵欄，就像我在慢慢地朗誦詩人埃米利奧·奧黎的詩：

在無窮無盡的，令人敬畏的平原中心

接近巴西的邊境。

所說的一樣，草原在增長、在擴大。

道路不平坦，雨又下來了，我看到在兩、三百碼外有燈火，那是來自一間被樹木包圍着的長方形矮屋的燈火。開門的人個子那麼高，眞把我嚇了一跳。他穿着灰色衣服，我感到他是在等人。門上沒有鎖。

我們走進一間長形的房間，牆是木的，有一張桌子和一些椅子。天花板上吊着一盞發出黃光的燈。那張桌子使我覺得有點怪，桌子上放着一計時沙漏，它樣子奇特，除了在版畫之外，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樣子的。那個男人用手勢請我坐下。

我試用不同的語言，但仍無法與他溝通。到了最後，他開口了，說的是拉丁語。我暗自搜集從早期上學時學來的拉丁語，以準備和他交談。

「從你身上的衣服看來，我想你是來自另一世紀的，」他說：「不同的語言有助於不同的人民，甚至是戰爭。世界已回復到拉丁語，有人恐怕世界會再退化到法語、蘭姆斯語或巴比亞曼陶語，不過，這種冒險也不是馬上就出現的。就算是也無所謂，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都對我毫無興趣。」

我沒說話，而他又說道：「如果你不介意看着別人吃東西的話，和我一道吃好嗎？」

看到他已發現我的不安，我答應了。我們走過一條走廊，走到一間什麼都是用金屬製成的廚房裏。我們用托盆盛着晚餐回來——用碗盛着的玉米片，一串葡萄，一隻我不熟識的水果，味道有點像無花果，還有一大杯水。如果我沒記錯，晚餐並沒有麵包。主人的五官綫條很分明，而且他的眼睛有點異乎尋常。我無法忘記他那蒼白、嚴厲的面孔，而這副面孔我再也看不到了。他說話時沒有任何手勢。要用拉丁語交談使我不敢出聲，但我終於還是說了：「我這樣突然而來沒有令你驚奇嗎？」

「不！」他說：「我們從一個世紀到另一世紀也常接待這樣的客人。他們不會長留的。你最遲到明天就會回到

家裏的。」

他說話中的那種肯定的語氣令人安心。我覺得自己該作自我介紹了。「我叫尤多拉·亞斯維度，我生於一八九七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我七十歲，是英、美文學教授，也是幻想神話的作家。」

「我記得我看過兩篇幻想性質的神話，也不會覺得沒趣，」他說：「小人國是其中一篇，許多人都以爲它說的是眞的，還有另外一篇，不過我們還是不談事實的好，事實對人已無關緊要，它們僅僅是發明與推理的出發點。在我們的學校裏，我們學習懷疑與忘記的藝術——首先是忘記個人的和地區性的東西。我們生活在時間之中，時間是延續的，但我們盡量在單個時間內生存。對過去，我們只保留個別名字，這些名字會被語言遺失的。我們回避毫無意義的細節，我們既無日期，也無歷史，我們也沒有統計資料。你告訴我，你叫尤多拉，我沒法告訴你我的名字，因爲我只是被簡稱爲某人。」

「那麼，你父親的名字呢？」

「他沒有名字。」

在一邊牆上，我看到一個書架子，我隨便地翻開一本書，書上的字很清楚，但我無法辨認，而且都是手寫的。那種起角的字形使我想起了古代北歐字母，這種字母只用於書寫碑文。我考慮這些未來的人不光是比我們高，還比我們更靈巧。我本能地看看那個人的長長的手指。

「現在，你將會看到一樣你從未見過的東西，」他說。他遞給我一本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寫的《烏托邦》（Utopia），那是一五一八年在瑞士巴塞爾出版的版本，已經缺了不少頁。

有點傻裏傻氣地，我說：「這是一本印刷書，我家裏有兩千多本，雖然沒有一本像這本那樣古老，那樣有價值。」我高聲誦讀書的題目。

那個人哈哈大笑。「沒有人能讀兩千本書的。我活了四個世紀，我可沒讀過半打以上。何況，只有重讀，而不單單是讀，才是有意思的。印刷——現在已被廢除，因爲印刷導致使不需要的課文激增至令人頭昏腦脹的地步——是人類最糟的邪惡之一。」

「在我奇特的過去中，」我說：「迷信流行，每天從早到晚都會發生某些令人羞於無知的事件，行星上居住着集體的幽靈——加拿大，巴西，瑞士的剛果和共同市場。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些精神統一體之前的歷史，但是，當然了，他們對最近教師會議的細節却十分清楚，對外交關系

的中斷，或由秘書之秘書所擬的、包含一切精描細刻文字上的含糊不清的總統宣言也十分清楚。讀這些東西爲的是要忘記它，因爲，幾個小時之後，其他瑣事就會把它們抹掉的。在所有辦公室中，政治家的辦公室是最公開的，一個大使或內閣首相是這樣一類的殘廢者，他們需要用長長的、吵鬧的交通工具來運送，還得由摩托車隊及軍隊伴送，還引來不少興奮的攝影家。他們的腿好像已被砍斷了，我媽媽就常這麼說。圖片與印出來的文字比它們所代表的東西還要眞實，只有發表了的才有眞實性。存在就是被拍攝。這是我們對世界認識的開始、中間及結束。在我的過去中，人民是純樸的，他們相信某種商品是好的，因爲商品的製造者一再這樣聲明。打劫也是經常事，雖然誰都知道擁有金錢並不帶來更大幸福或心安理得。」

「錢？」那個男人響應我的話說：「再也沒人去挨窮了，貧窮一定是難以忍受的；也再沒有財富了，發財一定是一種最不舒適的粗鄙行爲。每一個人都有職業。」

「就像兔子那樣，」我說。

他看來並不理解我說的是什麼，繼續說下去：「也再沒有城市了。我曾發現過一個城市故址，看來毀掉也沒什麼損失。現在也沒有什麼個人財產了，也沒有遺產。到了一百歲，一個人成熟時，他就已準備好面對自己與孤獨。到了一定時候，他會養個孩子。」

「一個孩子嗎？」我問。

「是的，只是一個。沒有延續人類後代的理由。有些人認爲人是宇宙自覺性的神頭的一個器官，但誰也不能肯定，這樣的神頭眞正存在。地球上男人與女人的漸進式自殺或同時式自殺的好處與壞處，我相信，現在還有爭論。不過，還是回到我們剛才所說的吧。」

我同意了。

「到了一百歲，這個人再也不需要愛情和友誼，罪惡與死亡恐嚇不了他。他在練習哲學或數學，或者獨自玩象棋。當他想要時，他就自殺。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也是自己死亡的主宰。」

「這是一句引用語嗎？」我問。

「當然是了，我們現在只有引用語了，語言就是一種引用語的系統。」

「那麼，我們時代的偉大冒險——太空旅行又怎樣呢？」我問道。

「那樣的旅行在幾個世紀以前就放棄了。這些旅行確有值得欣賞之處，但我們却永不能排除這裏與現在。」他

微微一笑說：「何況所有的旅行都是佔有空間的，從一個星球到另一個星球就像橫跨道路到農場去一樣。當你進入這房間時，你就進行太空旅行了。」

「對的，」我說：「以前的人常提到化學物品及動物的。」

現在，這個人背向着我朝外看，在窗子外面，平原一片平靜，只見白雪與月光。

我提起勇氣說：「還有博物館和圖書館嗎？」

「沒有。我們盡力忘掉過去，挽歌除外。現在再也沒有死人的紀念會和雕像了，我們每一個人必須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藝術和科學。」

「那麼，每一個人都得成爲自己的蕭伯納，自己的耶穌基督，自己的亞基米德了。」

他默然表示同意。

「那政府又怎麼樣了？」

「根據傳統，政府也漸漸失去作用了。」他說：「他們過去號召選舉，宣戰，收稅，沒收財產，拘捕人，還竭力推行審查制度，但誰也不服從。新聞界不再發表有關政府的消息及圖片，政治家們可得尋找一分老老實實的職業了，有些成了不錯的滑稽演員或靈魂醫師。實際的過程自然遠比這樣的總結來得複雜。」他改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語氣繼續往下說：「我建了這一間房子，與別人的一模一樣，我影的這些傢具和所有的用具，我在這些田地裏勞動，這些田地以後又會被我不認識的人來耕種和改良。我可以讓你看幾樣東西嗎？」

我跟着他走到隔壁房間裏，他點燃了一盞燈，也像我第一眼看到的那盞一樣，從天花板上吊下來。在一個角落裏，我看到一把豎琴，上面還有幾根弦。在牆上掛着幾幅長方形的油畫，都是以黃色爲基調的，看來，不像出自一個人之手。

「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他說。

我仔細察看這些油畫，停在一幅最小的油畫面前。這一幅畫，似乎表示一種含有無窮意義的日落。

「如果你喜歡，你可以要了它，作爲一個未來朋友的留念，」他實事求是地說。

我謝了他。但是，還有幾幅令我感到不安的油畫，我不能說這些油畫是空白的，但也差不多近於空白的。

「這些油畫是用一些你們過去人的眼睛看不到的顏色畫的，」他說。

過了一會兒之後，當他精緻的手指撥動琴弦時，我只

是偶而聽到一、兩個音調。就在這時，敲門聲响了。

一個高高的女人和三、四個男人走進屋裏來了，別人會說他們是兄弟姊妹，或者是時間把他們變得相似了。我的主人首先對女人說：

「我早知道你們不會不來的。你們見過尼爾斯嗎？」

「有時見過，他像以前一樣熱衷於繪畫。」

「希望他比他父親更成功吧！」

拆除工作開始了。著作、圖畫、傢具、用具——什麼也沒留下，女人與男人一道幹。我眞爲自己的衰老而慚愧，我實在幫不了什麼忙。當我們携帶所有的東西走出屋外時，沒有人把門關上。我發現那間屋子具有馬鞍形的屋頂。

走了十五分鐘之後，我們向左轉，我看到遠處有一間塔樣的建築物，上面是個小圓頂。

「那是火葬場，」有人說：「裏面是致死室，據說是由一位慈善家發明的，我想他的名字是叫做阿道夫·希特拉吧。」

看守者爲我們打開了大門，到了這時他的高度已不令我驚訝了。我的主人與他交談了幾句，在他踏入火葬場之前，他向我們揮手道別。

「看來雪會更大了，」女人說。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墨西哥街上的我的書房裏，藏着這樣一幅畫，那是幾千年以後，某某人用今天遍佈星球的物質繪畫而成的畫。

美出版莎翁有關資料輯錄

秦毅

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與福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最近出版了有關莎士比亞的書，書名爲：《莎士比亞———地球與世界》（Shakespeare, the Globe & the World）書中圖文並茂，共二〇八頁，包括彩色插圖一六五幅，黑白插圖一七五幅。

福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目前正在美國各地舉行有關莎士比亞生平和作品展覽。該書是作爲這個展覽的參考資料而出版的。讀者可從書中看到有關莎士比亞的好多珍貴圖片和記述，如生平照片、莎翁作品的稀有版本、莎翁手稿、版畫、素描、圖畫、雕刻、服裝、舞台設計、提詞員用的手本、有關刊物，演出海報、影片、古玩以及其他記載莎翁表演藝術的起源和影響的大事記。

該書由世界著名的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斯胡恩巴烏姆（Schoenbaum）所主編。文字部分也由他執筆。他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描寫莎翁的生平，評述影響莎翁及其作品的環境、莎翁的劇本以及莎翁作品對世界戲劇和語言的經久不衰的影響。

吾老吾幼

金依

香港的「公共屋邨」，有「甲類」和「乙類」之分，雖然同是屋邨，「甲類」顯然比較「高級」一些，乾淨一些；而「乙類」呢？就難免骯髒些了。

所謂「骯髒」，是指一些公共地方而言，例如走廊和樓梯，垃圾是常掃常有，痰涎鼻涕不在話下，有時說不定還有孩子的便溺以及打翻在地又踏成爛泥狀的食物等等。

但這些公共地方，仍是屋邨孩子們的活動場所，大概這也是比較骯髒的一個原因吧。

冬日的中午，太陽把這海隅曬得暖洋洋的，氣溫升到二十四度，簡直是夏天一般了。

牛頭角下邨，靠牛頭角道這一邊。七樓。隔着窗花，一個影子在晃動，而且發出稚嫩的呼喊聲；初時不知他喊的什麼，只是重重覆覆地喊着，才聽出是：「出來了，出來了！」

是個男孩子，八九歲大吧，他正在走廊磚砌的窗花後面，看着前面「地下鐵」的牛頭角站，嚷着什麼「出來了」呢？是一列地下車。

地下車到了牛頭角站就鑽出地面，上天橋，直到觀塘。

這孩子叫着，喊着，獨自一個，沒人理睬他。他叫了一輪，手舞足蹈一輪。忽然又爬上走廊邊一截水喉管，從

氣窗的鐵絲網眼中向一間屋裏窺望。

擠迫的屋裏，前面是騎樓兼廚房，一邊是厠所。後面是臥室兼客廳兼飯廳，曲尺形擺了兩張雙格鐵床，雪櫃，洗衣機，電視機，電風扇，還有五桶櫃，剩下的地方不多了，可還擺了一張摺枱，幾張摺椅。

人呢？只有一個，是個老婆婆。坐在枱邊，一個人在吃飯。枱上只有一碟魚，電飯煲也放在枱上，電飯煲旁邊，一隻貓蹲在那裏。

老婆婆邊吃飯，邊把魚骨夾在這隻貓前面，貓就吃魚骨。

屋邨本來不容許養貓，但這隻貓是老婆婆唯一的良伴，雖然屋裏牆壁上掛着的「全家福」照片，老婆婆坐在中央，子子孫孫圍繞旁邊，却沒有這隻貓。但現在伴着老婆婆的，就只有這一隻貓了。

「咪！咪！」孩子在氣窗後面喊了。

貓警覺地看着氣窗，作狀要跳上去了。

氣窗下面，安着「岑門歷代祖先」的神位。

老婆婆放下筷子，一手按着貓，向着氣窗喊：「那個馬騮？快回去吃飯吧，莫又叫這貓去踐踏我的神枱！」

「哈哈，神枱貓屎呀！」孩子喊着，又跳下去了。

這孩子又跑到岑家鐵閘前，用手力搖鐵閘，搖了幾下，老婆婆放下飯碗出來，他才跑開了。

「又不知是誰家的馬騮！」岑婆婆喃喃地去收拾碗筷：「不用上學，也不用吃飯的嗎？昨晚還把我們的垃圾桶都丟到樓下去了！」

「嘻嘻，是我！」那孩子又從鐵閘下面仰起面孔，嘻皮笑臉，是扁鼻子，小眼睛，闊嘴巴，大耳朵，樣子醜得很，十足的頑皮相！

「是你這個馬騮精！」岑婆婆喊：「你是那層樓的？那一座的呢？怎麼攪到這裏？眞是有爺生，沒嫲教！」

「嘻嘻，嗚咪咪，貓兒出來呀！」孩子在喊：「咪，咪！」

「你還逗我的貓，我打死你！」岑婆婆頓着地，孩子却笑得更歡，搖着鐵閘。岑婆婆向門口走了幾步，這孩子才在地下一滾，蹓掉了。

「鵝綫仔，白痴仔！」岑婆婆在罵：「這座樓，都是這種鵝綫仔，白痴仔，全是有爺生，沒嫲教的！」

她一邊在罵，又聽見外面有孩子在「火牛房」旁邊踢球了。皮球砰砰的撞在牆上，好像要把牆撞穿一樣。再砰地一聲，掛在牆上的全家福照片，祖先神位全都搖一搖，

眞是厲害！

這回她知道是誰了，就是對面鄰家的大孩子，剛剛放學回來的。

「喂，你們要拆樓嗎？」岑婆婆隔着鐵閘喊，但是，沒有人聽見。

尚幸只是踢了一通，又跑掉了。

輪到幾個女孩子，踢踢撞撞的跑來跑去，也不知道在玩些什麼。

這是每天例常的事了。

白天，留在屋邨裏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他們分上下午上學——此外，還有一些家庭主婦。

不過，家庭主婦到外邊做工的也多了，除非給太幼小的孩子縛住。

孩子到七八歲，或者小些，那些主婦可以脫身，就跑到工廠去了。

正如岑婆婆這一家。兒子開工，媳婦也開工，孫兒孫女開工的開工，上學的上學，家裏每天都只剩下一個人和一隻貓兒。

岑婆婆七十多了，有點血壓高，又有胆石、風濕，不時發痛，頭暈肚痛時，家裏沒人照顧她。說話也沒人應答，只有同貓說話。

她在這屋邨住了好多年了，左鄰右里，孩子長大了的，父母都去做工，那些下午上學的，一早就喧鬧，那些上午上學的，中午回來就接班，眞是永無寧日。

但却並不是時時有人來騷擾岑婆婆的，就像此刻，火牛房旁邊的女孩子們發出間歇的踢踢撞撞脚步聲，嘻笑聲，並不像男孩子的足球那樣打在牆上，震人心魄，也不像剛才那個馬騮那樣，直接地在撩犯她，那麼，屋子裏仍然是安靜的，可以說靜得有點使岑婆婆發慌。

每天，她都要待好多個鐘頭，由早到晚，直到黃昏過後，人才陸續的回來。到了那時候，這屋子又會顯得過份擠迫，過份嘈雜。使岑婆婆頭暈眼花的電視機，不住地閃動着耀眼的光芒，發出震耳欲聾的聲浪。

還有，不一定每人都看電視的，兩個男孫和孫女常常吵嘴，做父母的也跟兒女吵嘴，三個孩子都出走過，都說：「沒有家庭溫暖！」

岑婆婆不知道孩子們是怎麼想的，不過，她也覺得兒媳都太「不顧家」，特別是媳婦，一直在外面做工的。孫兒自小由她這個做婆婆的照料，她這個媳婦並不當家庭主婦，而她又老了，孫兒都大了，也不聽她的話了。

正像今天一早，孫兒們開工的開工，上學的上學，他們都是出去一整天的，岑婆婆就喊：「多穿一件羊毛衫吧！」孫兒們却嚷着：「嬤綫！天氣報告氣溫二十四度，還穿羊毛衫？」把岑婆婆找出來的羊毛衫一件件的丟下，穿件單衫就都跑走了。

岑婆婆喊：「今晚會涼的！」沒人應。她又喊：「今晚誰不回來吃飯？」也沒人應。都走了。

她也不知道今晚煮多少米，他們總是不一定的，有時都不回來，有時全都回來。於是，許多時，不是剩得滿滿的冷飯，就是不夠飯吃。

岑婆婆又被埋怨，說她「老懵懂」。這個說，星期幾星期幾他是不回來的，那個說星期幾星期幾他要回來的，岑婆婆那記得這許多？而且他們說了，有時又不算數。

這還罷了，還有許多煩惱的事，她好心的執拾屋子，晚上人回來了，就招埋怨，說是把他們的東西攪亂了，有些什麼東西又找不着了，都說：「你別亂動我的東西了！」

岑婆婆越來越覺得自己老了，沒用了。早上，她到樓下曬曬太陽，活動活動筋骨，遇到的一些老人，也都在說這些：兒子不孝，媳婦不賢，孫兒不聽話。總之世道是變了。現在的後生，都不尊敬老人了。

屋邨有人組織老人去旅行，環遊新界，她也去了。大概只有這一日伴侶最多了。有一次，他們旅行時順便參觀了老人院。岑婆婆也曾想過，自己是不是也入了老人院？省得在家裏激氣。每次激氣時，她都這樣想，而且不時還說了出來：「你們送我入老人院吧！」但參觀了老人院，她又覺得老人院的生活雖然不壞，却總像有點凄凉似的，她又不想住入了。

她不是不知道兒媳和孫兒們爲什麼這樣忙碌，而且心情煩躁，少一個錢都過不了日子，少讀點書將來也很難立足社會。但正因他們都如許忙碌，岑婆婆雖然每晚都見着他們，但他們的事都跟她越來越不相干了。她漸漸有被遺忘的感覺，除了還可以給他們弄一頓飯——而且還受埋怨之外，她在這個家裏，簡直是可有可無了。

岑婆婆洗了碗筷，坐下來，在床底下拖出一個包袱，戴上眼鏡，她開始剪綫頭了。

每過幾天，就有人來交收，半個月出一次糧，糧錢不多，但却是她賺得的，她把錢存入銀行，老人金也每月給她過戶，只有這些，她還感覺自己的「存在」。

嫁到英國的的女兒很少信，做餐館實在是忙得很。另一個住在柴灣的兒子，只逢年過節才見見面，平日打電話

去家，也沒人聽。

岑婆婆常常想：「我可以死了，但又死不掉！」她有一個親戚住在長沙灣，年老多病，上吊死了。她又不致於到達那個地步。

她一邊在剪綫頭，一邊在冥思。貓睡在門邊，倚着鐵閘，大概那裏涼快。

岑婆婆看看鐘，還有老半天才有人回來。今天她又煮早了飯，不然，她做什麼呢？

「貓，咪，咪！」門口又有人叫了。

岑婆婆從老花眼鏡上面看去，又是那個馬騮精，扁鼻子，小眼睛，闊嘴巴，大耳朵。只一這回，却穿上了校服，揹着個書包，看來是要上學去，經過這裏的。

這馬騮精伸手撫着貓頭，貓也任由他撫着，岑婆婆見他只是撫那貓，沒有惡意，而且看他很快要走了，也不理會他了。但忽然，那孩子伸出雙手，把貓隔着鐵閘扯出去了。

貓喊叫起來，岑婆婆這才吃驚，丟下剪刀，脫了眼鏡，追了出來。

那孩子抱着貓，跑向電梯。

「喂，你別跑！」岑婆婆喊：「把貓還給我！」

但孩子只管跑，不理她。

岑婆婆追了幾步，發覺沒有關上門，便回頭去拉好鐵閘，然後去追那孩子。

她一直追到電梯前面，那孩子剛好抱着貓走入電梯，電梯門就合上了。

「喂，喂！」岑婆婆氣得用手擂電梯門，這孩子眞頑皮？沒好事做。如果把貓在樓下放了，這貓怎回來呢？不變成野貓了嗎？

她想搭另一架電梯，但旁邊的電梯還在樓下。

岑婆婆正彷徨、焦急，那孩子的電梯門又開了，孩子在裏面喊：「進來，把貓還你！」

岑婆婆連忙跑進去，只一進去，電梯門又合上了，而且往下降。

孩子把貓塞在她懷裏，一手又把電梯的緊急停止掣按住了。

電梯停了下來。

貓在岑婆婆懷裏掙扎着，牠顯然受了驚慌，不習慣這樣的環境。

「牠自己會回去的！」孩子說：「你放了牠，牠會從上面的洞裏爬出去，跳上去，然後自己回家。你試試看！」

「我不試！」岑婆婆生氣了，「你趕快送我上去，你爲什麼按停了電梯？」

「現在電梯是下去，」孩子道：「要到樓下後，你才可以上去的。」

「下去就下去，你還按停了幹嗎？」岑婆婆喊：「你這個百厭星，我拉你到管理處去。」

「拉吧！」那頑皮的傢伙笑着，又按了按下去的按鈕，但電梯却不動。

「我們困住了。」孩子喊道：「電梯不動了。」

「唉，眞是撞了邪！」岑婆婆喊：「快按警鐘吧！」

孩子便伸手按警鐘。按了一次又一次，但似乎沒聽見什麼聲響。

「你叫吧！」岑婆婆道：「大聲叫救命，也許有人聽見。你還不叫？」

「救命！」孩子果然叫起來，但他像是開玩笑的，一邊叫，一邊笑。

岑婆婆也叫着，但她氣力不夠，自己也知道聲音很小，於是，她就用手擂電梯。

叫了一輪，擂了一輪，一點沒有反應。岑婆婆自己也覺得疲乏了。

倒是那馬騮精力氣充沛，他在電梯裏跳，把電梯跳得隆隆作響，而且使電梯强烈地震動着。

「別跳了！」岑婆婆止住他：「你把電梯繩都要跳斷了，跌下去，你我都死的。」

而且那隻貓也被嚇怕了，在岑婆婆懷裏拚命掙扎。

孩子不跳了，倚着電梯壁，作有氣無力狀喊：「救——命——」他實際上一點不緊張，當作好玩的。

書包給丟在一旁，那書包漲鼓鼓的，不齊不整的，而且又髒得很。

這時候，岑婆婆才算看清楚這個孩子，只見他的校服很皺，根本沒有熨過，現在還沾上很多泥塵。她忙用手替他去拍時，却發覺那件白襯衫還是濕的。

「你怎麼穿濕的衣服？」岑婆婆道：「這樣會生病的，沒人教你的嗎？」

「我找不到第二件。」孩子道：「這件是今早才洗的，穿一會就乾了，不要緊！」

「是你媽給你穿的嗎？」岑婆婆想：這樣的母親，眞該罵。

「不，我姊姊。」孩子道：「是她今早才替我洗的，昨晚她加班，很晚才回來。」

「又是加班！」岑婆婆道：「你家還有什麼人？」

「爸爸，兩個姊姊，一個哥哥。」孩子道：「一個哥哥、一個姊姊都結了婚，現在家裏的是二姊姊，她也快要結婚了。」

「你媽媽呢？」岑婆婆問出了口，才想起也許不該問。果然，孩子沒有答話，也沒有表情。

這樣看來，這孩子家裏是沒有媽媽的了。

這個媽媽是死了呢？還是走了呢？見孩子不答話，岑婆婆也不便再問，只說：

「你二姊如果也結了婚，你家豈不只有你爸和你兩個嗎？」

「我怎麼知道？」孩子喊道：「也許我爸爸也結婚呢！」

「怎麼？你爸爸也結婚？」岑婆婆詫問：「你爸爸有多大年紀了呢？」

「不知道，」孩子道：「五十多了吧。阿婆，你呢？」

「我七十幾歲了。」岑婆婆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阿艮。」孩子道：「七十幾歲，太老了。」

「什麼太老了？」岑婆婆道：「你這話怎說？」

「我爸爸老是想找個女人。」阿艮看着岑婆婆，搖頭道：「如果你是五十幾歲就好了。」

岑婆婆又好氣又好笑，但忽然她又覺得這個沒有媽媽的孩子，身世跟自己一樣可憐。

（上）

遊曉港園四首

曾敏之

丙辰之夏，與畫家李雲作曉港半日游，互有唱和。

寂寂城南一小園，修篁怪石幾蕭然，曲欄三五池清淺，別有幽情聽露蟬。

臨池一樹紫薇斜，耐得炎威尚吐霞。如此芳蕤迎客笑，何須著意訪黃花！

蘚痕霜染影參差，翠色生涼欲上衣。曲徑風荷消俗慮，坐看青士可忘機。

胸中邱壑手中杯，數到清游第幾回？仰看流雲低論世，休辭更上越王臺。

藝人

李輝英

一

到底不知道，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曲，耳邊廂只是出現嗡嗡嗡的音節，很顯然，音節一點兒也不諧和。明白了，是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正在聚精會神的學唱呢，態度認眞，嚮往着不要再多的功夫，就可以在聽衆的面前讚他爲又紅又紫的歌星。

琴師的伴奏，手法純熟，恍如進入了另一個境界，自得其樂。你固然可以說：神經病麼，爲什麼要搖頭晃腦動個不停？靈感來了麼？

靈感來未來，先不去管它，要管的是琴師戛然而止，帶笑不笑的說道：

「又不是表演古典音樂，你何必那樣的緊張？鬆散點兒。你媽也是太不度德量力了，明知道兒子沒有天分，偏要在這條道上撈世界，自找麻煩罷了。不看在同鄉人的面子上，你估我願意由你浪費時間麼？」

男孩子停下了練唱，怯生生的直望着琴師出神，莫如叫他出街去買兩包花生米吃吃倒更好些。

琴師又對那男孩子說：「你媽最恨你是個男的，是個女的，變成媽媽的搖錢樹，多開心！女孩子聰明伶俐，會唱八九個歌兒，就可以應付裕如了，人長得漂亮，趁這時候嫁個大富老，平地一聲雷，飛黃騰達，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穿有穿，多美煞人。」

「就算生來是女的，我也不學唱，媽媽的想法多自私，多麼好笑！什麼馮寶寶啊，什麼蕭芳芳啊，就是不說方靜音。人家說，方靜音是逼死的，人世間活不下去了，想起了最後的一招，人活百歲終須死，黃泉路上大家一個樣，只不過早一時晚一時罷了。」

「住嘴！」琴師喝道，「小小的孩子，居然想到了自殺，該打你五十大板！」

「不是呀，是我聽來的，老師，別人都說了好多故事，只有你，一句也不說，你想埋到陰山背後麼？還有，我託你講人情，叫我媽放了我，你說過麼？她不是生我的親媽，我同她不一個心，掰開的饅頭合不上，深淺高低早就知道了，我不是傻瓜呀！我要找親媽去。世上只有親媽才眞心眞意疼兒子，養母又算得了什麼？……」

二

「住嘴，小福子，你媽來了！小福子媽，怎麼今天還未湊足人手？」琴師嬉皮笑臉的迎面問，「小福子這幾天大有進步，靈性多了。且不說時代曲不時代曲的，唱齣『文昭關』給你老解解悶兒可好？」

被指爲不是親媽的那個女人，穿了一身短打，腰細、臀圓、胸隆，一派走江湖的神態，外加上一對桃花眼，看到誰的臉上誰就受不住。誰準定心裏說：「好傢伙，好架式堂啊，人間天上倘若還有些須遺憾的話，那便是她唱起戲來時，板板眼眼且不說它，一聲豆沙喉，實在叫人聽得不順耳。總算還有個遮羞的，她學的是麒派，就是這個調調兒，各鄉鎮大小水陸碼頭，你還找不到第二份！說將就你就將就將就，講的是人情，說欣賞你就好好的欣賞罷，錯不大格。憑她那身功夫，再加上麒腔，陰死陽活到達了珠圓玉潤那個階段。再撈十五年，沒有問題。」眞說心裏話，就眞得給個公允的評定，惡意中傷，不必出此一途。再說中年人畢竟是中年人，不像年青姑娘水伶，中年人是個坎兒，再向前誇一步，當眞吃不消了，少年子弟江湖老，講的是男的，禁得起顚仆；若講女的，混得剛有了眉目，嫁的嫁，休息的休息，那段往日的榮華，一去而不復返了。有幾個女角兒嫁後復出的？就算是復出了，那羣昔日捧場的哥兒們也不再陪出熱腸來的，甚而還

有人總是生非，往台子上摔個臭鷄蛋的哈哈一笑者有之，以此惡作劇者有之，情勢之壞，不堪入目。這位中年麒派女藝人——恕我不該忘記介紹她的藝名了。說到藝名，關乎氣運，氣運好的。一生一世走紅，氣運壞的，一分一秒挪不動。人們說，她的藝名「霸一方」叫壞了，恩師所賜，不能不從。你想想，霸一方，口氣多小；雄甲一方哪有霸四方聲勢雄渾！嘴大的人應該是開口吃四方呀！正對勁兒，爲什麼計不出此？

說到這位恩師，確是霸一方的領路人，好傢伙，最後竟然把愛徒領到床上去了，續上了已故師娘的位子，心裏以爲此後可以享個後福的了，哪裏知道一連五胎都小產，各個不足月，有人說這是恩師的毛病，怨不得她。她只能唉聲嘆氣的喟嘆，一來二去她就此整上大烟了，自己毫無做爲，就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小福子的身上。小福子背後不知罵她多少壞話，人面前當然還讓個一句半句的，霸一方的權威，一天不如一天，世代變了，上哪裏去說理？有一次敲打小福子兩竹竿，他竟然去差館告了狀，結果判罰湯藥費五十元了事。出得差館，五十元不翼而飛，誰聽說養母賠藥錢給養子的說法，回家去再打他兩竹竿洩氣，這叫做饒頭。

霸一方一想到這裏就止不住啜泣，不管恩師夠不夠恩，留着他在世，替她支持門面總好過沒有强，瞎子算命說兩個人相尅，終於尅下了一方，大冷天再加上寒流也來湊熱鬧，連小福子這孩子都有點兒頂不住，何況半老頭子，又有癮，哪裏撐得住！第二天海上飄來浮屍，霸一方一搭眼就認出來了，但她用連連的搖頭否認了。她也猜到死者是癮發難忍，一狠心擺脫了人世的，就此再也不返了。

「我恨他！」霸一方回答探詢她的人，咬牙切齒的說，「他害了我這些年，到陰曹地府也不饒他！」

她確信陰曹地府的因果報應是靈驗的，那判官手中的生死簿，都是公平的，小鬼手拿的勾魂牌，更有無上的權威，她唱過這一路的戲，唱得多了，也就信得多了。因果報應，百試不爽。小福子不聽她的話，總有一天會報應上身的。

至於這位恩師，這半輩子不曾做過好事，他如果善終才眞的怪着呢。怪不怪的她不認屍，聰明絕頂，這一來免得收屍辦喪事，央求東、哀告西的多麼狼狽。

死的死了，陽世上走過些陽關大道，陰世上須得再過奈何橋，黃泉路上無老少，先走一步的爲大，後走一步的爲小，一切都等閻王老爺公斷罷。

霸一方究竟是個跑碼頭的藝人，拿得高，放得下，當她回到住的地方時，矢口否認浮屍與她有瓜葛，頭往床上一紮，人便倒了下去。過了一陣子，從飲泣當中慢吞吞的呻吟道：「小福子，加把勁兒，還有爺教，你就頂了檔，我們還得活着啊……」

三

活着有活着的生活方式，霸一方的生活方式，是昏昏迷迷過生活，無柴無米度春秋。先還是過一天推走兩晌，那裏料到以後的日子是天天往後推，一日三餐都可以壓在一邊，最急的東西莫過於燒鴉片。或者整一口白粉也是好的。吸毒和毒品也是物以類聚，白的、黑的、紅的什麼都行。

初時霸一方還隔三差五的上酒家賣唱，唱小嗓只聽不看，聽者照單全收，逢場做戲罷了。後來聽唱的客人趣味有些兒轉變，每逢點戲的時候，不點她的青衣、花旦的節目，獨獨點唱黑頭，名之爲客串。霸一方唱黑頭，並不是不行，學戲的時候，師傅就說過，提防客人捉狹，你非得露一兩手不可。霸一方早有準備，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大多取得買唱者的讚喝。

但客串畢竟只能客串，與唱本行本業的大不相同。其實聽衆點唱黑頭，乃是另有一景的，意思說：看你的面皮罷，老得皺紋一大堆，不害臊還唱青衣，羞不羞？如此這般，處處點唱大黑頭，她就處處唱黑頭，有時竟然不得不外送一段青衣。不服老可不行，特別是女人，特別是吃開口飯的女人。

到得有一天點唱的買家面對面喝倒彩的時候，霸一方哪裏受過這一套，三脚變做五步的跑上街頭，再拐三個斜巷，縱身跳落了避風塘，一死了之，再也不受這洋罪了。虧得塘裏的蛋家人心腸好，見死焉有不救之理，三下五除一，一退六二五的人人伸手，各個撐杆，七手八脚的總算把她救上來，功德無量。以後談起這段事，她還驚嚇得認眞的說：「塘裏有水鬼，引她去跳水，喝了一肚子水，再也不試第二次了。」

不跳第二次水，霸一方辦得到，惟有衆聽戶不再點唱她的節目，叫她忍無可忍。人老珠黃不值錢，藝人更厲害。中年婦人想到沒有子嗣的遺憾。小福子本是她的養子，無奈他不跟她一條心，有等於無，到得將來三長兩短的時候，會不會有人披麻戴孝，怎麼說得定呢？

她跟爺叔商量過這件事，爺叔先有些難於啓齒，過一刻，粗聲說道：

「嫂子你想得那麼遠，自討煩惱，到得兩眼一閉，不是都完蛋了麼？子女盡孝，休想！慢說是抱來的，就是

親生親養的，他不理你你又能怎麼樣？你就以爲咱們窮苦人是如此的，哪裏想得到有錢人家的不肖子孫更多，指望什麼？什麼都別指望。」

霸一方從此收了山，想現在，想未來，心知肚明。日子可不是好過的，一天一個現在。打發不了那個現在，就別想未來。生活就是那樣的殘酷！

有一天，霸一方從報紙上的小廣告裏，發現了生財之道，心中爲之一快。那小廣告是招收學唱時代曲的學生，屬業餘性質的，到府授唱、或來授唱者住處習唱，悉聽尊便，酬金面商。霸一方靈機一動，她何嘗不可以授唱京戲？她會唱的摺子戲，不下二十多段，以之授徒，誰說做不到得心應手的地步？

於是和爺叔商議起來，彷彿得到了新招似的。爺叔一聽，嘿然笑了一笑：「嫂子，這本來是你應走的道路，一家三口，貼補貼補也是好的，但你不出聲，我當然難於開口，現在由你自己提了出來，我跟小福子焉有不從之理。試着看罷。」

「一定行，」霸一方也笑起來：「學費怎麼個收法，也該商量商量。」

「當然要商量，劃一收費，不能你多我少，使學唱者心有不平。目前外籍人想學京戲的大有人在，賣唱吃不開，教唱生意一定不壞。再往好處想，跟哪個票房合作，拿固定酬勞，先就不必担心柴米油鹽，多麼好！嫂子，你教我也教，對付個八年五年的不困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啊。」

「好，好，爺叔，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小福子呢，怎麼安排？」

「繼續學啊，不學，半路出家，什麼都學不好。學得差不多的時候，隔三差五的搭班子跑碼頭，增加點兒經驗、閱歷，再經過幾次大陣戰，也就無須多操心了。」

「壞就壞在這兒是粵劇世界，就算是你搞的京劇摺子戲，他們也不理睬你，當做沒有你，上海人好京戲的倒不少，偶而來了興緻，搞個堂會，並非奇事。可他們……」

「可他們並不熱心，對麼？」

「對，對，他們還不夠熱心……」

「就因爲這兒不是老上海，生活、興趣都收斂了些，日子不大容易過，生意大不容易做，總算此地的棉紗大廠家，操在上海人手裏，上海玩意兒有人看，有人聽，不是這樣，更不得了。」

「商家的事，完全外行，他們講本求利的，發得越多越得意，不會對我們高抬貴手或者另眼看待的。」

「一點兒都不錯，嫂子說的明白極了。」

「明白是明白，看運氣罷。」

「運氣？」爺叔直到這時，才從

他所坐的座位上跳起來，憤憤的叫道。

「運氣可賣多少錢一斤？爲什麼好運氣總握在大老板的手裏？爲什麼我們白白活了半輩子，沒有碰見過運氣？霸一方不行，霸四方也不行，嫂子你就別後悔。」爺叔拉長了臉，氣得一陣黑一陣紅的。他把身邊的胡琴推了一推，電話鈴聲一連串的響起來。

爺叔順手拿起電話聽筒，一連聲的應答着，等到應答完了，隨着放下了聽筒，罵了聲上海三字經。

「什麼人？」霸一方追問。

「還有誰，討厭鬼吧！」

「小福子？」

「是他告訴我，午飯不回來吃了。什麼好心人請他吃飯？最近以來前前後後足有五六次了。」

「虧得是男的，當初如果抱回個女的，可不得了了。」無精少神的霸一方說，一直注視着電話機，好像那東西引發了她的興趣似的。「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看來這個小攤攤快要玩完啦。男兒志在四方，小福子眞有志氣，我一定放他自由。」

「對，嫂子說的對。眼前，我們就照着剛才說的辦，且看我們的生意行不行。」

四

行，他們的想法沒有錯。他們再加上一個靈活運用，有學唱的教唱，有跑碼頭的搭班子，有做堂會的做堂會，有俱樂部邀請清唱的就唱清唱，霸一方勁頭十足，居然教起越劇、黃梅調和蘇攤來，唱工差些，因爲不是本行，但也唱到五七成，夠難得了。小福子似乎也一夜之間變了性，短期中學會了六七齣摺子戲，馬連良腔的借荆州，很討了些顧曲周郎的讚賞。

霸一方彷彿人得喜事精神爽，此後一連十多天，她都精神奕奕，令人刮目相看。公寓裏的小伙計，都說霸一方番生了，江山容易改，秉性最難移，移到一個新的境界，千年的鐵樹開了花。霸一方很得意，一陣一陣的笑，笑得直咳，笑得彎了腰。她半眞半假的對小伙計叫道：

「小精靈，你也有笑臉了，是不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我請你買一碗豬腸粉，你還橫眉竪眼的麼？」

小伙計不知怎樣回答才得體，但却一直的陪笑，用以緩和當前的局面。眼前眼後的且不講，小精靈背過臉去就罵霸一方，那可是事實。還有呢，正當霸一方上來毒癮像個熱鍋上的螞蟻爬時，小精靈就不免伸出雙手做出些鬼臉來戲弄對方了。

這時候，霸一方多半伸出一雙皺紋滿佈的手，顫顫的搖兩搖，要求緊跟緊的提出來：借五元錢，請小精靈

高抬貴手，替她解圍。小精靈早經熟透了她的招法，便有備而戰的步步爲營，節節後退，作法是學陸遜的火燒連營八百里。對手方則窮追猛打，必欲全殲敵軍而後快。錢借到手了，嘻嘻哈哈的只一幌，影兒都不見了，哪裏找得到人。

不，找得到，小精靈指到哪裏一定在哪裏，屢試不爽。這可以說是外買，其實也有內買呢，皆因賒欠太多，調動不動，只有遠交近攻了。一天代賣個五七包的伙計，對於霸一方分毫不讓，而且現款交易，賒欠麼一個大子兒也不行。掛賬初初掛過賬的，無奈越掛越多，直到有一天還清了掛賬，以後憑對手方罵上千言萬語，姜子牙穩坐釣魚台，就是不下來，不理不睬。

連貨物都沒個通融，更別指望借個三五元現鈔了。霸一方黑口黑面的直在屋地上兜圈子，行行復行行，實際行動做表現，嘴裏半句話也不多說，却露出了氣喘如牛的樣子，半天半晌也不停歇。嘴角上順勢淌出兩條白吐沫，活像臨時長出來兩隻小象牙。賬房先生看得一眞二切，替霸一方講人情，小精靈一句話頂了回去：

「你願意通融你通融，別拉別人下水！」

賬房先生無辜被撞，不免動了點兒火氣，他足可以加入霸一方的一邊的，支持她向小精靈講人情，自信央求來央求去的搞一陣子，小精靈不耐煩了，手一鬆，再一抬，說時遲那時快，兩隻滿是皺紋的手，猛然撲了過去，手到成擒的一幌兩幌的什麼都不見了。賬房先生除下花鏡，一板一眼的說道：

「小精靈，你折騰死人才開心，對麼？君子不食嗟來之食，玩笑開過火，傷陰功呀！」

「你這老毛蟲，有錢不外借，留着做老婆本，做棺材本，依我看莫如跟霸一方同床，一筆勾銷。……」

「看你的兩片嘴，信口雌黃，下流！」

「下流？我怎麼個下流法？不該借她錢麼？不該耍戲她麼？她是個無賴呀！」小精靈不服氣，本來還有話要說的，偏巧遇見爺叔同小福子一前一後進了屋門，把話岔開了。

爺叔搶了先，問賬房先生有沒有看見霸一方？賬房先生冷笑一聲。

「問小精靈吧？」

「問我？問我又怎樣？千言萬語都說盡了，我又借了她五元，本來決定不借的，後來，後來發了善心借了，動了賬房先生的說合人。」

五

「沒有辦法，不要强，好不起來。」

爺叔怒衝衝的說，把套在布套裏的胡琴向床上一摔，人像生了重病支撐不起一顆二斤米似的。「別再借錢給她，她欠下外面的賬太多了，預借了教戲的戲金，都不知什麼時候還得完，人不爭氣，好不起來的。慢慢扣戲金麼？莫如來個望梅止渴也許更實際些。」

賬房先生扮個鬼臉，目的在於引人發笑，但却失敗了，誰都笑不起來。

「現在是——」爺叔拉長腔接着說，「縱然望見了梅子，也解不了渴了。供一飢不能供百飽，偶一爲之，算是通融，未爲不可；像現在似的，東也借，西也借，越借越多，還指望有還清的一日麼，傻瓜！你那本賬她早已跟她一道帶去酆都城了。」爺叔表現出來的神情，是恨鐵不成鋼無可奈何的扮相，無可奈何就是無可奈何，拉也拉不回的。這段話，言之成理，不成理只有面對個瘋子。其實霸一方早已是一個瘋子了。

「瘋不瘋的且不管她，這個月的房租交得出就行。」賬房先生伸出右手，翻弄那本厚厚高高的流水賬，就像在聚精會神的查一筆數字，半天半晌也查不出來。「小福子，有一筆臨時掛賬，倒怕是你還定了。俗話說：父債子還，子債父——父不管。當爹的畢竟好過當兒子的。」

「去你的！」小福子拉下一幅長臉呼喝道，「他又不是我的爹媽，我是石縫子裏擠出來的，叫我還錢麼？沒那個份兒。」說罷，三脚兩步的跑了出去，彷彿忘記了什麼要辦的事情，使他忽然想起來似的。

爺叔伸手一拉，拉空了。賬房先生伸脚一絆，沒有絆上絲毫，小精靈也橫出一隻脚攔截，沒有用。他們之間交互看了一眼，啞了。話未出口，心知肚明的好像是說：「跑不多遠就會回來的。你估還有三宮六院讓出來招待他這位貴賓的麼？」

「怕只怕我說的話太多了，傷了小福子的自尊，一氣走天涯，不還賬款那就麻煩了。」

「麻煩在所難免，將來再說，賬款麼，我活一天就還一天，放心罷。」

「不是我不放心，是老板的臉色難看呀！好像欠他賬的都是有意爲難他的，豈有此理。」賬房先生說的是氣話，剛剛想起若要傳到老板的耳邊，不罵他一大頓才怪呢。

此刻小福子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來報告霸一方已經溺斃的消息，報上說是一具艷屍。小福子沒有說完，口不連聲的直麼問：「爺叔，她眞死了，我可去了一塊心病。鬼才學唱什麼時代曲！……」

早霞短笛

柯藍

小鐵舖

鄉下有一家小鐵舖。三四個鐵匠圍着通紅的火爐，不分日夜地敲打。

年青的鐵匠，高舉起雙臂，飛掄着鐵捶。小鐵舖裏頓時就亂飛着火星，發出了噹噹的響聲……

多耀眼的火星！多清脆的響聲！所有走過的人都停下來看了，一個小孩說：

「來！我們也來打鐵！我們也要發射火星，也要打出響聲……」

——寫於某小鎮

渡口

黃昏，我們來到驚險的黃河渡口，在河邊等着擺渡。看見那冲着冰塊的波濤，兩邊交聳入雲的天險，我們覺得人太渺小了。我們眞有點害怕了……

這時候，過來了擺渡的大木船。木船上立着一個銀髮的梢公。在大聲喊：要過河的，快上來吧。

木船以它古老的樣式，一身的風霜，在洶湧的波濤上搖擺着，發出喳喳的響聲。老梢公站在船頭，讓冷風吹動他的白髮，讓剛昇起的月光塡滿了他一臉的皺紋。在這沉靜的片刻裏，黃河滿天的風險，都在這船上，都在這梢公的身上……這一切使我們把自己都忘了。

這時候，我們就覺得黃河小了。我們從渡口上過來了。

——寫於黃河東岸

萬里波濤

滾滾的萬里波濤，永遠是這樣叫喊，嘘唏。

這不是萬里海洋，千萬個波濤是千萬個兄弟，千萬個姐妹，他們都是

海洋的兒女，在一塊玩耍，一塊擁抱……

它們在一塊比賽跳高、跳遠！看誰跳得遠，跳得高？它們在一塊比賽唱歌，看誰唱得更高？看誰笑得更好！它們又在一塊踢球，一會湧到東邊，一會又衝到西邊，看誰把那滾滾的水球抓牢？

滾滾的波濤喲，你們是在這無邊無際的土地上奔馳！使出你們所有的氣力吧。今天這所有的天地都是屬於你們的……

——寫於東海岸

流沙

海灘邊出現一片流沙，潔白的閃着亮光的流沙，在月光下更加寬廣。我們在這裏行走，彷彿行走在一片幻想的土地上。

那閃亮的是什麼？是無數的金星。就在我們的脚下。我們就像踏在無數的星星上。

那一片柔軟的發白的是什麼？是波浪式的流沙，就在我們的脚下，我們就像踏在天空又白又軟的白雲上。

可是我們在流沙上，行走不動。我們都搖搖晃晃。回頭看我們的脚印，也不像人的脚印……

我們不能在幻想的土地上生活。人不能生活在虛軟的幻想裏。

——寫於黃海邊

烈士的遺書

革命烈士的遺書，一字一句，聽聽都有聲音，拿在手裏也不知又有多重？看看，每一個字似乎也都在跳動……

烈士的遺書呵，是一個人在臨死之前的告別。他要把他的未來留下，把他的幻想留下，把他的幸福留下，把他的忠誠和他那顆跳動的心留下，他要把他的一切，分送給我們活着的每一個人……

於是，烈士的生命的種子，落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又開花了，又永生了。

——參觀大連烈士博物館寫

我們的船

我們航行在海上。船隻駛進了有暗湧的地方。我們看不見海面有大風大浪，海水却是這樣的翻騰，洶湧……

我們的大船像一只螞蟻，爬行在這個巨人的胸膛上。巨人的胸膛在呼吸着，吞吐着。我們把耳朵貼在船底，我們就聽見了各種各樣的音響！探知了巨人的秘密。

海洋的巨人呵。你躺睡在這裏，你的心胸包羅着億萬年代的歷史，埋藏着億萬人的歡樂和哀愁，於是你的

心才變得如此廣闊，如此沉靜而又翻騰。於是你才這麼喊着：「請勇敢的人到這裏來和我談心吧……」

——寫於六月過担杆島海石

日曆

新年的日曆，每次都像一個盛裝的客人，來到你的桌上。

過分繁忙的人，他是不來翻扯日曆的。他可以把今天和昨天放在一起。但過分閑散的人，他也不來翻扯日曆，他分不清今天和明天，他不注意今天和明天的不同……

讓我們還是按時來翻扯每天的日曆吧。它會告訴你許多你應該知道的事情。同時也有許多問題你要向它回答。它每天總會這樣問你：

「喂！你過得好嗎？你又付出一天的時間了！」

「喂！在這新的一天，你又給這個世界增添一些什麼呢？你做了什麼呢？」

這樣的問題，我們要用行動回答！

——給某友人

駝鈴

又大又重的響鈴，掛在高大的駱駝的長頸上。一搖一擺地發着響聲……

這是來自沙漠的聲音。它帶着沙漠的熱風，旅途的飢渴，和跋涉的疲憊，從塞外，從高原帶來向我的問候。

你又大又重的響鈴呵，你的響聲沉重但却清脆，你的響聲緩慢但却堅韌。我們是在漫長的歲月裏相識，又在艱苦的戰鬥中結成了難忘的友誼。你的聲音，曾經在睡夢中把我驚醒，使我重新投入戰鬥。你的聲音也曾經在無窮的跋涉中，不倦地陪伴我思索生活，尋找前進的道路……

——寫於深夜

海水

一小滴海水，一小滴發藍的海水，你純潔得像一顆珍珠。

你，一小滴海水，一小滴普通的海水，你本身却又是一個小小的世界。有多少人生的東西，溶解在你的血液裏，所以你是鹹的，你又是苦的。而儘管如此，却又有多少不滅的生命，生活在你這又鹹又苦的世界裏。他們被你哺養……

一小滴海水，如果我們把你拋回到海裏，我却又看不見你了。你沒有了，你成了大海。你洶湧、你澎湃。叫我們聽出你心裏有多少東西要向外傾吐？難道這就是你那顆又鹹又苦的心，發出的力量？……

不過我們誰又敢說海洋只是一個又鹹又苦的世界呢？

這也是一個咆哮的世界。一個洶

湧的世界，一個鬥爭的世界。海浪掀起了無數的生命，留着無數希望的水花，它們站起來了，它們向前跑去，永不回頭地奔跑。於是我們在這些海浪裏又認識了那一小滴海水……

這一滴海水在它們之中奔跑着，呼喊着。這一切我都聽得見，我覺得這是不滅的歌聲，長久地響在我的心底……

——寫於南海虎門要塞

火把接力賽

火把接力賽跑開始了。火把從這個人手裏傳到另一個人手裏……火把在黑暗的夜空劃出了一道明亮的紅綫。

火把接力賽的選手挑得多嚴格呵。是最年青的，是最健壯的，又是最敏捷的。

我說，生活的接力賽跑，這萬代相傳的接力賽跑呵，它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又是誰選派了這千千萬萬，無窮無盡的選手的呢？

聽，靜寂的世界，沒有給我任何回答。只有這個不滅的生活的火把，這個忠勇而又快樂的火把，這個充滿幻想而又勤勞的火把，這千千萬萬最後勝利的火把在燃燒，在我們的心裏燃燒。於是，世界的輪子在向前轉動了。

——寫於運動場

棵　樹*

春天，一個有經驗的老人，爬在樹上，拿着一把小斧在砍着，不停的砍着。把一些發綠的，長着嫩芽的樹枝砍下來了。砍得眞不少啊！樹枝都鋪了一地……

這裏是被一座矮牆圍起來的菓木園。老人每天爬在一株株的桃樹上，梨樹上，梅樹上，蘋菓樹上，砍着，修理着。彷彿是給一群孩子理髮。

於是菓木園變得整整齊齊的，不結實的樹枝砍掉了，將來的果子就會結得更好了。

——記菓木園小景

★棵樹即修理樹枝

通知大自然

我宣告：生活屬於人，人要征服一切。

在高空我們可以和流雲說話，跟大風雪玩耍。即使我們沒有翅膀，也能夠和飛鳥一樣，從高空來看森林，森林變小了。河流也變小了。大自然對我們都失去了秘密……

我要重覆一百遍：我們人要佔領一切。我們可以在地下自由來往，修造高大的房屋。即使我們沒有鱗甲，也能夠和魚群一樣，在水裏唱歌跳舞，在水的世界再造出一個太陽和一個月

亮。

我現在正式通知天空、海洋、山嶽和所有的一切：人永遠是眞正的主人。人的笑聲將充滿地球，以至地球以外無邊無際的所在……

——×月×日記

問好

問好！我向世界問好。那從我眼前飛過的。那在前面等着我的，那所有的一切，我都向你們問好。

我和飛逝的時間談話，我和過去的記憶談話，我和那屬於歷史的談話，我是問你們，關於生活的眞理。你們知道那屬於舊的，腐敗的必定滅亡，你們爲它們的死亡，唱着葬歌！所以我向你們問好。

我和走在前面的生活談話，我和那即將實現的幻想談話。我和那屬於未來的談話，我是問你們，關於生活的眞理。你們知道那屬於新生的、要求生存的必定成長，你們爲它的成長唱着讚歌！所以我向你們問好。

呵，問好，我站在過去和未來的中間，向你們問好。向我的四週發出各種不同的詢問、和叫喊……

——寫於泰山看日出之後

喬治巴里特的“論述小說”

擅寫諷喻短篇小說的羅馬尼亞作家喬治·巴里特（George Balaita），一九六五年時以一部《旅程》（The Journey）初登文壇，其後的代表作有：對人們的心理、性格探討的《關於伊安納斯卡的辯論》（Discussing about Ionescu）；情節詭秘的《銀陽之夜》（What's Happen in the Milk-Sun's Nignt）；眞實風格的論述小說《二日談》(The World in Two Days)。

近年，喬治·巴里特又已完成了一套三部曲的論述小說（Essay-Novel）。《不馴服的學徒》(The Disobedient Apprentice)是三部曲的第一篇，已經出版面世了。內容描寫在持久的革命行進中，一些英雄人物的情操，和他們的生活充滿曲折、夢想與無憾……等等。目的在於要求改進週圍環境中一些停止與僵化的狀態。（明華）

新設非洲著作獎

一家日本出版社 Kodansha Ltd. 的董事長 Shoichi Noma 獻贈十萬美元做爲一個新著作獎的基金。該獎金定名爲 Noma Award, 將頒發給在非洲印行著作的非洲作家。獎金值三千美元。將於八〇年開始頒發。往後每年頒發一次。

獎金將頒給三種優越著作：（一）學術著作，（二）兒童文學，（三）文藝作品（包括小說，戲劇，詩歌和評述非洲文學的論文）。但每年只發獎金給一種著作，三種著作輪流授獎。

該獎金已開始接受提名。

該獎金將在一九八〇年富蘭克福書籍展覽會上宣布。（米一筆）

受重視的《今代英語作家》

米一葦

在七一年至七三年間，紐約市聖馬丁出版社曾陸續出版了一套《現代英語作家》參考書（Contemporary Writ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主編是詹姆斯·維遜（James Vinson）。出版後獲得書評界好評，亦被美國圖書協會選爲一年一度最佳學術書刊（The Best Academic Books of the Year）。這是圖書館必備的標準工具書之一。

自七五年起，該書局着手修訂並印行第二版。第二版新書，也已獲得佳評如潮，並榮登美國圖書協會的最佳參考書寶座。

第一卷是《今代英語詩人》（Contemporary Poe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第二卷是《今代英語小說家》（Contemporary novelis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第三卷是《今代英語劇作家》（Contemporary Dramatis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每卷對內容處理和編排形式都是一致的。內容包括有①簡短「名人錄」（Who's who style）式的作家生平，記述作家出生日期，教育，過去和現任各職，各種組織會籍和通訊處等；②著作參考書目（a full bibliograpley），輯錄了對該作者著作的批評文字；③作者自述（the Author's comments），由作者自由敘述，大多數講述他們著作的選材含義，創作方法和創作目的，也有少許作者不寫自述的。書的主要部份是一篇署名的對作者著作的評論，長短不等，但很少超過兩頁。此外每卷的序文，闡述詩歌，小說，戲劇的現狀。據書評指出，評論與序文都是超水準的作品。

《今代詩人》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多了六百零六頁，共有一千八百四十九頁。第二版所收一千一百名詩人，這一版增補各人的新作。卷末附錄了《詩歌運動簡說》，闡述世界詩歌流派及各流派的主要詩人。同時也附錄了六〇年以來的英語詩集目錄共四百零八種。在第一版中筆者找到三位華籍詩人，他們名字的音譯是余添豐（Ee Tiang Hong），黃飛南（Wong Phui Nam）和黃梅（Wong May）。前兩位是馬來西亞詩人，余是教育家，黃是經濟學家。黃梅，筆者疑爲是女作家韓素音之養女，現居美國。第二版中沒有余的名字，但兩黃仍被錄取。

第二卷《今代小說家》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多了二百頁，同時增多了四十位小說家的傳記。短篇小說作者也包括在內，共收有作家六百餘名。

第三卷《今代劇作家》第二版也比第一版增添一百六十多頁。這主要是增補作家新作。除舞台劇本作者外，還附有電影劇本作者之部（Screen writers），廣播劇本作者之部（Radio writers），電視劇本作者之部（Television writers）和歌劇劇本作者之部（Musical librettists）。附錄有五十年代以來逝世的劇作家名表。顧名思義，這套參考書所錄取的作家是限於用英語寫作的作家。雖然範圍包括全世界，但所錄取的作家多數是來自英美兩國，其次爲澳，紐和前英國屬地的作家或是一些移居英美且以英語寫作者如朝鮮的Richard Kim。

去年底該套叢書又出版了《今代藝術家》（Contemporary Artists）一冊，錄取了一千三百藝術家，並有插圖一千二百五十幅。另有《二十世紀兒童文學作家》（20th Century Children's Writers）一冊，收錄了六百餘英語兒童文學作者。這兩本參考書的內容處理和編排形式，跟前述各冊是一模一樣的。同時所錄的藝術家與作家仍偏重于英美。

這套參考書同時還在英國由聖詹姆斯出版社發行。

元宵

新鳳霞

有一個老演員叫陳兆祥，是唱三花臉的。京劇、評劇、昆曲、梆子不擋，甚麼都會唱。

我跟他合演《雙婚配》，他演算命先生，我演何喜姐。劇情是何家娶親時新郎得病，其妹何喜姐代替哥哥拜堂的故事。

陳兆祥是個五六十歲的老演員，光頭，腦門兒特別亮，外號叫元宵。劇中有一場「算命」，是逗樂的戲。算命先生上場念：「求財問喜、逢凶化吉，問事何日娶妻？」用手摸到何喜姐又說：「問問大姑娘何日找女婿？」摸到何喜姐頭上作怪樣，然後把手向自己鼻子上一嗅。這種表演都是很庸俗下流，迎合觀衆低級趣味的。何喜姐拉着算命先生的棍子走圓場，算命先生摸何喜姐的手，何喜姐打他，他說：「我是摸摸棍子頭上有一個銅箍，怕叫小孩給擄走。」這些都是庸俗表演。然後進屋引見何喜姐母親，算命的先生雙手拿棍拱手作揖，故意打在何喜姐母親頭上。

算命開始了。算命先生沒有帶甚麼樂器，他哼着唱小調，用一個棍當三弦，他唱：「小大姐正十七，算命打卦是屬驢的……」何喜姐爲他糾正：「屬牛的」。「小大姐命運低，算命打卦尅女婿。小大姐心意高，靠山靠倒了，靠河靠乾了，靠……靠人靠跑了。」何喜姐打他，爲的是逗台下觀衆笑。

台上一般都是用椅墊子打，陳兆祥有個要求非要打的重才行。他有句台詞：「好哇！你們關上門打瞎子呀！」別人演算命先生都用椅墊子打，可他不然。他是光禿頭，他有個絕活，拿一塊一尺寬三尺長的木板兒打。這塊木板是後台衣箱的蓋子，就用這個箱蓋打他。還不能打在身上，要求打在他頭上。這麼大年紀的人了，又是光頭，打在頭上，我實在是下不去手。我總是不敢打他。他生氣了，叫我用力打。打得他頭上哐哐的山響，像打在木頭上一樣。這麼一大塊木板打在頭頂中間，夠疼的，要是血壓高，非打出人命來不可。

可他要求照着頭頂狠命打，打得越狠，聲音越響，台下叫好越凶！我很納悶，後來演何喜姐母親的演員說話了：「把他的兩手捆上打。」他不幹了。我才明白，原來他手裏拿着一個小木槌，藏在袖口裏，他讓我打他的禿光頭時，抬手一護頭用小槌接着。這樣小槌碰到木板上，木頭碰木頭發出響聲。台下看上去很眞實，每一下都打在他頭頂上。母親叫打他時把雙手捆起來，他就不能用這個小槌接着木板了。

陳兆祥要求我狠打！而且向台下作出用頭頂找木板的樣子，一連哐哐哐幾十下，台下掌聲如雷。觀衆這份高興呀！我心想要是漫畫家畫出來，一定會畫出打得火星四濺，好像一個鐵錘打在生銅上！

在這齣戲裏算命先生不是主角，可是他的禿光頭挨打是絕招。因此每次演出，大海報上要特別寫上：「陳兆祥演算

命先生，准帶眞打禿頭！」

有一次我又演這場戲，打不下去了。看他這麼大年紀，箱板子也眞夠重，一下子、一下子眞是夠他受哇！萬一一下沒接住，眞把他打死了怎麼好？我就手輕了。響聲不夠，他下場跟我大發脾氣，說我沒有配合好，非要求打的勁頭大些。財主朱胖子也來後台罵我，說我不配作演員：「打！就得眞打！台下觀衆就是看這個眞打來的！不敢打，你別唱了！」

在舊社會，這算是甚麼藝術？就是這樣邪門歪道。藝人爲了吃飯，眞可憐！陳兆祥大爺不是不痛，有時是眞會打上的，光亮的禿頭大木板打上去山響，能不痛嗎？爲了掙錢吃飯，這麼大年紀，就得這樣。台上打，台下叫好！喊着：「打的好！元宵要流糖了！元宵哇！咬住牙！別打出腦漿子來！……」

埃及小說《莎拉》在英出版受賞識

黃昏

最近在英國出版的小說《莎拉》（Sara）被認爲是對埃及作家亞拔士·馬莫特·艾爾——阿卡德（Abbas Mahmoud El- Akkad）的才華及時的賞識。艾爾——阿卡德的表現了他的博學的工作：鑽研歷史、宗教、哲學和文學，對阿拉伯現代文學作出很有意義的貢獻。在《莎拉》的《前言》中，他曾引用了這樣的句子：“文學是爲特定的社會階級所服務，並且在所有的文學形式中，小說是最適合於無產階級的。”但自己個人則以爲：文學尤其是小說，但不應遵照如此强加的、缺乏辨別的藝術觀點所規限。

《莎拉》是阿卡德唯一的小說。以描寫女主人翁莎拉和另一男主角哈敏（Hammam）兩人之間的關係爲內容，故事含有很多嚴肅的意義。哈敏同莎拉在一個充滿恐佈、互相利用和沮喪的環境中相識，書中刻劃他們相會時：“他怕他們可能會被別人見到。”他們相愛、嚮往自由，但在一個受着特定束縛的國家裏，他們的理想無法得到實現。他們缺乏一個有助於他們增進感情的社會環境。

哈敏是一個內心充滿矛盾的人，他想離開莎拉却又缺乏勇氣。作者對女人的態度，對西方讀者而言也許有些偏見，但這是東方人的典型。莎拉的無宗教信仰的自信，最後終令哈敏決定放棄她。在哈敏心中：“她現在已成爲一個有很多人追求的世俗女子，不再需要只接受一個人的愼慕了。”

聖馬可古堡

錢歌川

我在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二次往佛羅利達遊覽上次未到的地方，在邁亞米住了三天，看過國際民俗節的盛況之後，就北上往遊美國最老的古城聖奧古斯丁。那城中最大的古跡，就是聖馬可古堡（Castillo de San Marcos），其建築規模的宏遠，眞是見所未見，我在美國遊過不少的礮台古堡，但從未見過有這樣偉大的。

話說一五六五年九月八日，在喇叭狂吹，砲聲動地，七百個殖民者高聲歡呼之中，西班牙海軍上將麥冷德茲（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威風凜凜地踏上了新大陸的土地。國旗在海風中飄揚，神父羅伯茲作了感恩的莊嚴彌撒，麥冷德茲及其部屬跪下吻着十字架，接受了神父的祝福。麥冷德茲於是宣佈，這土地屬於西班牙國王菲力二世所有。聖奧古斯丁城就這樣建立了。

聖奧古斯丁到此早已不單是一個軍事前哨，雖則它的存在及前途，和砲台堡壘息息相關，但作爲一個城池，它已發展出它獨自的特性來了，所以現在古堡早已作廢，而古城巍然獨存。

聖馬可古堡的建築從一五六五年即已開始，在那以後的八年間，一共建了九個木造的堡壘，但由於地方潮濕，和粗製濫造，又累遭回祿，一個接一個地都傾毀了。在一

六六九年的時候，瑪麗亞那女王下令，興建一座堅固的堡壘。駐墨西哥的總督在一六七零年決定立即給聖奧古斯丁一萬二千皮索，以後每年支付一萬皮索，直到堡壘建成爲止。

今日我們看到的這座堡壘，是一六七二年開始興建的。在那年十月二日星期日下午四時光景，總督申多耶（Governor Cendoya）走到指定的地點，把鋤頭插入土中舉行破土典禮。從那以後約一百年中，雄踞美洲南部的那座偉大的堡壘，就開始形成。但建築過程，長年累月，曠日持久，是十分艱難的。

奠基典禮在破土後一個月舉行，全城男女老少，莫不歡喜若狂。奠基是很不容易的，因爲基地全是散沙而又低濕，入冬以後僱用的印第安人散工（peon）多得了傳染病，勞動力全失，總督請求女王從哈瓦那派遣三十個黑奴來，同時總督及其部屬，也親自參加勞動。他們掘了一個十七呎寬五呎深的壕溝，石工在打緊的沙底上，安放了兩排大的石塊，作爲基礎。工作進行很慢，因爲高潮打進壕溝，常有水患。他們要在基礎上，建築高達二十呎的圍牆。一年之後東南北三方面的牆都逐漸造起來了。到一六七三年夏東邊的牆已築到十二呎高，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 即墨西哥）方面，又送來一萬皮索，使工作可以繼續進行。總督要求女王把經費增加到一萬六千皮索一年，就可在四年內把堡壘建好，他說英國人正在作種種準備，打算要來進攻呢。

但建築工程愈來愈慢，因總督申多耶不幸逝世，由龐斯（Ponce）上校接任，當地的西班牙人對他沒有信任，在各方面他都遇上了麻煩。英國人在新大陸的勢力日漸增長，而當局對建堡工程又吝於付款。接着聖奧古斯丁又遭到一場可怕的風災，田園家屋，都被淹沒，井水汚染，居民和僱工多有病死。風災的損害還不止此，它把原來木造的砲台都摧毀了。

一六七五年有一艘運送糧食的船遇到海難，龐斯只好帶着工人走上很遠的路，去向印第安土人買糧，只剩下十來個工人，繼續建築堡壘的工作。

不顧這些艱難困苦，龐斯在他任內仍然使工程有了相當的進展。北方的牆已築到二十呎高，而東邊的有十五呎，南邊的十二呎。向着海中突出的稜堡，也進行得不錯了。在後院中利用原來木造砲台的材料，又開始建起臨時衞兵室，火藥庫，貯藏所，但從後院看去，還是一片原野，因西邊的牆還未開始建築呢。

一六七五年五月三日一艘從新西班牙開出，久待不至的糧船，終於平安到達，船上不但載來各種供應品，而且還載來一位新的駐佛羅利達的總督。此人就是希塔（Sergeant Major Don Pablo de Hita Salazar），一個身經百戰的退伍軍人，最近剛從墨西哥維拉克魯斯的總督卸任下來。上面有命令要他一到任馬上報告堡壘工程進行狀態。他對女王的報告中說：「雖則我看過許多有名的堡壘，但沒見一個有這樣規模宏遠的。如果不是在聖奧古斯丁，而是建在別地方的話，建築費就會要增加一倍，因爲這兒僱用散工，每天只花得一角錢（real），外加一點糧食而已，而監工和技術工匠的薪水也低得很。建築上必要的材料，如石塊、石灰、以及別的東西，在近邊都有，採取極爲方便。」

上面這些對經濟上的引証，也許是一種托辭，因爲到此爲止，已用去了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八皮索，而砲台還是一堆石頭，毫無保衛能力，老砲台已不能再用，如有敵人來襲，一舉即可夷爲平地。在却爾斯頓的敵人，相距只有七十里格（league＝3 miles），戰鬥人員也遠超過西班牙人，他們還有二十尊大砲。

希塔甫一到任，便積極進行堡壘的工程。東北突出部聖卡羅稜堡已近完成，希塔下令趕緊造好，把大砲安置上去。當石工們都去建造稜堡的時候，希塔便命他的士兵把舊的砲台拆掉，利用那些木料在堡壘西邊缺口處，造起一道柵欄，又在半個月內築成一道十二呎高的土牆，和兩個半邊的稜堡，外壁加上一重石塊，再外邊便是一條護城河，十四呎寬十呎深。終於四邊都有了高墻，可以防衛了。

其次在聖卡羅稜堡處，又完成了一個火藥庫。其他三邊的外壁，都達到足夠二十呎高了。木匠和石匠又趕造了一些臨時的房子，如火藥庫、衛兵室、軍官室、軍械庫和糧食倉等，又把舊砲台上的大砲移到聖卡羅和聖奧古斯丁的稜堡上了。經過三年的努力，希塔終於把堡壘弄到勉强可以防禦了。

但現在希塔卻遭到困難了，第一、他的主張未爲上峯所接受，他的顧問也不同意，主持工程的人死去，而工程仍在進行，甚至於上面發下的一萬皮索用完，又移用軍餉來應付工資，大家都吃不飽，不得不放下斧頭鐵錘，到一六七七年最後一日，堡壘的建築工程，終至完全停頓了。

一艘從新西班牙駛來的滿載供應品的船，在聖奧古斯丁海外失事了。希塔憂鬱成疾，他所要求的哈瓦那的援助一直不來，他向上面的投訴四年來都被上峯擱置不理，最

後好不容易獲到五千皮索，在停工二十個月之後，到一六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才再復工，希塔從病牀起來，回到堡壘上去巡視，對新來的工程師進展緩慢感到不滿，而對方也同樣不滿，因這位從哈瓦那來的新人，銳眼視察之下，發現每道牆壁做得太薄，有的地方應砌石塊的卻沒有砌。朝中官員們把這些缺陷，都歸咎於希塔。希塔卻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只要哈瓦那再寄五千皮索，他保證這一切都會做得很滿意的，可是沒有等他把工作做好，在一六八零年十一月尾，上面就已另派有人來接替他了。那人名叫馬克茲（Sergeant Major Don Juan Márguez Cabrera），是希塔的後輩，曾任洪都拉斯的總督。

實際上說來，希塔也做了不少的事。在他到任不久就把堡壘搞到具有防衛的基本條件，在他五年半的任期中，克服了種種困難，把堡壘四圍的牆壁完全築好，稜堡上的胸牆也築了，有安放大砲的砲眼（embrasure），有射放步槍的梯級。在工程上唯一的缺陷，就是聖巴布羅稜堡，因計算錯誤，低層部分沒有做好。在堡壘唯一的孔道出擊口（sally port），建有吊橋架在護城河上，把橋吊上後便是一張鐵皮包的巨大的城門，在東牆上也有一張厚重的暗門（postern），以備不時之需的。

新到任的馬克茲和工程師，仔細地檢查了堡壘的工程，發現因長年沒有建築專家的指導，不免造成許多錯誤，如基礎不固，水平不準等，現在都得加以矯正。從哈瓦那調來一個軍事工程師，在短時期的逗留中，對工作給與了有價值的指導，又建了聖巴布羅稜堡的坡道，又爲三角堡及護城河的牆奠基。

一六八零年代是一個多事之秋，八二年有十多艘海盜船搶去了許多西班牙的物資，和一艘西班牙的砲艇。他們又到聖奧古斯丁南邊六十哩的蚊港（Mosquits Inlet）搶掠，又到聖馬丁河附近，搶走了許多牲口。在北方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都覬覦西班牙人的成就，隨時有來偷襲的可能。而堡壘的建築工程，進行得並不順利。馬克茲總督有鑒於危機四伏，只想加速把堡壘建成，請求牧師允許在星期日工作，這是有先例可援的。只因他和牧師處得不好，竟未獲批准，散工不能搬運材料，工程未能如期完成，後來馬克茲向上層教會請求，才獲批准，但已遲了一步，侵略者已先到了。

八三年三月三十日英國海盜已在距聖奧古斯丁十四哩的地方登陸了，在夜幕的掩護下，他們潛入馬坦查斯瞭望台的後面去了，因爲哨兵睡着了的緣故。翌晨他們便向聖

奧古斯丁前進，幸而爲一個偶然來到馬坦查斯的兵卒所發現，急忙跑回堡壘，報告總督，這才派了三十個步兵前去迎敵，與之短兵相接，領隊的上校腿上中彈，只得撤退。聖奧古斯丁一時便大爲緊張起來，總督馬克茲帶領他的士兵，全城的男女，全部動員，日夜不停地來趕築堡壘。海盜們看到石建的砲台，自料無法攻下，也就帶着傷者揚帆走了。

經過這次的刺激，建築堡壘的人帶着更新的熱望工作起來，到八三年夏，他們已把聖奧古斯丁和聖巴布羅的稜堡，都完全造好了。這種進展是在極端困苦的情形下完成的，人們餓着肚子做工，如果不是大敵當前，誰肯這樣呢？後來兩批補助金同時寄到，馬克茲補發士兵兩年的欠餉，再加十四個月的糧食。這時又運到了二十七尊大砲和附屬品的火藥等物。

八四年八月馬克茲開始來建各種附屋，也都能按照計劃完成。現在大的工程只剩下城堡以外的部分了，如十四呎寬的護城河非有十呎深不可，河的牆壁大部分沒有達到標準的八呎高。城堡外的工程只有那三角堡算是做好了。

八六年西班牙人向却爾斯頓的英軍基地進攻，但也像七零年一樣，海上遇風，全軍覆沒。此時西、英、法三國，對美洲東南的爭奪戰，實際上已經開始了。戰事起於遠離海岸的內陸，英國人從却爾斯頓南下，馬克茲從聖奧古斯丁派兵到喬治亞西部，爭取當地土人的友誼，但未成功，他試圖減低佛羅利達辦事掣肘的宗教勢力，也敗下陣來。八七年四月牧師不接受他的懺悔，馬克茲被迫放棄職守，逃到哈瓦那去了。

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吉羅加(Captain of Cuirassiers Diego de Quiroga y Losada)來接任總督，同日他就停止了堡壘的工事，因爲工人無糧果腹。他後來只好直接向西班牙本國求援，於是獲得了八十個士兵和維持他們的糧餉，還有一個到田裏工作的黑奴。不久又有更多的黑人來，幫助田地和砲台的工作。

八八年春才恢復堡壘的建築工程，因爲有一船糧食運到，不愁沒有吃的了。要等到城外的工程完成的時候，堡壘才可以抵禦外來的侵略。一六八九年西班牙向法國宣戰，西、英聯合來對付法國，所以在佛羅利達及哈瓦那之間的海上，佈滿了法國的船艦。兩條運糧的船，在海口失事，另外一條又被法國人擄去。在糧船安全抵岸以前，士兵們都靠城裏居民的施捨度日。

新總督杜來斯(Don Laureano de Torres y Ayala)

在一六九三年到職，聖馬可堡壘就是在他手裏完成的，他看到最後一塊石頭放到堡壘上去。在一六九五年八月，大功告成，前後花了二十五年之久，共費十三萬八千三百七十五皮索（約合現在二十二萬美元）。

這個堡壘不但建築宏偉，而且還有一個特色是別處所無的。那堡壘所有的牆壁，都是用貝壳構成的石塊（coquina）砌的。這種不知多少萬年累積成的貝壳岩，原是很有名的建築材料。

參觀這個古堡，入場門票只要五角錢，是最便宜的。我們就是從那唯一的出口吊橋上進入堡壘的。儘管外面火傘高張，一進堡內便好像到了清凉世界，使人很想在那石槪上多坐一會兒。古堡裏面有幾個穿上當年西班牙衞戍軍服的職員，作爲點綴，以引起遊人思古的幽情。他們也爲遊客說明古堡建築的歷史，講得有聲有色。

古堡的中央好像一個大的四合院，許多房間現在都是空着的，在那幾間陳列室中，也看到了不少的東西，和歷史的寫照，如在美洲英國勢力的發展概況之類。

從石級登上堡壘的頂層，四圍都安置着許多大砲，似乎仍保存在原來的地位上。那些砲有的特別大，砲身上都刻有花紋。所有的砲都滿被綠色的銹，說明年代的久遠。我們就在這些大砲前攝影留念。

立陶宛的兒童故事

馬利

兒童故事並不單爲小孩而寫，它有多樣化的主題。斯傑達（Sigitas Geda）的《小無瑕之歌》(White Nothing's Songs)，就是這樣的一本書。故事將兒童與成人的幻想以神話方式表達，意喻立陶宛社會各種人們的幻覺，求之而不可得的現實。

《小無瑕之歌》塑造了一個比雪更純潔，比羽毛更輕盈愉快的年青人力加士（Niekas）。另方面它又把力加士刻劃成爲一個古怪、無定形，自始至終都不斷改變的形象。他是一個會說動物語言的兒童教師，能運用他的演變能力創造神蹟。力加士是神話化的，他曾殺死一隻五口六臂九舌頭的怪龍；他會像主耶穌般的在夜鶯第三次嘶鳴時投胎爲一個失卻能力控製羊羣的牧羊人。

雖則這小說未算成功，但它表現出風趣、珍貴的主題，從而顯示出這位詩人作家的技巧及在近代的立陶宛文壇上扮演一個卓特的角色。

陳不諱

觀火記

我們站在甬道上觀火。這裏是四樓。火警在對面一座大廈的樓下發生。火舌在向四面噴吐……

「怎麼消防車還沒到？消防局就在附近呀！」

「倘若消防局不是在附近，豈不是更不堪設想？」

「是不是燒冷巷的雜物？」

「火似乎是自裏面燒出來的！」

「唉，消防車還沒到！眞不知怎搞的！」

媽媽和弟妹等在我的身邊議論，相當緊張。

我沒作聲，只是瞪眼看着那團火，那四處招惹對手的火舌。

漸漸我覺得，那火雖然兀在耀武揚威，氣勢凌人，卻是愈來愈冷了！它像是燒烤爐裏的火。哦，不，那種火還能燙人！應該說，它是銀幕上，電影裏的火！

時代畢竟不同了！

我想起「隔岸觀火」一語，現今可換成「隔巷觀火」了。往時，只是有了一水之隔，才能安心觀火。

火，愈來愈冷了！

也不是一開始就覺得它冷。恰恰相反，開始的時候，覺得它是熱的，熱得灼人。

首先驚醒的是妹妹。她首先驚醒，是因爲她傍窗而睡。

窗那邊，就是那座大厦。

她立刻嘩然呼叫起來。

我立刻感到渾身發熱。攀窗往下望，隱約可見火光。家，立刻變成了一隻熱鍋。

有許多東西要拿……終於，我赤着雙手，打開街門，跑到甬道上。

好大的火！火舌，就像彈床上的勇士。

過了一會，雖然消防車還沒來，但我已經鎮定起來了。三合土建築物巍然不動。一靜一動，看得出，靜比動强。

消防車來了。

身旁的人還在談論着。

「究竟那兒是什麼地方？」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那是××茶樓的廚房！」

「應該是××餐廳！」

大伙兒的態度都是認眞的。可是沒有結論。

經過一番搶救之後，火勢被控制住了。

「你不冷嗎？提防着涼啊！」

——一句帶着上海口音的說話在我身邊響起。我看看，那是一個肥胖的女人。話是對妹妹說的。妹妹只穿着一襲短袖睡衣。「不冷！」妹妹微笑着，搖頭說。

一陣寒意直逼我的心頭。

那是一個陌生的女人，我完全不認識她。在我的鄰居當中，有上海人嗎？這是一個謎。

原來她是對戶的女主人。

因爲她，我想起另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較早回家，與一個女人共同乘上一部升降機。我知道她在提防着我。我沒有按動鈕子，因爲她已經按動了。她跟我住在同一層樓哩！

升降機門開啓了。如我所料，她急步走出去。我隨後走出，特意放慢脚步，並且掏出了鑰匙，提在胸前當眼位置。

她一壁偷眼看我，一壁開鐵閘。

「你我互不認識，我是你對戶鄰人哩！」我心裏嘆道。

本來，我沒有記着這件事，也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這樣的事，太司空見慣了。

這時，它卻清晰地在我腦海裏重現。

火被撲滅了。

這是愈來愈冷的火。樓宇都是三合土建造的。三合土本來是冷的。水泥和進水的剎那能燙人，然而也只是在那一剎那，之後便成爲冰冷三合土的一部分。

沙第尼亞的小鼓手

（意大利）艾・特・阿米契斯作　戴望舒遺譯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古斯多查戰役的第一天，被派到附近山上去駐守一所孤單的屋子的，六十個屬於我們的一個步兵聯隊的兵士，突然受到了兩連奧國兵的襲擊；那些奧國兵從幾方面進攻他們，以致他們幾乎來不及退避到那所屋子裏去，忽忽忙忙地把門堵塞住，而把他們的傷亡者丟在戰地上。

在把門防堵好了之後，我們的兵士便急忙趕到樓上和樓下的窗邊去，拚命向那些前來圍攻的敵人開槍，而那些圍攻的人，當他們排成一個半圓形慢慢地逼近來的時候，也狠狠地回槍。

這六十個意大利兵士，是由兩個少尉和一個白髮白鬚的、高大沉默而冷酷的老上尉指揮的。

在他們中間，有一個幼小的沙第尼亞的鼓手，他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但看上去卻還不上十二歲；他生着黝黑的橄欖色的皮膚，和一雙閃着火光的，深陷的黑眼睛。

那上尉在樓上的一間房裏指揮着防禦工作，每一個號令都像槍聲一樣地震響着，在他的鐵臉上，絕對不表示一點最輕微的感情。

那個小鼓手，臉兒呈着蒼白色，可是他的腳穩固地踏在桌子上，緊緊地扶住了牆，伸出了他的頭和項頸從窗子裏望出去，從煙塵中看見那些奧國人拚命地從戰地上衝過來。

這所屋子是在一個得險峻的山腹的頂端附近，所以祇有一扇在二層樓上的小小的高窗面向着山巔。那些奧國人並不攻擊這一面，而山峯上也一個人都沒有。砲火是從正面和左右兩方面打過來的。

砲火是兇猛的——一片散落在牆垣上，穿過破了的屋頂的，密密的彈丸的暴風雨，打碎了天花板，擊毀了屋梁、門戶、家具，使空中飛滿了破片、泥灰、石灰和塵埃的雲霧；器皿和破碎的杯子在他們頭上發着呼呼之聲，噼啪之聲，從四壁彈回來，聲音非常大，使人聽了毛髮悚然。

不時有一個站在窗口的兵士向裏倒下，被別人拉在一邊；別的人們從這一間房蹣跚到那一間房，用他們的手掩住他們的傷口。在厨房裏，躺着一個兵，頭顱被打穿了。最後，那位一直泰然自若的上尉，開始表示出一種侷促的神色來，忽促地帶了一個軍曹離開了房間。一會兒，那軍曹趕回來，喊那鼓手跟他去。

那孩子跟着他跑上了樓梯，走進一間破敗的閣樓。在那裏，他看見那位上尉手裏拿着一枝鉛筆和一張紙，靠在窗沿上，他的脚邊有一條吊水用的繩子。

上尉摺攏了手裏那張紙，用他的那雙兵士們看了要發抖的冷酷的灰色眼睛，注視着那孩子，突然說道：

「鼓手！」

那小鼓手行了一個軍禮。

上尉說：

「你是個勇敢的。」

那孩子的眼睛發着光。

「是，上尉。」他回答。

「你向下面望過去，」上尉把他帶到窗邊對他說，「在平地上，在那些尖刀閃耀着的維拉弗朗加的屋子附近，我們的聯隊是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拿着這張紙，握住這根繩子從窗口溜下去，像閃電一樣地翻過山，衝過那片田野，到我們的人那兒，一看見一位軍官，便將這張紙給他。除了你的腰帶和背囊。」

那鼓手除了他的腰帶和背囊，把那張紙片藏在他胸口的袋子裏；那軍曹把繩子拋了出去，把另一端緊緊地握住了；上尉幫着這孩子跳着窗子去，他的背向着田野。

「當心！」他說，「全隊人的得救全靠你的勇敢和你的腿了。」

「信任我吧，上尉！」在溜下去的時候，那鼓手說。

「你落下去的時候，身體彎得低一點。」上尉又說。也把繩子緊抓着。

「別怕。」

「上帝助你成功！」

一會兒那孩子已到了地上，那軍官便把繩子收起了，走了開去，上尉跑到小窗口，看見那鼓手跑下山去。他現在希望那鼓手能不被敵人瞧見而溜出去，可是五六片從地上昇起來的煙塵卻通知他那孩子已被奧國人發現了；他們從山頂上開槍下去，那些小小的煙塵便是被彈丸翻起來的泥土。但是那鼓手卻仍舊在飛奔着。一會兒那上尉驚恐地喊着：「死了！」可是這話還沒有說完，他已看見小鼓手站起來了。

「啊，祇不過跌了一交！」他說着，於是纔吐出了那屏住的呼吸。

那鼓手又向前跑去了，可是他有點跛拐。

「他把腳扭傷了。」上尉說。

一點點的小煙塵在那孩子的周圍到處昇了起來，可是總離他有一段路。

他們打不到他了。上尉發着一聲勝利的呼喊；可是他的眼睛卻仍舊戰戰兢兢地望着他，因爲這是一個幾分鐘的問題。如果他不立刻帶着那張紙條到達聯隊討緊急的救兵，他的兵士便都會被殺死，或者他會不得已而投降，和他們一同去當俘虜。

那孩子很快地跑了一會兒，接着便停下來跛行着；他又跑上去了，但是他不時地停下來跛行着。

「或許他的腿上已中了一彈了。」上尉想着，於是他便戰戰兢兢地注意着他的一舉一動，在他的興奮中，他向那鼓

手說着話，好像那鼓手能聽到他的話似的。他的眼睛時時刻刻地估量着在那孩子和那下面平原上金色的麥田間閃耀着的刺刀之間的距離。

同時，他聽到下面各房間中的子彈的呼嘯聲和爆發聲，號令聲，軍官和軍曹的怒吼聲，傷兵的叫喊聲，和破碎的家具，崩落的石灰的喧鬧聲。

「勇敢！剛毅！」他喊着，他的眼睛不住地望着那遠遠的鼓手。「前進！跑！該死！他站住了！啊，他又起來了，前進！」

一個氣也喘不過來的軍官跑來對他說，敵人一面拚命開火，一面搖着一方小小的白手帕，要他們投降。

「別理他們！」上尉喊着，眼睛還不住地望着那個孩子，他現在已在山谷中，但是已經不跑了，好像已經沒有到達聯隊的希望了。

「前進！跑！」上尉大聲喊，牙齒緊緊地咬着，拳頭緊緊地握着。「流血到死，就死了吧，不幸的孩子，可是你總得到達你的目的地！」接着他發了一個可怕的咒詛。「啊，這不要臉的懶人，他已坐下了！」

實際上，那可以在麥桿上看到的孩子的頭，現在已不見了，好像他已跌倒了一樣。一會兒他的頭又露了出來，接着他便在麥田後消失了，上尉便不再看見他了。

於是他便急忙跑下樓去。槍彈像雨一般地射過來，各房間裏滿是受傷的人，有幾個像喝醉了的人似地打着滾，用手緊攀着家具；牆上和地板上都是血。屍體橫躺在門檻上；中尉的胳膊被一粒子彈打穿了。煙和火藥氣在各房間裏迷漫着。

「勇敢！」那上尉喊着。「上去防守！救兵就來了！再奮勇一會兒！」

那些奧國人愈來愈近了。他們的難看的臉兒可以從煙塵中看出來。從那子彈的爆發聲中，可以聽到那些辱罵他們，要他們投降，又威脅着要割斷他們的喉嚨的野蠻的呼喊聲。一個兵嚇怕了，從窗邊向後退過來，於是軍曹們又把他推上前去。

被圍者的槍聲稀下去了。各人的臉上都呈着氣餒之色；他們不能再抵抗下去了。那時那些奧國兵格外使勁攻過來，

一片極大的呼聲雷一般地發了出來，先是用德語，接着是意大利語：

「投降！」

「不！」上尉在一扇窗邊大聲答喊。兩方面炮火格外厲害，格外奮激了。又一個兵倒下去了。在許多窗邊已經沒有防守者了。已是千鈞一髮之時了。在喊着「他們不來！他們不來！」的時候，上尉的聲音已在喉間消失了。

於是他發狂似地從這一邊跑到那一邊，痙攣地揮着他的刀，已預備死了。那時有一個軍官忽然從閣樓上奔下來高聲喊着：

「他們來了！」

「啊，他們來了！」上尉歡呼着。

聽到了這個聲音，大家——好的人，受傷的人，軍曹們和軍官們——都蜂湧到窗邊去，於是防禦的猛烈又加倍了。一會兒，人們便可以注意到敵人有點動搖和散亂了。上尉突然在樓下召集了幾個士兵，上了刺刀，預備抵抗外面的猛攻。接着他走上樓去。他一上樓，便聽到了伴着巨大的「呼啦！」聲的急驟的腳步聲，而意大利騎兵的尖帽子，便從煙塵中湧現出來了，一支快步的中隊，一片在他們頭上，他們肩上，他們背上迴轉着的刀光；於是，這位上尉便帶領着他的一小隊人，上了刺刀猛衝出去。敵人開始畏縮了，逡巡着，又振作着，但終於漸漸地退卻了。戰地已肅清了，屋子也保住了；不久之後，兩大隊意大利步兵和兩尊大砲，便駐屯在山上了。

上尉和殘餘的士兵和他們的聯隊會合了起來再戰，在最後的一場肉搏中，那位上尉的手受了一顆無力的子彈的輕傷。這一天的勝利是歸於意大利人的。

可是第二天戰爭還繼續着。意大利人雖則拚命抵抗，但是因爲敵軍人數多，終於戰敗了。於是在二十六日的早晨，他們整隊向明丘那面退卻。

那上尉，雖則已受了傷，卻還在他的同伴的前面走着，身體十分疲倦，一句話也沒有，在傍晚到了明丘的高意多。他立刻找他的中尉；那中尉因爲傷了臂，被運傷兵的車載了去，所以比他先到。別人指點他一個教堂，戰地病院就設在

那裏。他走到那邊去，教堂裏全是那些躺在兩排吊床中和放在地板上的褥墊上的傷兵。兩個醫生和幾個助手來來往往地十分忙碌，除了呻吟和忍住的叫聲之外，什麼也聽不到。

那上尉一進去，便停下來向四方望着，找尋他的部下。

在這個時候，他聽得近旁有人低弱地喊着他：

「上尉！」

他轉身過去。正是他的小鼓手。他躺在一張木吊床上，一塊粗劣的紅白格子花紋的舊窗幕，一直蓋到他的頸邊，他的手臂露出外面，他是又蒼白又瘦，但是他的眼睛卻炯炯地發着光，像是兩塊燒旺的煤。

「什麼！是你嗎？」上尉帶着一種驚愕而粗暴的態度問。「好啊！你已盡了你的責任。」

「我把能辦的事辦到了。」那鼓手回答。

「你受傷了嗎？」那上尉問，一邊向各吊床間張望着，尋找他的中尉。

「你想會怎樣呢？」那孩子回答。他是渴望着說出第一次受傷的光榮來，否則他在他的上尉面前，是嘴唇也不敢動一動的。

「我低俯了頭盡力地跑，可是，雖然我彎倒了身子，那些奧國人卻已經看見我了。如果他們沒有打傷我，我還可以早到二十分鐘。幸而我碰到了一個總參謀部裏的上尉，可是此後我就氣盡力竭了。我口渴得要死。我害怕不能及時到達。心裏想每一分鐘的遲延會喪失了我們的一個人。然而我終於辦到了我能辦到的一切。我的心裏是快樂的。可是，嗆，上尉，請你原諒我，你是在流血啊！」

實際上，血是繼續地在從那沒有綳縛好的手掌上流出來。

「上尉，你可願意我把綳帶縛一縛好嗎？讓我來把牠弄好了。」

上尉把自己的左手遞給他，伸出了他的右手去幫忙打結；可是那孩子剛從枕頭上翻身起來，他的臉便變成慘白色了，便不得不再躺下去。

「算了吧！算了吧！」上尉望着他說，一邊把小鼓手想抓住縛綳帶的手推縮回去。「不要顧別人，你自己保重點吧，如果不當心了，輕微的傷會有嚴重的結果的。」

那小鼓手搖着頭。

「但是你，」上尉留意地望着他，「你一定已失了許多血，所以纔這樣地弱。」

「失了許多血？」那孩子微笑着把這話又說了一遍：「一點比血更多的東西。瞧吧！」於是他拉下了蓋被。那上尉恐怖地向後退了一步。

那孩子祇有一隻腳了；左腳已齊腳膝邊被截去了。截斷的地方是包裹在血布中的。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裹着白套袖的矮胖的軍醫剛經過。

「啊，上尉。」他指着那小鼓手很快地說：「這是一件不幸的事。如果他不把這條腿運用得那麼厲害而至於發炎，那麼這條腿是可以很容易就保住的；現在我們卻非得把牠截下來不可。但是他是勇敢的，我對你說。他一滴眼淚也不流，一聲呻吟也不發。說句老實話，在施手術的時候，想着他是一個意大利的孩子，我是不勝引以爲榮呢。實在，他眞是將門之子啊。」

於是他便去了。

上尉皺起了他的濃密的白眉毛，定睛望着那小鼓手，一邊把蓋被蓋在他身上。接着，慢慢地，差不多是無心地，他的手放到自己的軍帽邊，把軍帽除了下來。

「上尉！」那驚愕的孩子喊着。「什麼，上尉，爲我嗎？」於是那個從來沒有對部下說過一句溫和話的粗蠻的軍官，用一種柔和而異常動情的聲音回答道：

「我祇是一個上尉，你卻是一個英雄。」

於是他用手臂抱住了小鼓手，熱烈地吻着他。

（本篇將編入《意大利短篇小說集》下卷）

《三國演義》人物通俗談

阿德

東吳政治家魯肅

《三國演義》中的魯肅，似乎優里優氣，比不上孔明，也比不上周瑜。其實，他看問題頗有見地，處理大事的態度始終如一，是東吳傑出的政治家。

孫權聽說曹操至襄陽，劉琮投降，現正星夜兼道奪取江陵，便召集衆謀士商議防守的辦法。魯肅提出了精闢的意見：一，「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從荊州的地理環境、形勢和經濟條件，說明佔據荊州的重要性。二，請奉命往江夏爲劉表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

這是極其重要的聯劉抗曹的策略。（第四十二回）

魯肅取荊州和聯劉抗曹的意見，同孔明在隆中對劉備說的佔據荊州和聯吳抗曹，在策略上完全一樣，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在抗曹還是降曹的問題上，魯肅主戰，反對張昭等人的投降主張，同周瑜的主張不謀而合，這也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吧。但在對待劉備方面，魯肅同周瑜的見解和態度，則完全不同。

周瑜覺察到孔明智謀高過自己，「久必爲江東之患，不如殺之。」魯肅認爲「不可。今操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第四十四回）

周瑜使孔明劫糧，想借曹操之刀殺之，被孔明識破。周瑜氣得頓足，要殺孔明。魯肅勸道：「今用人之際，望以國家爲重。」（第四十五回）

赤壁之戰後，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襲了荊襄，氣得半死，對魯肅說：「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城池。」魯肅不以爲然，說：「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尚未分成敗……倘曹兵乘虛而入，其勢危矣。」（第五十二回）

魯肅不贊成周瑜殺孔明，是非常正確的。

曹操、孫權和劉備三方，曹操最强，孫權稍遜，劉備最弱。孫、劉單獨抗曹是無力的，必然失敗；若聯合抗曹，才能穩定鼎足之勢。這是魯肅聯劉抗曹的策略基礎，也是他反對周瑜殺孔明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魯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三國演義》把魯肅描寫成有些傻氣的人，是爲了突出諸葛亮的智謀之高，但在某種程度上，歪曲了魯肅的形象。

深明治國之道的周瑜

周瑜（公瑾）是東吳第一任大都督，主要的決策人物。《三國演義》對他的着墨，集中在四十四回到五十七回。人們讀小說，對周瑜的評價大都側重於軍事方面，認爲他運籌帷幄，馳騁沙場，有非凡的軍事才能。

是的，周瑜的軍事才能確實不凡。赤壁之戰前，他講求實際，針對要害，客觀分析敵我雙方長短，得出正確的結論：曹操必敗。在赤壁之戰中，他調遣有方，指揮得法，水陸配合，井井有條。聽他一聲令下，熊熊烈火映紅赤壁雲海，曹操及其號稱的百萬大軍在火海裏潰敗了。

然而，周瑜之所以是周瑜，他不僅是卓越的軍事家，而且是深明治國之道的政治家。

孫權掌江東之事以後，求策於周瑜，問道：「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周瑜回答的第一句是：「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接着說：「爲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爲輔，然後江東可定也。」

好一個「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周瑜所說的「古」，當然指的漢以前的「古」。秦始皇是典型的失人者，他施行暴政，殘酷地屠殺人民，傳了兩代，王朝便夭折了。再往上追溯，從戰國、春秋到商、夏，凡是失人者沒有不滅亡的，紂是如此，桀也是如此。漢末，軍閥各霸一方，最後存下的魏、蜀、吳，可以說都是不同程度的得人者；那些被消滅的袁紹、袁術、公孫瓚等大小軍閥，可以說都是不同程度的失人者。「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眞理也。這一條眞理，應該說是顚撲不破的吧！

由於接受了周瑜的意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心。」

周瑜的缺點是氣量狹窄，小說作者故意把他寫得比孔明稍遜一籌，但他那深明治國之道的政治家的形象，並不因此失去光彩。

曹操借頭與割髮

曹操是《三國演義》相當突出的人物。作者通過豐富具體的情節和心理活動的描寫，使這個狡詐殘暴的形象躍然紙上。「借頭」和「割髮」就是作者安排的兩個重要情節。

借頭，是曹操借別人的頭。

曹操領兵十七萬，與袁術相拒月餘，糧食將盡，接濟不及。倉官王垕根據曹操的命令，「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不料士兵怨聲四起。「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衆耳。』垕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曹操殺了王垕，「出榜曉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衆怨始解。」（第十七回）

爲了安定軍心，曹操出了這個「借頭」的鬼點子。要殺人家的頭，還要被殺者不要吝嗇；是自己克扣軍糧，還要把罪責推在被殺者的身上。缺德至極，狠毒至極！

割髮，是曹操割下自己的髮。

爲了收買民心，在行軍中，曹操下令：不得踐踏麥田，違者斬首。可他自己「乘馬正行，忽田中驚起一鳩，那馬眼生，竄入麥中，踐壞了一大塊麥田。」曹操對主簿說：「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衆？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大家趕快救住，經勸說之後，他「割髮權代首」，才免處死自己。（第十七回）

曹操這套假把戲，跟假裝投水的女人一樣：吵着要跳水自殺，嚷着叫別人不要救她，實際上是讓人家趕緊把她拉住，當然自殺不成。曹操自刎是最容易不過的，只要用劍往要害處一刺就完了，何必這等麻煩？本來用殺鷄嚇猴的辦法，同樣可以達到目的，無奈自己制法犯法，不得不上演一齣「割髮權代首」的醜劇了。

借頭和割髮，都是曹操按軍法辦事。那麼，曹操爲甚麼不向王垕借髮，以代替借頭呢？爲甚麼曹操不割下自己的頭，而要「割髮權代首」呢？道理很簡單：王垕者，小小倉官也；曹操者，堂堂丞相也。

不過，曹操讓王垕死得明白，說明「借頭」原因，而且把死者的妻子養起來，這比用「莫須有」罪名任意殺人的人，要「光明」和「仁德」多了。曹操「割髮」是假把戲，但他犯了法，畢竟還有「懲罰」自己的表示，這比那制法犯法、明知故犯的人就稍「好」一點了。

不愛美人的趙雲

英雄愛美人，古往今來，大多如此。所以，有「英雄難過美人關」之說。其實，也不盡然；《三國演義》中的趙雲（子龍）就是一個不愛美人的英雄。

趙雲奉命領兵攻打桂陽。桂陽太守趙范，認爲「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不可迎敵，只可投降。」管軍校尉陳應、鮑隆不願投降，領兵出戰，被趙雲打敗，於是趙范出城投降。

因爲是同鄉，同年，又同姓，趙范與趙雲結爲兄弟。趙范邀請趙雲入衙飲宴，席間，趙范請有「傾國傾城之色」的嫂嫂，「與之把酒」。事後趙雲批評趙范說：「賢弟何必煩令嫂舉杯耶？」趙范笑着對趙雲說：「先兄棄世已三載，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衆；第三要與家兄同姓。』……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

言。若不嫌家嫂貌陋，願陪嫁資，與將軍爲妻」。趙范的投降是誠心的，願將嫂嫂嫁與趙雲是誠意的，如趙雲娶其嫂，是再好也沒有的。可是趙雲大怒，罵了趙范一頓，弄得彼此很不愉快，乃至於再動干戈。

趙雲反對這樁婚事的理由有三，他說：「趙范既與某結爲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一也；其嫂再嫁，使失大節，一也；趙范初降，其心難測，三也。」第三點，表明趙雲警惕性强，怕中美人計，無可非議。第一、二點，則有些過分，只能說趙雲「人倫貞節」觀念太深罷了。因爲在漢代，雖然有人提倡貞節，但社會對貞節問題還不重視；重視貞節問題，還是宋代以後的事。所以，孔明婉惜地對趙雲說：「此亦美事，公何如此？」（第五十二回）順便說一句，孔明認爲是「美事」，可能有政治意義，對安定桂陽地區有某些作用。

歷史上不少英雄人物，甚麼關都能過，就是美人關過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趙雲不被「傾國傾城之色」所迷，則不能不譽爲眞正的英雄了。

魏延的「反骨」

魏延在《三國演義》戰將中，屬於一、二流之間的人物。他爭勝好鬥，有時對赫赫名將也不放在眼裏。投劉備後，地位僅次於「五虎將」；後來「五虎將」老的老了，死的死了，他便成爲孔明手下首屈一指的大將，打硬仗的一張王牌。

然而，魏延並沒有得到信任。孔明說他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本來要殺而留着不殺，是「因憐其勇而用之」。「勇」是魏延最大的長處。

由於孔明先定下「久後必反」的調子，把一個人看死，認定是天生的反動，因而對魏延「勇」以外的長處。就視而不見，甚至粗暴否定了。

平定「南蠻」後，孔明統帥大軍「北伐」，「魏主曹睿遣駙馬夏侯楙，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向孔明獻策說：「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某却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第九十二回）魏延的看法頗有見地，對夏侯楙的分析和取長安的估計也符合實際。後來，孔明的勁敵司馬懿也說：「諸葛亮

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第九十五回）

可見，魏延不僅是勇武，而且用兵也有一套，能提出策略性的意見。由於孔明過分謹慎和偏見，不用魏延之計，失去大好戰機，造成以後用兵的被動局面，實在是一大錯誤。

孔明不聽魏延之計是錯誤的，不能正確對待魏延其人也是錯誤的。說魏延久後必反，後來果然反了。這是小說作者運用迷信觀念，給孔明以神化，證明「反骨」之說的正確。魏延的反叛，跟他的性格有關，但孔明是有責任的。暫時不殺魏延，是爲了控制使用其「勇」，到了時候還是非殺不可的。這就使魏延提心吊膽，滿腹怨恨，時機一到，當然要反了。

魏延的反叛，不應看作是因爲有「反骨」所致，這道理是很明白的。孔明錯誤地對待魏延及其正確意見，這一教訓多麼發人深思啊！

文藝書訊

■泥土　伊犂著。共收短篇小說十五個，取材自美國社會現實，舉凡留學生，華僑、知識分子的心態，都能在作者筆下活現。本書部分篇目如《博士開餐館》、《感恩節聚餐》等等曾經《海洋文藝》刊載，由於作者長居美國，使她得以對美國社會各階層人物，進行較深入觀察，因此，故事人物頗爲突出，加上作者特有的散文化筆觸，具有個人的優柔風格，頗能吸引讀者。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十元。

■《寫作人》創刊號　十六開本，道林紙印刷，爲"馬來西亞寫作人（華文）協會"屬下刊物。本期欄目豐富，包括文藝評論、小說、散文、詩歌等，羅致作者四十餘人。正如《由馬華文學的獨特性和定義討論》一文中所揭示的："馬華文學能獨立自成一系，是馬來西亞文學之一，而不是中國文學的支派或移民文學，表現在她的獨特性上。"從本期文章，可以對馬華文學作一巡禮。馬來西亞寫作人（華文）協會出版，每本定價馬幣二元。

■她傷了爸爸的心　丘文華著。全書共六個短篇，取材自作者身邊的人和事，觸鬚深入下層社會，文字樸實，有生活氣息，讀後令人有親切感。新加坡風華出版社出版，每本售價坡幣一元。

成年人的童話

（印度尼西亞）黃東平

壽命交易的奇事

話說打從我們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再過了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後，那時的科學——包括醫學——已經發展到今天我們所完全無法想像的新領域了。

到得那時，目前威脅着人類的兩大疾病：心臟病和癌症，已經等同傷風咳嗽了；在特殊的醫學儀器的查驗下，有這兩種微恙迹象的，只要到藥房買一份成藥服用，就可以霍然痊癒。

因而人的壽命，就由古人最高目標的「期頤」：一百歲，而一百五十歲，而兩百歲，而五六百歲……

天災和疫癘，已不能再威脅人類；人爲的戰爭，也永遠不會再發生了。更由於防止衰老的科學相應發展，活到三幾百歲的人，其活動能力，依然像我們目前三四十歲的人那樣；只是在外觀和精神狀態等方面，確尚有其不易克服的困難。

於是滿屋滿街、滿城滿鄉，盡是老公公和老婆婆！

這確乎不是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世界，因爲老年人大量增加後，青少年和兒童相對地減少了。雖然那時節育運動已不再提倡，但人口也不見增加，因人們已不再迫切地需要傳宗接代了。

那麼，怎樣使人類恢復青春活力，怎樣使世界重新充滿生機，怎樣使天眞爛漫的兒童和矯健有爲的青年，成爲人類的主要成份呢？這，便是那個時候全社會領導者們當前最緊急迫切的課題。

經過幾代人的討論爭辯、權衡輕重之後，最嚴厲的法律終於制定出來了：每個人法定只能活到兩百歲，過了這個期限就得挨刀。辦法呢，嬰兒出生時刻，就在其胳膊上烙着出生日期。這一烙是不痛的，却又絕沒辦法竄改或抹掉。至於挨刀，也是不痛的，只要走進一間特殊設備的房間，頃刻間就沒有了這個人，連骨灰都不存。

但這平等的法律却又另有不平等的規定：只要有誰出於自願肯把自己應享的年限贈予或售賣給他人，而經官方指定的公證人作證，並當面簽好買賣合同，同時在官廳備案，有似我們今天的買賣房屋、田地那樣，法律即予承認。這之後，賣者得按賣出的年數提前處死，買者則可以按買到的年數增加壽命。

* * *

於是，就有着這樣一個經常出現的場面，發生在當時的童話之國的某一城市。這童話國其時還是實行私有制的。

在一座無比豪華的巨宅前面，圍着一堆衣著襤褸的人，其中有快近兩百歲的老翁老嫗，也有才二十多歲的青年男女，甚至還有十來歲的孩童。這羣人快把極堅固的鐵柵欄都擠塌了；守門的衞士們則在竭力叱罵、驅趕，甚至鞭打人羣，有似我們這一代的失業人羣擠在某家大工廠前那樣。

但聽人羣裏一片哀叫聲——

「好心的老板！我活到一百零一歲，不想再活下去了！這個世界我活得多，看得夠了！剩下的九十九歲都賣給你吧……」一個老頭把聲音都喊啞了。

「做做好事吧，有錢的老爺！」另一個抱着嬰兒的青年婦女歇斯特里地慘號，「我還有一百七十五歲的壽命，我都送給你，只要你替我養活這嬰孩……」

「我想再賣出一年的壽命，」竟是一聲顫抖的童音，猶充滿稚氣，「用來還學費和買紙筆……老太爺啊，可憐可憐我吧！……」

就這樣，各種號叫聲此起彼落地響了大半天，才聽見內門卡察一聲開了一小扇，露出一個管家模樣的人的頭來：

「不買！——不買！」他充滿高驕卑視。「我們的老爺已經買夠了，到昨天，他已經能夠活到一十九萬八千七百六十一歲！他已比孫悟空還要長命了！若是照這貨源市況再買進，他可就要活上萬萬歲，像佛祖老爺爺一樣啦！——可今天，市價跌停了板，暫停交易一天！」說完，他便把頭縮了進去。

人羣的哀號聲更急切了，響徹宵漢，並且個個把脖子盡往前伸，仿佛一羣被捏着項頸的瘦鴨：「……救救我們一命吧，有錢的佛祖老爺爺啊！……」

管家的頭又終於出現在洞口：「不過，要是價錢便宜，還可以再買進……」

「今天的人命值多少錢？你們的主人要再買進多少歲？……」人羣從絕望中掙扎出來，一陣騷動，盡急迫地問。

「一塊錢一歲。」

人羣突然像掀上最高峯的浪頭，登時塌了下來，崩成一個深谷，化爲一陣太息的泡沫：「今天人命的牌價，只剩昨天的一半了……」

* * *

童話講到這裏爲止，但我本人心頭却還有無窮的回味：

「誠然，這種壽命的交易，是一件劃時代的進步，值得大大宣揚。試想當日，在我們地球上，勞工們之替老板們幹活，也一樣是出賣壽命的，而且還要出賣勞力！然而，當時我們只能給老板們增加身外的財富，却不能對他們的壽命有一分一秒的增益。這是何等的缺失，何等的落後！怎想得到在這童話之國，而今却可以使用直接買賣的方式，以減少窮人無用的生命，來增益富人有用的生命，使後者得以積聚更多的財產、更長久地享樂。這又是何等宏效實益，何等便捷利落，不愧是一件人類史上空前的大進步！」

於是，我急急地從童話之國趕回地球，想把我這項新發現和見解告訴今天我們的大老板們……

感覺的新輻射域

人類，無論是大自然，是造物主，甚至是天公、上帝所創造的，這些創造者在創造人類時，由於一時失算，造下了不可饒恕的大缺失。這缺失在於把人類生成爲過集體生活，聚居在一個社會上的動物，而却又各各替他們造下了一副各自的神經系統，互不相關連、互不相感應之故。於是，各人這系統只細緻敏銳地傳導着自己週身的感覺，連一根毛髮碰觸到皮膚都感覺得出來；可近在眼前，甚至肌膚相接觸的另一個人——即使這人是至親——的身體上的大痛苦，却一點也感覺不到。

這眞是被視爲萬能、備受讚美的大自然們的一個大敗著！

例如，孩子是從自己身上生下來的，所謂骨肉相連是也。可當他在喊牙齒痛，痛得涕淚交流，痛得嘴巴腫起來，做母親的儘管也心痛，儘管自己小時也經受過這苦，却怎麼樣也無法用自己的神經系統去領受和分擔孩子一絲一分的這類痛苦。這，確乎是被人稱頌爲至情至性的慈母稱子之間天生的大隔閡，自然界的大缺陷。又例如，當父母、愛人等等臨終之時，儘管眼看着自己這至親至愛的人在對死神作最後的一番掙扎，隨侍在床前的親屬却只能看到臨死者肌肉在作可怖的抽搐，或者聽見那急喘一聲緊似一聲，却全然無法用自己的神經來感觸到這垂死之前的一丁點痛苦來，因而使未死的人類，至今無法體受到死亡是怎樣一回事。這，不免是帶着親情和愛情的人類之間天生的大隔閡，自然界的大缺陷。

因而，飢寒交迫的人羣擠湧在街頭，流離失所的災民充斥在災區，被剝奪了生計活路的百姓遍佈在大片的土地上，高高盤踞在上層的少數人，却因跟自己的多數同胞隔着一層肚皮，感覺不到對方的飢餓；隔着幾件衣服，感覺不到別人的寒凍；隔着咫尺的空氣，感覺不到絕大多數人無窮無盡的苦難……

然而儘管如此，彼此的關係到底還是有的。又例如吧，當國家災情嚴重，四野哀鴻遍地之時，一點沒有受到影響的人也會開起慈善晚會來，並且推出一批又一批的慈善家、樂捐者、贊助人、社會賢達、各界名流，以至善男信女等等來，大家義捐義賣、義演義唱，彼此歌功頌德，好不熱鬧。只是這些慈善家等等，却是在大廈廣廳、裝飾豪奢、嬌女搭肩、狂歌熱舞、名酒傾瀉、佳餚山積之下完成其善

舉的，跟災區的人們的切身感受截然是兩回事。據說，這完全是出於對別人的慈善。因爲，它是在上者流才有的仁人之心，是進化後的人類才有的奇迹，跟大自然的生成各人各自，感覺不能互通，觸膚、切身、砭骨之痛不能互傳，是完全不同的云。

於是，這個社會的理論家們更其振振有辭了：造物的創造人類，本來就是造成一個個的個人的，誰想倡導爲全社會、爲全人羣的觀點，就是違背大自然、造物主、天公和上帝的本意！

大自然、造物主、天公以至上帝於是羞愧了，他們有意改正自己這一敗著和失算。因而，從我們這一代人起，再經過若干世紀，傳了若干代人之後，人類的感覺便漸漸能夠互通了。

這互通也有着其進化的過程。開先，只發生於至親之間，且須切膚體受，才能感觸得到；接着，便漸漸在每個人的四週形成其感覺的輻射域。這輻射域在個人方面，一般的感覺只能輻射十步，情切事急的能達二十步，若是有着同樣的感覺的人羣會合在一起，則那輻射能達百步、千步，甚至超越地域、國界，跨洋過海了。

於是，到得那個時候，就有着這樣的一些事迹發生了。

不過，這些事迹，却只發生在童話之國。

話說這國中的一個家庭，星期天，孩子們要求上公園去，可做父母的另有感覺，覺得這是毫無意義的事，便極力阻擋。却不料孩子們這一要求的感覺輻射是那麼强烈，它終於戰勝了父母本來的感覺，使他們也滋生遊公園的强烈願望。於是，一家人歡歡喜喜地上公園，皆大歡喜去了。

又，在大街通衢上，這一天，一名飢渴交迫、衣不蔽體、渾身爛瘡的老乞丐癱坐在街邊，他嘶聲哀叫求助，四週幾十步便盡成爲他感覺的輻射域。這時，一位渾身如同油桶的大豪紳才從大酒樓宴罷出來，還在打飽嗝，他無意間走過老乞丐身邊，頓時覺得飢渴難熬，手脚乏力，活像得了心臟病之類的急症，死神已迫臨在他眼前了。待他掙扎着跑出那輻射域，才如同逃出了鬼門關。原來，他一生不曾嘗受過飢餓，而今才眞同身受了！接着，又有一位裝扮豪奢的貴婦不小心走進那輻射域。於是她也陡然感到自己仿佛正在大廳廣衆中赤身露體，一身雪白的肌膚和嬌柔的臉蛋則生滿癩疥瘡；她登時如同玉樹臨風，渾身狂抖，哭號着奔了開去。……聽說，自此而後，跟下層人羣住在同一城市的高貴人物便不能不處處提防，深怕墜入「情網」——感情（感覺）之網。而經過一再體受到苦難的人

們的眞實感覺之後，高踞上層者的言行也不能不跟着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了。

終於，另有一場情景發生於王宮。這童話之國的國王近年來偏聽偏信奸佞，直弄得全國民不聊生。於是，受盡人禍天災的老百姓盡向京城湧來，把王宮圍成百十重，訴苦請願之聲直冲霄漢。

這時日上三竿，國王才起床，他正由三名寵妃服侍着，穿上三件皮裘，吃了三只炸鷄，又喝了三瓶香檳，便又在那兒跟妃子們嬉戲。驀地，幾種從未曾有的强烈感覺向他襲來。先是飢腸如煎、口渴欲裂，倒在御床上翻滾了好一通；妃子們慌忙奉進所有佳餚美酒，却都止不住這種飢渴。接着，就又是牙關打戰，渾身狂抖，縮進十幾重錦衾也沒用。隨後忽又感到自己在受盡自己派到邊邑的酷吏的迫害凌辱，可自己却又像一名百姓無法抗拒他們。他們驅他去築邊城，使他精疲力盡差點死在邊陲上；他們拉他去充小卒供前驅，教他幾乎斷送了一條命。他並且也得瘦成皮包骨頭，得嘗嘗以野草充飢。之後又是，敵兵臨境，刀斧一樣加在他的脖子上，他也隨同自己的百姓帶着滿身鞭痕刀傷被驅離家園，他的后妃們盡給敵人搶走了，皇太子也被虜去了……他於是跟着災民羣，一路歷盡苦辛，流落到京城，正在向「國王」呼救……

國王這一連串夢魘般的「急症」，竟至於無藥可治，宮外的大臣直到衞士，宮裏的王后直到太監，都無法使他脫出困境，因爲災民千百萬，共同的感覺的輻射域達千百里，國王即使逃到國外也擺脫不掉的：他必須原封不動地親自經受一番老百姓所經受的一切苦難！——這也就是那時的感覺輻射的神奇作用。

此外，就是他的大臣直到太監，也盡在那裏受到不同程度的飢餓感、冷凍感、受迫害感、受凌辱感、流離感，等等，因而也盡跟着宮外的百姓在那裏煎熬了。……

聽說，在這童話之國，自此，有人想幹違背衆人利益的事，想做那把痛苦加諸別人的事，都得先考慮這好不厲害的感覺的輻射能。自此，人與人之間，才消除了隔靴搔癢、無關痛癢的感覺。自此，人我之間，才有了共通的感受，達到了近於無我的境界。自此，人類才能近乎共患難、同呼吸了。而政壇上的講空話，自此減少甚至絕迹了，社會上的假慈善，也自此減少甚至絕迹了。

這童話之國的百姓，自此，遂行進入了苦樂與共、感同身受的新時代。

非法翻印書籍在馬來西亞

童 旻

愛情小說曾於六十年代末期風靡馬來西亞。當時，放映愛情電影的電影院經常狂滿，進口的愛情小說非常搶手，至今大量廉價的黃色讀物又應運而生，非法翻印的各種書籍也大行其道。

這些非法翻印書籍包括暢銷書、教科書、參考書、工具書，甚至外國書籍也被譯成馬來西亞語非法出版。非法翻印商和書店都從這類生意中賺取豐厚利潤。按照一般慣例，合法出版商合法出版的書籍給予書店的利潤是書價的二折。而非法翻印的書，則享有五折的利潤。

爲了取締非法翻印書籍的經營，馬來西亞政府最近採取了行動。宣佈將對非法翻印商課以重罰，還成立了圖書進口公司委員會。這個十九人委員會特地派人前往各地書店下達禁止售賣非法翻印書籍的勸諭，言明違者將被斷絕售書貨源。這一措施迫使非法翻印商改變經營方法，它們另謀建立自己的零售站，同時開辦郵寄服務，還進行挨戶兜售。不過這些推銷方法都沒有取得多少成功，因爲對禁止銷售非法翻印書籍的大量宣傳舉竟使購書者也有些顧慮。非法翻印書籍的銷路因而受到較大影響。

但是，非法翻印書籍遠未絕迹。馬來西亞已不是伯爾尼公約的簽約國，也不是世界版權公約的簽約國，所以在馬來西亞翻印外國書籍並不能構成一種犯罪行爲。換句話說，外國作家的版權在馬來西亞是得不到保護的。

不過，馬來西亞當局並未參加任何國際性的保護版權的組織，但當地非法翻印商的處境也越來越困難，因爲今年早些時候馬來西亞國會通過了對一九六九年版權法的修正案。這個經修訂後的版權法有下列要點：

一、每本非法翻印的書籍的罰款已由兩百至一千元馬來西亞幣（九十二元五角至四百六十二元五角美金）提高到十萬元馬來西亞幣（四萬六千二百五十元美金）；

二、遇去是由高等法院處理非法翻印案件的，現在可由民事法庭處理；

三、任何藏有非法翻印書籍設備的人，一經查獲，將被判處十年監禁。

目前，馬來西亞的作家們雖然版權已受到一定的保障，而且他們的作品也開始引起讀者們的注意，但是他們還拿不到版稅。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一期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TEL: H-227576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廈壹樓A座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H. K. $2.50

作 風郁

（寫速） 瞥一山黃

3 1761 11927027 0

（畫圖） 氣生虎虎

119
no.1
80:Jan.)
NADA_HK